

五忠集
楚儗

五

正中書局

MG
I212.1
13

國學叢書

五忠集

胡懷琛編注

正中書局印行



3 1761 8202 4

序

自古言文者貴氣骨，曰氣節，曰風骨，爲人之準，而文則人之餘也。求其人於文，人將無所逃於文，以氣節、風骨之不可詭飾焉。求其文於人，文乃有所徵於人，以氣節、風骨之不可掩抑焉。彼以揣摩潤色爲文者，爛縵若有所成，以視五忠之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又何如哉！今之士能探國家衰弱之源，倡文化復興之說，深入顯出，亦既瞭然。然民族文化，範圍至廣，體目至繁，整理關進，固宜有人。若示人以矩，因人及文，使受之者進以識成仁取義之至模，退以立修己及人之定則，則五忠集之編，爲不可已矣。五忠者：諸葛亮、岳飛、文天祥、楊繼盛、史可法也。二十四年之春，國步日艱，憂患浹迫，政府有端正士氣，淬厲行倫之議。余適以斯編之行，商諸胡寄塵先生，先生毅然任其役，逾年而書成。余受而讀之，乃益慨然有所得，惕然有所儆，沛然若迴腸盪氣，心往神遠而知有所託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葉楚傖

詩一百七十三首……三〇

詞一首……九五

附錄……九六

指南錄……九六

第四集 楊忠愍公

楊忠愍公遺像

楊忠愍公傳……一

詩文選……三

請罷馬市疏……三

請誅賊臣疏……一

赴義前一夕遺屬……二三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三二

跋翼梅軒留朱子語略後……三四

五忠集之一

諸葛武侯

武侯綸巾羽扇遺像



諸葛亮傳



(南)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屬今山東省）人。後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名珪，字君貢，後漢末爲泰山郡丞。珪有三子：長名瑾，次名瑜，次名均。亮生於靈帝光和四年（公元一八一年）早孤。其從父元依劉表，亮從元於荊州。元卒，亮遂居南陽隆中（今湖北襄陽縣西）。幼與徐庶、元孟遊學，二人務求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躬耕隴畝，不求聞達。時沔南黃承彥聞亮名，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只得阿承醜女。」

建安十二年（公元二〇七年），豫州牧劉備來荊州，問時務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德操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遂往顧亮，三往，乃得見。密議大計。亮勸備取荊、益二州，聯孫權，相機

討曹操，以興復漢室（參看本書所選草廬對）備大喜。

備依荊州刺史劉表。建安十三年，表卒，其子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備在樊，操恐其先據襄陽，將精兵五千追之，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與亮等數十人倉皇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在樂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今操破荊州，英雄無所用武。將軍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甲束兵，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能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歸海，若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當此難？」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劉表長子，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之衆遠來，疲敝，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并力拒操，大敗操軍於赤壁。操引軍歸。此所謂赤壁之戰也。自是而三分之勢已定。

建安十四年（公元二〇九年），權分江上游南岸地與備。以備爲荊州牧。十九年，平成都，領益州牧。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曹丕廢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帝，改元黃初。明年，羣推備卽帝位，改元章武。是爲昭烈帝。以亮爲丞相。

初，關羽守荊州，孫權用呂蒙策，襲荊州，殺關羽。章武元年（公元二二一年），秋，昭烈帝舉兵爲羽復仇。二年，爲吳將陸遜敗於猇歸，還抵永安。三年二月，昭烈病，亮自成都至永安。三月，昭烈病篤，託孤於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其子禪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禪卽位於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公元二二五年），亮率衆南征，殺雍闓，擒孟獲，永昌、牂牁等地皆平。軍資所出，國益富饒。四年，曹丕卒，子叡立。五年，亮上表請出師伐魏。率師駐漢中。六年，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震動。以前軍馬謖違亮節度，敗於街亭。亮揮淚斬謖，還漢中。是年十一月，聞孫權破曹休於石亭，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請出師。魏曹真使郝昭等守陳倉。亮出散關，圍陳倉。相拒二十餘日，糧盡而還。

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亮率師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駐軍渭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陣以拒之。亮屯五丈原，分兵屯壘，爲持久之計，相持百餘日，懿壁堅不肯出戰。是年八月，亮以疾卒於軍。年五十四。遺命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爲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懼，不敢逼而退。於是乃發喪，還軍成都。以亮遺命葬亮漢中定軍山。諡曰忠武侯。

亮初無子，以其兄瑾子喬爲後。建興五年，生子瞻。官至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景耀六年（公元二六三年），魏征西將軍鄧艾自陰平入蜀，瞻督諸軍至涪亭，前鋒破，退還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子尚，隨瞻禦魏兵，亦死。後帝降魏，國遂亡。時亮卒後二十九年也。

詩文選

草廬對。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爲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關羽，張魯在北，民殷國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 草廬對 此篇爲後漢建安十二年，劉備三顧諸葛亮於南陽時，亮對劉備之言。篇中所陳爲當時英雄割據大勢，及爲備鏖劉興復漢室之策，草廬，指亮所居之廬也。

◎ 自董卓已來……

董卓，後漢靈帝時爲前將軍，靈帝崩，卓將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以謀篡漢。袁紹等起兵討卓，卓擁帝入長安，自爲太師。後司徒王允誘卓將呂布殺卓。然自卓謀篡漢以來，四方討卓之兵紛起，遂造成割據之局。故謂「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也。

◎ 曹操比於袁紹……

曹操，字孟德，少舉孝廉爲郎，因起兵討董卓，又擊破黃巾，遂迎獻帝於許都，自爲大將軍，進丞相，封魏王。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袁紹，字本初，靈帝時爲佐軍校尉，靈帝崩，董卓讓廢立，紹不從，出奔冀州，起兵討卓。卓死後，紹據河北，嘗與曹操戰於官渡，大敗，疾作而死。此段論曹操二人勝敗。一名袁，「謂操之名位較紹爲低，「衆」謂兵也，「衆寡」謂操之兵比紹少也。

◎ 挾天子以令諸侯

天子，指獻帝。此謂曹操挾獻帝之名義，以發號令也。

◎ 孫權據有江東……

獻帝時，孫堅起兵討董卓，後征劉表於荊州，爲表將所殺。其子孫權，字伯符，收餘兵渡江，遂定江東之地。策死，策弟權，字仲謀，繼兄據有江東。此文中「已歷三世」謂堅、策、權也。

◎ 此可爲援……

謂孫權可與爲援，而江東不可攻取也。

◎ 荊州北據……

荊州，州名。後漢荆州刺史治漢壽，其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三國時徙治南郡，其故城在今湖北江

陵縣，漢謂漢水、河、渭、水、南海，後漢郡名，今廣東、廣西各一部份地。吳、會，後漢吳、會稽二郡，此云吳、會，係指今長江以南、江、浙兩省之地。巴、蜀，指今四川省地。

④益州 後漢州名。其故城本在今四川廣漢縣，後徙成都，今四川成都縣。

⑤天府之士 謂物產豐富也。

⑥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高祖，謂漢高帝。高帝都郡今陝西，與今四川接壤，倚四川爲屏障，故云。

⑦劉璋 益州刺史劉焉子。焉死，州大吏利用璋闇弱，奉璋襲益州刺史。

⑧張魯 劉璋既廢其父位，張魯不順，璋殺魯母及弟，遂爲仇敵。

⑨諸戎 指今四川西面邊界未開化之民族。

⑩夷越 指今四川湖湖南面邊界未開化之民族。

⑪宛洛 宛，漢縣名，屬南陽郡。洛陽，即漢東都。均在今河南省境，時爲曹操所據有。向宛、洛，謂征魏也。

⑫秦川 今陝西也。出秦川，謂由四川出陝西以取河南也。

爲先帝與後帝遺詔。

朕初下病，後轉雜他病。人五十不稱天，年六十餘，何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

射君^①到說丞相^②。歎卿智量大增。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可讀漢書禮記，暇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③，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④六韜一通，可自更求開達。

①為先帝與後帝遺詔。先帝，劉備也。後帝，備子，名禪。此為備臨卒時以其子付託與禪，囑禪代為遺詔也。

②卿 指後帝。

③射君 時有射援，字文雄，扶風人。亮以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平官。見陳學三輔決錄註。今云射君，疑即此人。

④丞相 謂亮也。此為先帝稱亮口氣。

⑤可讀漢書禮記…… 漢書，即班固之漢書。禮記，即戴聖之禮記。諸子，泛指周秦諸子之書。六韜，古兵書名，相傳為周初呂

望撰，實係假託。商君，秦商鞅撰，但有後人竄亂之處。

⑥申韓管子 申不害，韓非，皆戰國時人，歸刑名法術之學，望為法家。申不害所著書曰申子，原書今不傳，僅有輯本。韓非所

著書曰韓非子，五十五篇，今存，但有為後人所加入者。管子，名夷，春秋時人，為齊桓公相。所著書曰管子，八十六篇，今存，

但為後人綴添管子遺言而成者。

正義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乘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著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陳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耶！

昔世祖之創跡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之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

及至孟德，以其法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

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三子多逞蘇張之說，奉進離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固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

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四海，況以數十萬之師，據正道而討有罪，有可得而干擬者哉！

① 正議 爲陝西魏司徒華歆等而作。按裴松之之蜀志註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侯
射諸葛亮，各有書與亮，使蜀舉國歸漢。陽作正議以絕之。

② 湯鑊 謂殺棄於湯鑊也。項羽本非死於湯鑊，今借用，故甚其詞耳。

③ 魏不辭戒…… 謂魏將繼項羽而敗亡也。

④ 二三子 指華歆等人。

⑤ 崇棟稱莽之功 崇棟謂劉崇，潁也。王莽篡政，時劉崇與張昭謀攻莽，莽敗，昭從弟棟與崇族父嘉，歸莽。棟爲嘉作奏檄
莽功德。

⑥ 亦將僞於元福苟免者耶 僞，謂被誣。此句大意謂苟且求免禍也。

⑦ 世祖 謂東漢光武帝也。

⑧ 莽 王莽。漢成帝時，爲大司馬，後殺平帝，漢改國號曰新。爲光武帝所討平。

⑨ 昆陽 漢縣名。今河南葉縣。光武帝大破莽兵於此。

⑩ 孟德 曹操字。

⑪ 救張節於平陽 張節初從袁紹，後歸操，官左將軍。嘗與劉備相拒於平陽，操自至漢中，劉備保葭山不敢戰。

⑫ 漢中 郡名。漢西漢中府及湖北鄖陽府等地。

◎神器 指帝位而言。

◎子桓 曹丕字。

◎蘇瓌 蘇，謂蘇秦、張儀，謂張儀。皆戰國時辯士，專以遊說爲事。

◎奉進驪兜…… 驪兜，唐魏時人，與共工同爲惡，被舜放逐於崇山。唐帝，謂堯也。滔天，猶云漫天，本爲形容水大之詞，借用

爲形容罪大之語，如云「罪惡滔天」是也。今謂驪兜本是罪惡滔天，而或欲爲之辯護，反誣唐堯爲惡，以求諒解於禹、稷之前，禹、稷終不信也。驪兜係借以喻曹操父子。

◎軒轅氏 謂黃帝也。

諭諫

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屢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使吾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諭諫 此爲建興三年隆平變後，對於主議設置「漢官」者之諛語也。

◎外人 謂外來之人，指漢人也。

第一集 諸葛武侯

⑤父兄 指所人謂新破蠻夷，漢兵之死疫者亦甚多。

⑥留外人而無兵者…… 謂置「漢官」而留戍兵，則兵可留；苟不留戍兵，則必有禍患；不如不置「漢官」爲愈。

⑦綱紀粗定 謂綱紀粗定，夷漢自可相安，不必置「漢官」留戍兵也。

爲後帝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

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匿，董卓造難，震盪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薄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繼統，馮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

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勸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

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唐下故也。今朕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

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當、康植等二十餘人，請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真勢并，必無敵矣。

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險也。若其迷沈不返，將助亂人。

不式王命，戮其妻孥，罔有攸赦。

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稱朕意焉。

○為後帝伐魏詔 此係秦為後帝所作伐魏詔。據蜀志：建興二年，膺不預，明年，曹叡立，建興五年秋，亮率諸軍伐魏，帝下詔

令亮露布天下。此詔即為亮所代撰。

○董卓造難 見前章注對註。

○險穢 謂為國階也。天衝，謂政柄也。

○豎 謂豎子，輕視之詞也。

○亂階 與穢階相似。參本寫註。

○昭烈皇帝 即先帝。

○符讖 指預兆而言。古人迷信，多信符讖。

○無墜於地 即不失敗之意。

○遐邇 謂逝世也。

○繼統馮基 猶云繼續先帝之系統，而憑藉其基礎也。

○未習保傅之訓 保傅，師也。未習保傅之訓，即失學之過。

⑤ 嬰祖宗之重 謂擔負重任也。「祖宗之重」謂祖宗所付託之重任。

⑥ 六合靡丕 六合，謂上下四方，即宇宙之意。靡，否，鬱塞不通之意。此指當時未統一而言。

⑦ 董督 董，亦督也。董督二字同義疊用。

⑧ 項籍…… 項籍即項羽。該下為羽敗死處。

⑨ 炎精 漢於五行屬火，故稱「炎精」。「炎精」猶謂「火德」也。

⑩ 掎角 謂左右待敵也。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誰或掎之。」故軍陣分兩頭以待敵曰「掎角」。

⑪ 涼州諸國…… 謂漢西域諸外國。此謂月支、康居……等，皆遣使來受節制也。

⑫ 鳴條之役…… 鳴條，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條岡，湯敗桀於此。「兵不血刃」謂不戰而勝也。

⑬ 牧野之師…… 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武王克紂於牧野，遂滅商。「商人倒戈」謂商人倒戈反攻紂也。

⑭ 輔果…… 輔果，春秋時晉大夫，智氏之族。智宣子將以子瑤為後，果謂不如庶子檜。若立檜，智宗必滅，不聽。果遂別族於太史。緡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

太史緡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

⑮ 微子去殷…… 微子，紂之庶兄，見紂淫亂，數諫，不聽，遂去之。後武王命微子為殷後，國於宋。項伯，項羽季父。漢高帝時為

沛公，與羽會於鴻門，項莊舞劍，欲殺沛公，伯以身蔽翼之，得免。高帝即位，封項伯，賜姓劉。

⑯ 受茅土之慶 謂受封也。茅，指黃旗；土，謂土地。

◎露布 猶云「布告」。今或云「披露」或云「發表」。
◎稱朕意 猶云「如我意」。古帝王自稱曰朕。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常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滬，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驛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收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追惟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前出師表 此表作於建興五年。按蜀志：建興三年，曹丕死，明年，曹叡立，五年，丞相懿帥諸軍伐魏，臨行，上此表。

○先帝 謂劉備也。

⑤益州 後漢時州名，其故城本在今四川廣漢縣，後徙成都，今四川成都縣。

⑥秋 猶云時也。

⑦陛下 指後主。

⑧引喻失義 謂「所引稱譬喻，不合義理」，即「議論不合理」之意。

⑨宮中府中 宮中，指宮廷；府中，指將軍幕府。

⑩桓靈 謂後漢桓帝、靈帝。其時國政已亂，靈帝崩，遂有董卓廢立之事。

⑪侍中…… 侍中，指郭攸之、費禕、向洪、指陳震。長史，指楊震。參軍，指蔣琬。

⑫躬耕南陽 南陽，郡名。湖北沔陽府地。亮嘗隱居於此。其所居處曰隆中。

⑬後值傾覆 按，趙安十三年，備為曹操追迫於當陽長坂。今謂「後值傾覆」係指此事。

⑭臨崩寄臣以大事 三國志：葛亮傳：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勸後主曰：「汝與丞相

從事，事之如父。」今謂寄臣以大事，指此。

⑮五月渡瀘 瀘，水名，在今四川瀘定縣，深廣多潭，瀘，指建興三年南征孟獲事。

⑯不毛 謂「不毛之地」，即不生草木之地。

◎ 葱都 指後漢京都，即洛陽。

◎ 咨顯善遊 咨，訪問也。謂訪問於有道德之長者也。

◎ 孤言 正言也。

◎ 先帝遺詔 謂先帝臨殛時，與後帝遺詔，實爲高所代作。全文已選入本書中，可參看。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勢，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及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邴連，信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一能，一猶有此失，況臣騫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楊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戛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後出師表 按三國志諸葛亮傳，及昭明文選，皆不載此表。傳註載此文，云出張嚴記。漢晉春秋引之。

◎賊 指魏。

◎五月渡溘深入不毛 見前出師表註①及②。

◎井日而食 謂兩日只食一日之食料也。

◎適疲於西…… 謂魏興五年事。是時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一又務於東，一指石亭戰事。是時曹水

與吳陸遜戰於石亭，休兵大敗。

◎高帝 謂漢高祖也。

◎良平 謂張良、陳平，皆高祖謀臣。

◎劉繇王朗 後漢末，袁術據淮南，劉繇據曲阿，旋為孫策所破，遂至豫章，未幾卒。王朗，為曹操魏郡太守，曹丕時曠戰守，朗

輒與謀。

◎論安言計 謂曠戰守時，勸魏引古聖人之言也。

◎孫吳 孫謂孫武，吳謂吳起。皆春秋時兵家。

◎困於南陽 按，曹操與張繇戰於宛，為流矢所中，宛為後漢南陽郡治。

◎險於烏巢 烏巢在今河南鄭縣西北。袁紹拒操於官渡，輸重萬餘在烏巢，時操糧少，竊走許以進之。

⑤ 危於郿運 其事未詳。郿，今天山東行之山脈也。

⑥ 逼於黎陽 其事未詳。黎陽，後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濟縣東北。

⑦ 幾敗北山 北山，漢中北山也。趙雲敗操兵於此。

⑧ 殆死潼關 潼關，今陝西臨潼縣東，馬超敗操於此。

⑨ 五攻昌霸不下 昌霸，昌霸，魏命劉岱王，岱攻之，不克。

⑩ 四越渠河不成 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有巢湖，孫權圍合肥，魏欲自湖入淮，而卒不能。

⑪ 任用李服…… 此謂操任李服，而服叛操也。其事未詳。

⑫ 委任夏侯…… 夏侯，謂夏侯淵也。操留淵守漢中，爲劉備所殺。

⑬ 漢中 後漢郡名，在今陝西境，時亮駐軍於此。

⑭ 期年 周年也。

⑮ 曲長 部曲之長也。

⑯ 屯將 兵耕田曰屯田。「屯將」，謂守屯之將也。

⑰ 突將 謂衝鋒陷陣之士，「無前」，爲形容勇猛不可當之詞。

⑱ 實史青羌 實，讀如叢。巴夷曰實，羌亦戎種。此謂亮南征時所收之蠻兵。

◎散騎武騎 皆騎兵之稱。

◎一州 謂益州也。

◎住與行 謂「守與戰」也。

◎敗軍於楚 指曹操追劉備於當陽事。備初依劉表，表卒，子琮降操，時備在樊，操恐其襲樊，將精兵五千追之，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而還。

◎拍手 鼓掌也。表示得意也。

◎東連吳越 此謂吳與孫合力破曹操於赤壁事。

◎西取巴蜀 此謂劉備進據成都也。

◎夏侯授首 謂斬夏侯淵也。參看本篇註⑤。

◎吳更遠盟 謂吳遠盟而殺關羽也。先是，亦壁樊後，備與吳約分荊州，使關羽守之，旋失和，孫權用呂蒙策，襲破荊州，殺關羽。

◎稀蹄蹶跌 稀蹄，今湖北稀蹄縣。劉備痛關羽之亡，舉兵復仇，爲吳將陸遜敗於猇蹄。

◎曹丕稱帝 曹丕，曹操長子，廢漢獻帝爲山陽公而自稱帝。

◎逆見 預料也。

第一集 諸葛武侯

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若就其不動而陸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

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絕盟好議 此爲陸與諸臣論陸之利害也。遜與七年，孫權稱帝，時有主張斷絕吳國之盟好者，亮爲此言以正之。

○倚角 見爲後帝伐魏詔註。

◎孝文卑辭匈奴 孝文，漢文帝也。文帝嘗與匈奴講和。

◎先帝優與吳盟 謂先帝與吳聯盟也。「優」猶今云「優待」之意。

◎鼎足 謂三分之局如鼎足也。

◎未宜明 謂不宜指明其罪而征討之也。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與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

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姦諂，以厚風俗。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無別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臨終遺表 此爲亮臨卒時上後帝表也。

◎未獲全功 謂出師伐魏未得成功也。

◎無別調度…… 調度，指生活所需諸事而言。「無別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意謂衣食既有官家供給，其他別無所

兵法論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堅固也，處之而已矣。

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子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下之不足以與其上，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權而致二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墜，攻瑕則堅者瑕。」嗚乎！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

①士之不能皆銳……謂兵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堅固，在用之者善於處置之而已矣。

②三權 參看本篇註①。

③孫子 名武，春秋時齊人，以善用兵著稱。著兵書十三篇，稱爲孫子。

④以君下駟……此爲孫武教田忌與諸公子比賽騎射之法。見史記孫子吳起傳。今節錄如下：「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

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相甚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同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既馳三輩，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按，此以善於安排布置而取勝也。

○此兵說也……此爲說明孫子之言乃用兵之法，非僅僅適用於比賽騎射而已也。

○不既再勝矣乎 謂再勝也。

○得之多於衆也 得，指勝。衆，指敗。「得多於衆」，謂勝二次敗一次，夫敗一次而勝二次，結果爲勝，故取之也。

○彼其上之有三權也……「三權」即比賽三次之意。「上」疑同「尙」，「尙之有三權」，取其有三次也，卽利用其

有三次也。

論諸子

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子胥○長於圍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專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也。

○諸子 係泛指古今人物。沈審取古今人而並論之，謂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老子 周老聃也。其學主柔弱。主退讓。故謂「長於養生。不可以臨危難。」

◎商鞅 秦相。變法以致富強。其為政重農務戰而輕儒。使民無教化。

◎蘇張 蘇。謂蘇秦。張。謂張儀。皆戰國遊說之士。善於言說而無信。故謂「不可結盟誓。」

◎白起 戰國時秦將。屢嘗殺趙降卒數十萬人。「不能廣索」指此事。

◎子胥 伍子胥也。子胥為吳王所殺。故謂不可以諫身。

◎尾生 古之信士。嘗與女子期於橋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橋柱而死。

◎王嘉 後漢哀帝時為丞相。帝寵董賢。詔博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戶。嘉不奉詔。極諫。哀帝不能平。召嘉詣廷尉。嘉歎曰：「幸得備充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遂不食嚙血死。

◎許子將 許劭也。東漢人。善品評人物。然是非過明。許論過苛。不能培養人材。故謂「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

論讓奪

范蠡以去貴為高。虞卿以舍相為功。太伯以三讓為仁。燕噲以辭國為禍。堯舜以禪位為聖。孝哀以授董為愚。武王以取殷為義。王莽以奪漢為篡。桓公以管仲為霸。秦王以趙高喪國。此皆趣同而事異也。明者以興。暗者以辱亂也。

①范蠡以去爲貨。范蠡，春秋時楚人，仕越，爲越王句踐滅吳，知句踐不可與共安樂，乃浮海入齊，變姓名，治生產，三致千金，再分散之。

②虞知以舍相爲功。虞卿，魏國時遊說之士。見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封於虞，故稱虞卿。魏相魏齊與蘇秦有仇，秦求魏齊甚急，魏齊投虞卿，虞卿齎相印與魏齊去趙，亡大梁，欲託於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虞卿遂困於梁。

③太伯以三讓爲仁。太伯與其弟仲雍，爲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子昌，又賢，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於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蠻以讓季歷。後果立季歷，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後人皆稱太伯爲仁。

④燕噲以辭國爲禩。燕易王卒，其子燕噲立，時蘇代在燕，欲因之以亂燕國，使鹿毛壽謂燕噲：「不如以國讓其相子之，曰：『人謂讓之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是王與讓同行也。』」燕噲果屬國事於子之。三年，而國大亂，將軍市癘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市癘反攻太子平，噲死以殉，攝難數月。齊因以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⑤堯舜以禪位爲聖。堯、舜皆以禪位而被人稱爲聖也。

⑥孝哀以受重爲愚。孝哀漢哀帝也。董、董賢也。哀帝悅賢，甚寵愛之，嘗飲酒，從容謂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後哀帝崩，賢被劫，自殺。

④ 武王以取殷爲義 謂武王伐殷而人稱爲義也。

⑤ 王莽以篡漢爲姦 謂王莽奪漢天下而人稱爲姦也。

⑥ 桓公以管仲爲霸 桓公、齊桓公也。謂桓公用管仲而成霸業也。

⑦ 秦王以趙高喪國 秦王、秦二世也。謂二世用趙高而亡國也。

便宜十六策

治國第一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

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①爲之主，台輔^②爲之臣佐，列宿^③爲之官屬，衆星爲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

故立臺榭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④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福，^⑤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辟雍，高齋宗廟，^⑥所以務人之本也。

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圓鑿不可以方納，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

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謂也。

◎和 讀去聲。

◎北辰 出論語：「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朱子云：「北辰是中間無星處，衆星不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配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

◎台輔 皆星名。古天文學所謂三台，曰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兩兩相比，在魁斗之下。又謂：紫微垣東蕃第三星爲上台，第四星爲少輔。

◎列宿 宿，音秀。古天文學分周天之星爲二十八宿，四方各有七宿，各有專名。

◎郊祀逆氣…… 郊祀，祭天也。氣，氣象也。逆，推測也。此句大意謂：觀察天文，推測氣候，以求與自然之節候相合也。

◎耕農社稷…… 此謂祀土穀山川之神，以祈福也。

◎庠序之禮…… 庠，序，皆古學校之稱。殷曰序，周曰庠。「八佾」，樂舞名。明堂，所以明政教之堂也。國家大典禮皆於此舉行之。辟雍，周學制名稱，天子所設立之大學也。宗廟，古代天子諸侯祀其先人之所。高禴，亦指宗廟而言。

◎經曰……澠指淳經。此語見孝經經大夫章。「法服」謂衣服有一定規制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爲仁，臣以事上爲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

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聲響；臣北面向陰，見其形影。聲響者，教令也；形影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

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上者爲君臣，中者爲父子，下者爲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爲本，父子上下以恩爲親，夫婦上下以和爲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

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臺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具矣。

◎三綱六紀 綱，綱領也。三綱，古以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紀，紀律也。六紀，卽君、臣、父、子、夫婦也。謂六者各有秩序而

不亂也。

◎陳蕃環之政 環，即環璣。古代測天文之器具。「在環璣玉衡，以齊七政。」見《書經》。是即後世渾天儀之類。此處以天空星辰之自然秩序，比君臣之自然秩序也。

◎班固補之佐 台輔，見《治國篇》註。亦以天空星辰之自然秩序，比君臣之自然秩序。故後世稱宰相亦稱「上輔」，稱三公亦稱「三公」。

視聽第三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爲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衆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衆音佐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

目爲心視，口爲心言，耳爲心聽，身爲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然。◎

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爲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爲聽。故大君以多見爲智，多聞爲神。

夫五音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不見，無以別玄黃。◎蓋聞明君者常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

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經云…… 經謂老子道德經也。此語見老子王國本作「以百姓心為心，一多一，一心」字。

◎昭然 明也。

◎五音不聞……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五音不聞，故無以別宮商。

◎五色不見…… 五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色不見，故無以別玄、黃、玄、黑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見書泰誓中。

納言第四

納言之政，謂之諫諍，所以采◎衆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孫。◎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故行成名著，後世以為聖。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采 同採。

◎君有諍臣…… 語本孝經諫諍章。

◎將順其美…… 語見孝經事君章。

◎有道之國……語本論語，論語作「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按，行，讀去聲，孫，亦讀去聲，今通作遜。危，高峻也，孫，卑順也。「言孫」所以避禍也。

◎屋漏……上，喻在上位者；下，喻在下位者。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別宮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疑正樂。◎亂生于遠，疑生于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畜之。括萋似瓜，愚者食之。故趙高指鹿爲馬，秦王不以爲疑；◎范蠡賈越美女，吳王不以爲惑。◎

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不可以意說爲明，必信夫下，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謀及庶人。

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馬爲策己者馳，神爲通己者明。」

故人君決獄行刑，患其不明。或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彊者專辭，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

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氣，災暴之患，禍亂之變。

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如不虛，不匿，不枉，不蔽，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形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吁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瞻下，盜視，見怯，退還，喘息，卻聽，沈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紅紫亂朱色……本於論語「累累之奪朱也，累累之亂雅樂也。」

○括漶 又作括漶。葉似王瓜而滑，質黃色，橢圓形，大於王瓜。

○趙高指鹿爲馬……秦王，秦二世也。趙高持鹿獻二世，指以爲馬。

○范蠡實越美女……范蠡爲越諜計，獻西施於吳王夫差，吳王不知其惑已，因以亡國。

○不忠人之不己知……見論語學而篤，原無「明君之治」四字。

○視其所以……見論語爲政篇，度，隱也，隱也，焉，何也。

治人第六

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日月之明，衆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

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身服之吏，^①小國之臣。故曰：身服無所不剋，莫如其極。剋食於民，而人有饑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稅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

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②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凶年。^③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與民爭，災害並起，強弱相侵，躬耕者少，耒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④「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

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璧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繡纂組，綺羅綾縠，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輻輳出入，袍裘索綯，此非庶人之所飾也。重門畫獸，蕭牆數仞，冢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經云：「庶

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①「制以之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畜積，以儲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①陳之以德義……此語見經三才章。所云經，即指孝經也。

②身服之吏 身服，無服也。黑服之吏，謂小吏。

③不患貧而患不安 語見論語季氏篇。

④豫凶年 即「豫防凶年」之意。

⑤經云不貴難得之貨……經指老子道德經。此語出於老子，但與王弼本詳略不同。

⑥庶人之所好者……語本孝經而文字略異。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舉措第七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

夫柱以直木爲堅，輔以直士爲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①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弟，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朋黨相讒。堯舉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縣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闢四門。以興治，務玄纁。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

夫所用者非所養，所養者非所用，貧陋爲下，財色爲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玄纁不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

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爲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

① 傾資逐邪 見論語陽貨篇，謂傾誠造德而不救國之迷亂也。

② 堯舉逸人…… 指堯舉舜而言。有莘，謂伊尹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舉以爲相。周公采賤，指握髮吐哺事。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自恐失賢人。采，同採。采賤，謂采衆人之言論也。

③ 縣 同懸。

④ 闢四門 本於舜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大意謂招納四方之士也。

⑤ 玄纁 皆絲織之屬，其色有玄，有纁。古徵聘賢人，以玄纁爲幣。

考黜第八

第一集 諸葛武侯

考黜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惡，廣及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企及國理，衆賢雨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

故考黜之政，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爲私，乘權作姦，左手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探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強抑弱，加以嚴刑，枉責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在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吏數易，守宰兼佐，爲政阿私，[○]所親枉剋，所恨逼切，爲行偏頗，不承法制，更因賦斂，傍課探利，送故待新，資緣徵發，詐僞儲備，以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縣官慕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買賞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書云：「三載攷績，黜陟幽明。」[○]

[○]阿私 謂袒護私人也。

[○]三載考績…… 考績，考驗其成績也。幽，隱也。明，賢也。黜其愚者，而升其賢者。見書經舜典。

治軍第九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爲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

有文事必有武備。

故含血之蟲，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衛。故國以軍爲輔，君以臣爲佐。輔彊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

故治國以文爲政，治軍以武爲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理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①唐堯戰於丹浦之水，^②舜伐有苗，^③禹討有扈，^④自五帝、三王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尙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⑤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衆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衆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彊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擒敵之勢。此爲軍之大略也。

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弩之張，動如機關之發，所向者破，而勁敵自滅。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衆，而敵不懼矣。

非讎不怨，非敵不戰。工非魯般^④之目，無以見其工巧；戰非孫武^⑤之謀，無以出其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戰自散。此用兵之勢也。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闇者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行而失路。此順逆之計也。

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勸，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故軍以奇計爲謀，以絕智爲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故軍以糧食爲本，兵以奇正爲始，器械爲用，委積爲備。故國困於貴賈，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也。

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爲彊。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陳，出其不意。我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彊，先擊其實，不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衆，則專備者寡，以虛相備，強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⑥此救兵之道也。

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

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故兵從生擊死，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仍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

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勞於煩擾，佚於安靜，疑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彊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闇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計。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僞，晝戰不相聞，旌旗爲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爲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爲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則不知九變之道；天之陰陽，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獲處其功。

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聞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聞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

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鬥。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衆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軍之道全矣。

①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

② 唐虞戰於丹浦之水。虞戰丹浦之水，以服苗。丹水，又稱丹淵，又稱丹江，發源今陝西，經河南，注入均水。

③ 舜伐有苗。有苗，古國名。史記吳起傳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即湖南溪湖諸苗。

④ 禹討有扈。有扈，古國名。今陝西郿縣，爲啓所滅。

⑤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語見老子。

⑥ 魯般。即公輸若，春秋時人。有巧思，善製器。

⑦ 孫武。春秋時兵家，著書十三篇，曰孫子。

⑧ 常山之蛇……常山有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腰，則首尾皆至。古之用兵者多效之。見孫子兵書。

⑨ 九地之變……九地，謂兵家關於地利方面之事。九，謂極多變也，非確數。九變，謂多種變化。

⑩ 五開，以計愚敵也。五開，見孫子：「用開有五：有因開，有內開，有反開，有死開，有生開。」

賞罰第十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怨，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

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賞罰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爲公，此國之至危也。賞罰不明，教令不從，必殺可生，衆姦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爲公，人有二心，故衆姦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衆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不勸功，上無彊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

故防姦以政，救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路有饑人，廩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讎，則齊桓得管仲之力；^①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②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③此之謂也。

① 羊羹有不均之害。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不循，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

② 楚王有信讒之敗。係指陘懼王信讒言而疎風原事。

③ 齊桓公得管仲之力……齊桓公爲公子時，名小白，與其庶兄公子糾爭國，時管仲事糾，後糾敗死，小白立，是爲桓公，不以管仲爲讎而用之，因以稱霸。

④ 周公有殺弟之名……周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皆武王弟也，挾紂子武庚而叛周。周公討平之，殺武庚。

諫官叔，因諫叔。

○無信無歸…… 語見書經洪範。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閒，必明其類。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廢其功，將不可發私怒而與戰，必用衆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戰，則用衆必敗。怒不可以復悅，喜不可以復怒。故以文爲先，以武爲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衆竅塞。不加威武，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衆惡不理，其國必亡。

○從 同經。

○一朝之忿而亡其身 本於論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治亂第十二

治亂之政，謂省官并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織織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

六紀^①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爲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

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強，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強則弱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治國之道也。

①「結縵不韜……」大意本金入銘，而文字不同。

②三綱六紀 凡君臣篇註①。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謂上爲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爲，人之所瞻也。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爲君之道，以教令爲先，誅罰爲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②

先習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術。二曰，使耳習聞金鼓之

聲，動靜行止。三曰，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四曰，使手習五兵之便，鬥戰之備。五曰，使足習周旋走趨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爲五教。

教令軍陣，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處。左矛，右戟，前鎗，後弩，中央旗鼓。旗動俱起，開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陣乃理。

正陣之法，旗鼓爲之主。一鼓舉其青旗則爲直陣，二鼓舉其赤旗則爲銳陣，三鼓舉其黃旗則爲方陣，四鼓舉其白旗則爲圓陣，五鼓舉其黑旗則爲曲陣。直陣者，木陣也；銳陣者，火陣也；方陣者，土陣也；圓陣者，金陣也；曲陣者，水陣也。此五行之陣，輾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爲救，相勝爲戰。相生爲助，相勝爲敵。

凡結五陣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爲一師，五師爲一校，五校爲一火，五火爲一糧，五糧爲一軍，則軍士具矣。

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

一鼓整行，二鼓習陣，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鳴鼓三通，

旌旗發揚，舉兵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 見論語。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語亦本於論語。

◎左教青亂…… 青龍等皆指旗幟言。

斬斷第十四

斬斷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令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

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避迴自止，初近後遠，喚名不應，車甲不具，兵器不備，此爲輕軍。輕軍者斬。受令不傳，傳令不審，迷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慢軍者斬。食不稟糧，軍不省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其功，此謂盜軍。盜軍者斬。變改姓名，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械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法令不行，此爲欺軍。欺軍者斬。聞鼓

不進，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指不起，指揮不隨，避前向後，縱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鬥，宜左或右，扶傷舉死自託而歸，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路道，後不得先，呼喚譁喧，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彊入他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斬斷之後，此萬事乃理也。

思慮第十五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謀也，慮者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之臺，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

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璧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兵車，目夷知其負。○凡此之智，思慮之至，可謂明矣。

夫隨覆陳之軌，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業，不及堯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

於存，亂生於治。君子視微知著，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語本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非其位不謀其政，」同。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時，鄭之奸人有賁鄭於秦者，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覬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

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竄鄭，庸知我國人不知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不聽，遂發兵伐鄭，大敗於殽，秦軍

無一人得脫者。「二子，」謂蹇叔與百里奚也。

○吳王受越女…… 越王句踐獻西施於吳王夫差以媾和，而已則刻蓄謀復仇。會吳王欲伐齊，伍子胥曰：「句踐不死，必

爲國患，願釋齊，先伐越。」夫差不聽。伐齊，有功，夫差使人賜子胥劍。子胥自殺，曰：「必取吾眼置城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居三年，越果滅吳。

○虞受晉璧馬…… 晉荀息獻璧與馬於虞，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大夫宮之奇諫曰：「虞之與晉，晉之與魯，晉亡則魯亡。」

虞公不聽，晉滅虢，遂襲虞，虢虞公。

○宋襄公練兵車…… 宋襄公與諸侯爭盟，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諸侯會宋公，盟於盂，楚執襄公以伐

宋。復釋之。楚又伐宋，救鄭，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襄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以隘，不鼓不成列。」今用

此事。

陰察第十六

陰察之政，譬喻物類，以恐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不用，惑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

是以思者虛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志，貧者失時。甚愛太費，多藏厚亡。竭財相賈，無功自專。憂事衆者煩，煩生於怠。船漏則水入，囊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牆壞屈傾，隄決冰漲。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淺，履冰者懼，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楫者不濟，失侶者遠，顧賞罰者省功，不誠者失信，辱亡齒寒，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勝，惡謀者分。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麒麟易飛，鶩駘難習。不視者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不辨黑白，棄土取石，虎羊同羣。衣破者補，帶短者續。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洗不
必江河，要之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

總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賞賢罰罪，三曰安仁和衆，四曰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陰符經 序

諸葛亮敍曰：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

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齊上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

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于太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恥。

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沈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陰符經 相傳爲黃帝作，實爲偽託。

◎黃帝得之以登天……此謂黃帝、湯、武五霸，皆得陰符經，而因各人所領悟程度之深淺不同，故其成就亦不同。

◎太公九十非不遇……太公，呂望也。呂望九十而始遇文王，其前非不能遇，因審擇其主，故不遇也。

◎太階 猶云太平之世也。

◎夫子爲不遇……夫子，孔子也。漆，蘇秦也。儀，張儀也。此句大意云：「謂孔子爲不遇，謂蘇秦、張儀爲得時，」乃世俗之見也。

◎范蠡重而長……范蠡，文種，皆春秋時越王句踐之謀臣。相與伐吳，功成，蠡勸積去，不聽，范蠡乃變姓名浮海至齊，文種

卒爲句踐所殺。此句大意謂「范蠡，文種皆用陰符經，然范蠡能重，故得免於禍；文種輕率，故不免於死亡」也。

◎聖人藏諸名山……謂天機不可輕泄，故此書寧可深閉固藏，而不可輕以授諸小人也。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願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嶺峴，列作三峯，平治涿水順之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

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景見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采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

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①黃陵廟 在黃牛峽。峽在今湖北宜昌縣西，長江上游，爲入蜀要道。水經注云：「黃陵廟下有灘，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行人絕跡。最外高岸間有邑如人負力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黃陵廟，本篇又稱黃牛廟。大抵即因山石間自然人像，遂以爲神，而建廟祀之也。其餘參看本篇其他各註。

②南陽 郡名。湖北荊門府地，爲亮隱居時躬耕之所。

③劉氏 謂劉備也。

④黃牛 謂黃牛峽也。參觀本篇註①。

⑤犢航 犢列貌。

⑥渚水 洪水也。

⑦董工 督工也，監工也。

⑧惜乎廟貌廢去…… 觀此可知先本有廟，但已廢去，亦未知創建於何時。後人謂此廟爲蜀漢時所建，是因亮此記而起之誤會。記中亦明言再建，可知原本有廟，亮特復興之耳。

誠子書

第一集 諸葛武侯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成學。②惰③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

① 諶子香 陸子名贛，字思遠，官至尚書僕射。既而艾入蜀，贛與艾戰，兵敗，贛與其子尚俱死。

② 非澹薄無以明志…… 澹，今亦作淡。澹，今通作泊。「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二語，後人以爲是一生學問得力之處。今按，

其語本於淮南子。淮南子主訓篇云：「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

以制斷。」

③ 惰 音迥，慢也。

誠外生書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慾，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①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疑，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覓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詩

梁甫吟^①

步出齊東門，遙望薄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②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紀。^③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④

① 梁甫吟 一作梁父吟，古今註解不一。今按，梁父，泰山下小山名。傍此詩爲市齊國三力士而作，或因地以名篇耳。

② 田疆…… 按，齊景公時，有三力士，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事景公。晏子說景公，願以二桃，三子爭功，皆自殺。本

詩中所謂「三墳」，卽三人墓也。所謂「薄陰里」，當爲墓所在地。所謂「田疆、古冶子」，但言二人，是舉一部份以概全

數也。

③ 又能絕地紀…… 不僅言其有力，且言其有文，有意褒美之也。

白鳩篇^①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無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徽軀。策我良駒，習我驅馳。與君周旋，

樂道惠饑。我心空靜，我志落滯。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白鳩篇 按，此詩因白鳩以興起，故即以白鳩名篇。此體在詩經中謂之「興」。

五忠集之二

岳 忠 武 王

固虛王遺像



岳飛傳

岳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今河南湯陰縣）。家世業農。父名和，能節食以濟饑者。飛生於宋崇寧二年（公曆一一〇三），陰曆二月十五日。生未彌月，遇水災，母姚氏抱飛坐甕中，衝波濤，及岸得免。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讀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又有力，能挽三百斤弓，八石弩。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每朔望祭其塚。

十六歲，娶妻李氏。二十歲，應宣定鎮撫使劉韜之募，從軍。旋父卒，還湯陰，二十二歲，從軍平定。靖康時，飛二十四歲。金人陷汴京，執徽、欽二帝北去，北宋亡。康王（即高宗）南渡。飛見康王於相州，補承信郎，轉秉義郎，隸留守宗澤麾下（時澤留守汴京）。澤奇其才，謂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以爲然。

康王卽帝位於南京（卽今杭州），改元建炎。飛上書論時事，請帝北征。以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充中軍統領。所與語，大說。借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進兵至太行山，大敗金人，擒金將拓跋烏耶，刺殺金將黑風大王。飛自知與彥不合，因復歸宗澤爲統制。澤卒，杜充代澤職，飛遂隸杜充。與金人戰，屢勝。累遷武德大夫，莒州刺史。

建炎三年，杜充將還建康（今南京）。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日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獨領所部駐廣德境中。

杜充守建康，金人與土寇李成合攻烏江，充閉關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終不聽。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飛迎戰。然諸將皆望風奔潰，而充亦降金，建康遂失。

金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勝，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人，又乘夜縱火亂擊，大敗金兵。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一爭來降附。」

建炎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宜興。與金人戰，屢勝。兀朮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乘夜令百人著黑衣，混金營中，以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時兀朮在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光復建康。兀朮歸，飛要擊於靜安，又大敗之。於是南宋偏安之局，得以苟

且奠定。飛遷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然中原未復，飛之志終未酬也。

是時外患略息，而內亂紛起。曹威擁衆十餘萬，據湖湘間。楊么擁衆數萬，據洞庭湖爲巢穴。李成挾金兵爲寇，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初，建炎四年，金人立劉豫於汴京，僞號爲齊，欲以中國攻中國也。豫復陰結楊么，么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楊么會。形勢危急。自紹興元年至五年間，飛次第討平曹威、楊么諸盜賊。累升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除荆湖襄陽路招討使。還軍鄂州。

紹興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命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曰：「此卿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丁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乘勝圖蔡，以取中原。帝不許。召飛、貴等還。

紹興七年，飛還，見帝。帝問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

擇冕，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濡，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帝稱善。飛又上疏論金人立劉豫欲以中國攻中國，陳收復中原之策。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退之機，朕不中制。」又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用事，主和，遂不聽飛計議。詔飛移駐江州。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也。會中軍得兀朮謀者，飛伴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誘拘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飛乃作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死，復遣汝至齊，問舉兵期。」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劉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出其不意，長驅以取中原。帝不報。

紹興八年，飛還鄂州。時金人遣使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又言：「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語侵秦檜，爲檜所恨。

紹興十年，金人南侵，命飛防禦之。授飛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旋改河南北路諸路招討使。大軍進駐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帝聞之，大懼，詔飛審慎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

日出挑戰。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進逼鄆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屢戰數十合，敵屍徧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中國軍不能當。是役，以一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但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中國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增兵來。飛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時飛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勝，飛謂雲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往援。」旣而兀朮果至，雲以騎兵八百往援，決戰，殺兀朮增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李董。兀朮遁去。飛進軍朱儁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

初，紹興五年，飛遣梁輿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峇，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蓋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葉旺等，皆率所部來降。以至蔡衛，龍虎。

大王，下迄查干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諸將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之地棄之，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班師方兀朮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衆，京城百姓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

紹興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州。帝促飛應援。飛料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因密奏召飛還。託言論功行賞，授飛樞密副使。適兀朮與檜書曰：「汝朝夕請和，而岳飛方圖河北，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於禍，因密謀殺飛。知諫議大夫方俟高與飛有怨，示意於高，使劾飛。又使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

均上章彈劾飛。檜遂遣使捕飛父子。飛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問之，飛裂衣，以背示鑄，刺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知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鞠之。卨訟以虛申探報，然亦無左證。飛繫獄兩月。值歲暮，檜手書小紙付獄吏，即報飛死。雲亦被殺。徙其家於嶺南。飛死，韓世忠爲之不平，親見檜質之。檜曰：「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因出使留金國，聞飛死，奏曰：「金人所畏者，惟岳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遇害於紹興十一年（公曆一一四一），距生於崇寧二年（公曆一一〇三），年三十九歲。

紹興末年，金人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飛有五子，雲、雷、霖、震、霆，雲被殺，四子以年幼而免。

孝宗時詔復飛官，以禮改葬。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寧宗嘉泰（宋史作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武。霖子珂，有文名，搜訪飛遺文，編家集若干卷。

詩文選

奏乞除在外宮觀劄子^①

比具誠懇，冒犯天聰，以荆襄三路，目今盜賊屏息，乞罷制置使職事，以安愚分，未蒙俞允。^②竊念臣自收復建康，^③相繼六年，正當大暑，討捕寇攘，雖臣子義當捐軀效命報稱之時，固不應復有披陳；然臣自收捕曹成入廣，^④漸染瘴癘，後來屢中暑毒，每至夏月，疾間發作，兩目赤昏，飯食不進，加之老母別無兼侍，病旣在身，母且垂白，^⑤若臣貪冒寵榮，不知進退，非惟臣所不安。又以臣所統軍馬不少，方陛下恢復故疆，奉迎二聖，^⑥宜選賢能，建圖事功，而臣至愚極陋，豈可久濫兵權，以妨豪傑之路！情至迫切，實非緣飾誕妄，上欺天聽，欲望聖慈察臣之心，本非避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如犬馬之年未殞，他日尚可以備員邊面，以受驅策。伏乞俞允，早賜降付施行，不勝幸願。素瀆宸扈，臣無任震汗激切之至。

^① 奏乞除在外宮觀劄子 按此篇作於紹興五年。時飛爲荆湖南北要路制置使，鑒於內亂既平，高宗又無意恢復中

原，故請除在外間散之官也。

①未奏俞允 謂乞罷副使使職事，未得允許也。

②建康 今南京。隋康之變，爲金人所陷。建炎四年，岳飛收復建康。

③曹成入廣 曹成，盜賊名。張潮、廣闢。紹興三年，爲岳飛討平。

④垂白 謂髮將白也。

⑤二壘 指獻宗、欽宗。靖康時，金人陷汴京，執二帝北去，拘之於五國城，在今吉林東北。

奏辭宣撫副使劄子

臣五月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奏勘會，岳飛已降指揮除湖北、京西南路宣撫副使，奉聖旨，疾速兼程前去鄂州，措置軍事。○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樞迎叩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願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醴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躡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

○奏辭宣撫副使劄子 按此篇作於紹興六年。

奏乞終制劄子

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勸會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聖旨，先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卽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面顏有覩，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

○奏乞終制劄子 終制，謂終喪也。此篇作於紹興六年。時飛丁母憂，乞辭官終喪也。

○國家平燕雲之初 幽雲等十六州，總稱爲燕雲。五代時石敬瑭割與契丹，卽遼。宋初欲復其地而未果。徽宗時童貫伐

遂，今所云係指實事。

①渡河 謂宋高宗南渡也。

②河朔 猶云河北，謂黃河以北之地也。

③般 今通作「按」字。

④菽水之歡 菽，豆之總稱。菽水之歡，謂飲食之供也。滌語：「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⑤衰絰 卽縗絰，爲居喪之服。終衰絰之制，謂終喪也。

⑥覲 音隕，榭也。

⑦江州或南康軍 江州，明清九江府，屬江西。今九江縣，宋南康軍，明清爲南康府，屬江西。今江西星子縣爲其舊治。

奏乞出師劄子

臣自國家變故^①以來，起於白屋，^②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③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復。臣實何能，謬荷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

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變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

然臣恐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浚，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

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鮑、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

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卽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日舉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

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塞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釀還，前功不遂，致使戰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勅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幸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

① 美乞田歸劉子 按此篇作於紹興七年。

② 國家變故 謂金人陷汴京，北宋之亡也。

③ 白屋 平民之居，與貴人之朱門大宅相對。

④ 宣撫諸路 時岳飛爲湖北、京西路宣撫使。

⑤ 劉豫立於河南……劉豫本宋臣，守河南，降金；建炎四年，金人立豫於河南，僞號爲齊。濟、秦之地，指山東、陝西等地。

⑥ 粘罕 金相國徽政長子。本名粘沒喝，漢譯爲宗翰，詔爲粘罕。攻遼，攻宋，有功於金。

⑦ 洹水 洹，通、滹也。洹水，謂或、遲也。

⑧ 直趨京、洛……京、洛，謂洛陽、河陽，古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孟縣。陝，古地名。漣、胡，閩名，爲中州與西北交通險要之地。

⑨ 彼必捨汴、鄆……汴，鄆即北宋、京都。河北，宋、河北路。京、畿，宋、京畿路。陝、右，宋、陝西路。

◎京東諸郡 指宋京東路。

◎滑沿 滑，宋滑州，今滑縣，屬河南省。沿，今滑縣，屬河南省。

◎大遼有可立之形 宋書岳飛傳引本文，無此語。按，是時遼已亡，當時似有復立遼以制金之議。

◎汝穎匪秦…… 汝穎，二水名。陳，二古國名。今安徽、河南、湖北接壤之地。

◎商於魏洛…… 於音烏。商於，古地名，在今河南淅川縣西。魏，地名，商魏，在今河南。洛，謂洛水。

◎襄陽關中 襄陽，指為湖北襄陽府，今襄陽縣為其舊治。關中，謂陝西也。

◎迎澤太上皇…… 太上皇帝，謂徽宗。金人陷汴京，執之北去。梓宮，棺也。寧德皇后亦被執北去，而死於彼處者。

謝講和赦表

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頓首頓首。

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願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與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願長

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闔，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② 謝詔和表 按此表作於紹興九年，時高宗與金人講和，有赦書與飛，飛進表謝。

③ 觀時制變…… 泛言講和之得計，然實非本心，乃敷衍語也。

④ 婁欽獻言於漢帝…… 按，漢初有婁敬，又作劉敬，嘗勸高帝與匈奴講和。見史記卷九十九，漢書卷四十三。今云婁欽，疑即此人。

⑤ 魏絳發策於晉公…… 魏絳，春秋時晉大夫。時山戎請和於晉，魏絳說晉悼公以和成五利。

⑥ 口血猶在 古兩國盟約，以牲血塗口，故云口血。口血猶在，謂約未久也。

⑦ 溪壑之求 謂險人之慾望無窮，如溪壑之難填也。

⑧ 體乾之健…… 乾，漢晉卦名。乾剛，體柔。此句謂本不必屈志求和，乃權宜行事也。

②涓埃 涓，謂涓涓之水埃，謂塵埃。涓埃，謂功小如涓埃也。杜甫詩：「未有涓埃答聖朝。」

③唾手燕雲…… 幽、薊等十六州，遼、燕、燕、十六州，五代時石敬瑭割與契丹。此處大意謂收回失地也。唾手，爲形容語，謂事之易辦者，常用之。

④稽首以稱藩 謂使金人向中國稱藩也。

奏乞解軍務劄子

臣竊謂事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以知止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願在身官爵之崇，皆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糜身，以圖報稱。然臣叨冒已踰十載，而所施設未效寸長。不惟曠職之可羞，況乃微軀之負病。蓋自從事軍旅，疲耗精神，舊患日昏，新加脚弱。雖不辭於黽勉，恐有誤於使令。願乞身稍遂於退休，庶養痾漸獲於平愈。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既不復於用兵，且無嫌於避事，伏望陛下府照誠悃，曲賜矜從，令臣解罷兵務，退處林泉，以歌詠陛下聖德，爲太平之散民，臣不勝幸甚。他日未填溝壑，復效犬馬之報，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懼俟命之至。

①奏乞解軍務劄子 此篇作於紹興九年。

②風馳 騎云馳力也。

◎修置漢北割地河南 謂宋與金人言和也。

奏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邱壘，以便養痾。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尙闕俞音，不免控瀝肺肝，再摠悃愫。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腹心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君之嫌。今講好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假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於再而不自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藥，臣不勝感戴聖德願望之至。

◎奏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按此篇亦作紹興九年。

◎尙闕俞音 闕音缺。尙闕俞音，謂尙無消息也。

◎干城腹心 謂能爲國家捍禦忠維之武人也。語出詩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奏辭少保第三劄子

第二集 岳忠武王

臣伏蒙聖恩，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兩具辭免。今月初十日，伏奉詔書不允者。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愒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冒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

○奏辭少保第三劄子 按此篇及以下二篇皆作於紹興十年。

○愒然 不以爲意也。

奏辭少保第四劄子

臣昨蒙聖恩，特降告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今月初九日，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

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叨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況乃孤棘，實爲異思；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賦分謏薄，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憐臣勤懇，特降俞音，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斧鉞，臣不任戰慄俯伏俟命之至。

○名蓋假人……名蓋，謂爵祿車服之制，所以別尊卑者也，不可以假人，謂不可輕以與人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見左傳昭三十二年。

○無功受祿……時風氣，俄愷爲，爲別在位者無功受祿而作。

○滿盈 指名位崇高而言。

奏辭少保第五劄子

臣伏蒙聖恩，特降告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四具劄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日下祇受，仍依累降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闕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鴛礪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

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命音，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涓埃之資。

○羯胡，羯種族名。晉時「五胡」之一。今借指僉人。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

然操酷虐變詐，擊申商之法術，雖號起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

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

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驚竊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所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

○御書屯田三事狀 此篇作於紹興十年，時飛鵬在營田大使，高宗手書「屯田三事」示飛鵬，飛鵬其後。

○司馬光 字君實，北宋時人。

○羊祜 字叔子，晉初鎮守襄陽，綏懷遠近，頗得江漢間之民心。

○申商之法術 申，申不害；商，商鞅；皆戰國時人。其學術政治，重在法術，時稱爲「法家」。

○許劭 字子將，東漢時人。善評論人物。

○涇南之恨 謂諸葛亮之死也。亮據涇南，屯兵於五丈原，與司馬懿相拒，遂卒於此。其地在留水之南，故云涇南。遺址在今陝西留城。

○後平吳……晉初，吳尚未亡，羊祜在襄陽，與吳境相接，務修德以懷吳人。後伐吳，功未竟而病卒。

奉詔移僞齊檄

第二集 岳忠武王

契勒偽齊僭號，竊據汴京。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日速誅夷。

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

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澆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獒犬以吠堯，豎獵師而哭虎。義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奉詔移僞齊檄
○令人立劉隆於閭閻，僞號爲齊，飛作此檄討之。

①腥膻 謂胡俗也。腥，生肉臭也。膻，同羶，羊臭也。胡人畜牧，多食羊肉，故云。

②紫色餘分 本論語：「蠶紫之奪朱也。」朱，正色，紫，非正色，凡謂以偽亂正，多用此語。

③淮泗 淮，淮河。泗，泗水也。

④滌沂 滌，滌州，今江蘇東海、灌雲二縣。沂水，在山東境內。

⑤晝漿 謂人民以晝盛漿以慰勞軍旅，以表示歡迎之意。

⑥遠際戎索…… 戎索，謂戎狄之法令也。二字見左傳。漢條，謂中國法令。條，猶云條例。

⑦嗾桀犬以吠堯 謂犬爲其主而吠他人，不問他人之善惡也。此處謂叛人甘心爲劉豫之走狗也。

⑧嘗獵師而哭虎 虎，食人者也。獵師，殺虎救人者也。今反嘗獵師而哭虎被殺，謂是非顛倒也。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①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②起自相臺。③總髮④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宣與建康⑤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⑥取故土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⑦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板蕩 謂亂世也。詩經有板蕩二篇，均刺厲王無道，後人多借此指亂世。

○河朔 謂黃河以北之地。詳見奏乞終制劉子莊。

○相臺 謂相州。今河南臨漳縣。因曹操銅雀臺在相州，故稱臺。晉相臺，又借潯州為相臺。

○總髮 謂幼年也。古禮，未冠者，總髮其髮而來之，故云。

○宜興建康 宜興，今江蘇宜興縣。建康，今南京。

○二迎 謂徽宗、欽宗也。

○寬梳 猶云高梳安臥也。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後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金仙 謂佛像。

○建炎 宋高宗年號。高宗年號初為建炎，後改紹興。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臺。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遑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江陰 今江蘇江陰縣。

○饒郡 隋魏州府，屬江西，今鄱陽縣爲其舊治。

○祁門 今安徽祁門縣。

○隨喜 釋氏語。布施各隨所喜，故云隨喜。亦借用謂參謁佛寺。

○紹興 宋高宗年號。高宗年號，初爲建炎，後改紹興。此處改元，謂紹興元年也。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

漢，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曹成 盜賊名。據湖廣間，後爲岳飛討平。

◎桂嶺 在廣東韶州府，爲桂水所自出，故名。

◎二廣湖湘 二廣，今廣東、廣西也。宋爲廣南東路、廣南西路。湖湘，今湖北、湖南，宋割湖北等路。

◎蜂蟻之羣 謂盜衆如蜂如蟻也。

詩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雲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雲迅 雲，雷也。迅，速也。猛也。

◎陳 隅也，角也。

◎河洛 河，謂黃河流域。洛，謂洛水流域。

④ 幽燕 魏燕十六州，五代時石敬瑭割與契丹。

⑤ 閔氏 諶如「燕支」，漢時匈奴稱其王后曰閔氏，今信用稱金人。

⑥ 可汗 諶如「克寒」，隋唐時突厥稱其王曰可汗，今用稱金主。

題鄱陽龍居寺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復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爲
雨濟民憂。」

題池州翠光寺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疎外，征帆杳靄間。余雖江上老，心羨
白雲還。

諫遼齋先生

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傷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去國權臣力，全軀聖主恩。致君堯舜日，衷意
託空言。

題翠巖寺

第二集 岳忠武王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臨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匱席卷盡擒歸。

○翠微 山也。

○席卷 卷，同「捲」。席捲，謂盡收其地如捲席也。

寄浮屠慧海

滄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征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滄浦廬山 滄浦即滄水，在江西，由九江縣境入江。廬山在九江星子等縣境。

○燕 謂燕然山，在今外蒙古。後漢竇憲追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紀功而返。

○赤松 古仙人名。張良從漢高帝平定天下後，託言學仙，從赤松子游。

○東林老 東林寺在廬山。此句中「老」字，係指僧信慧海等而言。

○蓮社 晉慧遠於廬山結蓮社。

題驂馬岡

立馬林岡豁戰陣，陣雲開處一溪流。機春水泚猶傳晉，黍秀宮庭孰憫周。南服只今羈小

醜。④北轅何日返神州。⑤誓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

④機春水泚猶傳晉。機春，謂利用水力以舂米之具也。俗謂之「水碓」。南方多有之。白六帖云：「杜預元凱作連機水碓。」是此器始於晉代。今飛見水碓，因發感歎，謂猶得見晉代之遺制也。

⑤柔秀含庭數樹周。此句本於詩經。東周大夫過西園故都，而賦黍離之詩，王風黍離篇是也。其首句云：「彼黍離離。」云：「柔秀」，其「秀」字則另本於箕子夢秀歌。箕子過殷故墟而作歌，其首句云：「麥秀漸漸兮。」

⑥南服。謂南方歸還之地也。古帝王威德所及之地謂之服。王畿之外，每五百里爲一區，而後有侯甸男采衛，五等，謂之五服。見書傳。又作侯甸男邦采，亦見書經。

⑦小旻。指南方諸蠻，如曹賊等是也。

⑧北轅何日返神州。轅，駕車之木也。北轅，指徽猷二宗，謂其何日能南旋也。

⑨七尺。謂七尺之軀也。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①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①翠微。本謂山，但此處翠微二字，應是亭名。

駐兵新淦題伏魔寺壁

第二集 岳忠武王

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
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斗牛 二星名。

還車駕 謂迎還徽猷二宗也。

不問登壇萬戶侯 謂功成後不顯封侯也。

題鄂都善嚴寺

手持竹杖訪黃龍，舊穴空遺虎子蹤；
雲鎖斷巖無覓處，半山松竹撼秋風。

過張溪贈張元

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
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

詞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
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
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浙江紅 詞調名。

◎靖康 宋欽宗年號。是年金人陷汴京，執徽欽二帝北去。

◎賀蘭山 在今甘肅。土名阿拉善山。

◎匈奴 秦漢時種族名，常爲中國患。今借用稱金人。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小重山 詞調名。

遺語

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附錄) 忠武王遺事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王欣拜且泣，謝不孝。母至，有痼疾，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溼寒煖之節，語款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嘗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櫛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男雲旆足扶榭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感泣。旣葬，廬于墓，朝夕號慟。又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終制，不忍棄衰經。

王小心事上，畏威咫尺。開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常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及王北征，首抗建儲之議，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

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王奉身儉薄，不二載，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

王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佐有欲勸者，輒怒之。

王平居憂國，知無不爲。諸大將率以兵爲樂，坐糜糜廩，漫不加恤。王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弊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卽募民營田，凡流連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農功。又爲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頓省其半。荆、湖之民至今賴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王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憂國害民，乞行裁減。其體國率如此。王樂施疎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二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

王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鬼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鬪，且多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卒。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如「注坡」「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男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蹶而踏，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臨大敵，亦如此耶！」遞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餘如傅慶以夸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鬻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

諸將遠戍，王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殷勤之歡。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

王臨事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據山易，據岳家軍難。」攻鄂州城，建旗僞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王獨不移足。野次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賊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經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王出兵，必以廣上德爲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卽劾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於人心，雖金之簽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

王復襄漢時，幸臣朱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旆。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某善辭丞相，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

王遇諸子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舂績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王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謗譎行至長沙，賊酋劉忠者，誘其附己以叛，所罵忠，不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尙幼，王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

宗本。（以上載行實錄）

王謂黃機密曰：「戰陣旣交手，執得槍住，口有唾，得噙，則已是勇也。機密儒生，未嘗歷戰陣，到中

原見大戰，則心動矣。先隨某人少陣以觀戰。某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若欲便溺，切勿離馬。蓋數十萬之軍，其目盡在某一旗上，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一暗箭射殺之矣。蓋惡我亂其目也。大陣皆動，然後可隨衆動也。」蓋王神勇，每戰，嘗自爲「旗頭」，身先士卒。機密力諫曰：「敵或識之，聚彊弓以射我，奈何？」雖公忠義，神明相之，自不能傷，然非大將之事也。」王曰：「昔杜充留守京師，某有兵二千，來受充節制，始至，適城外有大寇數萬，充卽命某往戰，某不敢以兵寡不敵爲辭，卽往說賊，約降，來稟充，充曰：『我何嘗令汝受降！須爲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約降而緩來，今不復受降矣，願與汝挑戰。』賊魁出鬪，某馳騎獨往，奮大刀斫之，自頂至腰分爲兩。數萬衆不戰而潰。人力不至於此，真若有神助之者。某平生之戰類如此。」

王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黃機密所得最小，以爲不均，復以一裏分之，而機密所得復小，王憮然。機密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香，無所用之。」王乃曰：「某舊日亦愛燒香，瓦爐中，燒柏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好耶！」衆有愧色。

王嘗謂黃機密曰：「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播改不得。某苟有過，機密必以見告。」王家素無姬侍，機密被敬差出遠方，有傳王納士族之女以爲妾，機密以告。

王曰：「四川吳宣撫營遣屬官來議軍事，某飯之，彼訝某太冷落，歸言於吳宣撫，吳以二千緡買士族女，遣兩使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某家上下所衣紬布耳，所食齋麪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女乃吃然而笑。某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見其面也。」王之不喜聲色，出於性之自然者，如此。

漢上報敵騎大至，王移檄本路，備五萬人，軍資所遣止二百人耳，敵素懼王之威名，望風而遁。機密言於王曰：「宣撫威名已震敵，那敢犯我！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

楊么未平時，士人獻書者紛集，王考其優劣，而爲禮之厚薄。屯駐將郝最有客侯邦言事，可採，王留於帳前，最疑邦洩其陰事，因拘邦家屬，尋賺縛邦，然畏王威，不敢害。黃機密以告。王怒曰：「郝最敢殺士人乎？」立命於最取邦，一入一物有傷者，卽行軍法。邦至，王厚禮送歸本州，仍令州申覆，恐最於中途邀殺之也。其愛惜士類如此。

王偶食素，屯駐將郝最供食，以酸餚進，王顧左右，留以供晚食。庖人供雞，王曰：「何爲多殺物命？」對曰：「州中所進也。」王命後勿復供。

提轉官或撻士卒。王曰：「且教訓之，勿輕笞辱也。」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皆樂於用命。王嘗謂黃機密曰：「某之士卒真可用矣。潁昌之戰，人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復中原有日矣。」

黃機密縱營謂王之英威，古人不能過，至於仁心愛物，雖古名將有所不逮。若夫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雖今之老師宿儒，勉強而力行者，王則優爲之。（以上戰涪氏留忠錄，黃元振撰）

王嘗受節制於諸將，事多牽掣，語其下曰：「使某得進退稟命於朝廷，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使後世書冊中知有岳某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

王尊賢禮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傑士多歸之。王每出，則戎服弁首，治理軍務。入，則襲衣緩帶，討論經史，恂恂若書生。雅歌投壺，俱極精致。趙鼎嘗稱其親禮儒生，稟命朝廷，得事上之禮。參政席益常賀其幕中得名士。每軍行駐處，士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王並採納而厚禮之。危難中受其矜全者甚衆，其篤愛善類，培植士流，每如此。（以上戰涪傳）

王天資敏悟，幼讀書強記，家食，拾薪爲燭，遂且不寢。爲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

王與招撫張所論時事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

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本朝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互，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乃實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敵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卒，席卷而去，付之以虛空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定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敵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敵得河北，又侵河南，要險旣失，莫可保守，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

建康之役，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鐘山。遲明，復出戰。諸將欲叛去，戚方首亡爲盜。王灑血厲衆曰：

「我輩荷國家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敵人據之，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貳，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從我。」於是傅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敵。餘兵皆西北人，素服王恩信，願請爲主帥。有密說以俱叛而北者，王陽許之，有頃，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王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淨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衆皆懼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

叛將戚方掠廬成軍老稚，詐約戚盟，還所掠，伏壯士殺之，屠其家。戚死，其部曲相率歸于王。廣德守亦以書告急，會有詔討方，王以三千人行營于苦嶺，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矢著橋柱，方得之大驚，遂遁。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方復遁去。王窮追不已，方困，知必不免，會張浚來會師，方亟降。浚置酒，令方出拜，號泣請罪，浚力爲懇免。王謂浚曰：「招討有命，某固當從。然某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遣人以叛順諭之，不聽，屠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廬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兇爲甚，安可貰！」浚再三請，王呼方謂之曰：「招討既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收矢於簾，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之以就戮。」至是，取

矢與方寸折之，惟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以上戰濠海）。

宣和六年，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韓忠獻王故墅，王適見之，怒曰：「賊敢犯吾墅耶！」超方恃勇直前，王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衆奔潰，墅賴以全。

王行軍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張於前。建寇范汝爲陷邵武，王分軍保建昌及撫州，以此幟植城門，且勝於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見之，皆相戒勿犯。村民樵蘇如故，不知有盜。

王三子大中大夫霖轉漕湖北武昌，軍民炷香具酒宰哭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不復來矣。」霖遣人遺以食，問其夫何在。曰：「吾夫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戮矣。」後霖官廣州，道出章貢，其父老率子弟迎之，皆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王撫綏襄、漢、吉諸郡，惠澤所施，使人追思如此。至武昌老嫗，殺其夫而不怒，尤徵感人之深也。（以上戰襄陽石剌事迹。劉光胤編）。

五忠集之三

文
信
國
公

宋丞相文信國公真像



文天祥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宋吉州廬陵人。父名儀，字士表，人稱革齋先生。母曾氏。天祥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一二三六年）五月二日。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政治廢墮，天祥對策萬餘言，以「法天不息」爲主。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旋丁父憂，歸。

開慶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元兵侵宋，宦官董宋臣說理宗遷都。人莫敢議其非。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請斬宋臣以定人心。書既上而不得報。卽自免職，歸。後稍稍遷擢，卒爲權臣賈似道所忌，致仕歸。時年三十七。居於廬陵南百里之文山，以山水詩文自娛。後人稱天祥爲文文山，以此。

度宗咸淳九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

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十年（公元一七四年），改知贛州。是年，元丞相伯顏大舉入寇。

明年，恭帝德祐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江上報急，詔諸路勤王，天祥捧詔泣涕，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人等，共有萬人，以江西提荆安撫使，應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人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是年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十月，入平江，而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等援常。一戰而敗。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天祥被召守餘杭。明年，除知臨安府，辭不就。時伯顏已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丞相陳宜中遣使請和。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過。時少保張世傑駐重兵六和塔，亦過。宋廷震怒，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就。宜中既過，令天祥詣元軍講和。

天祥見伯顏，責其失信，背盟。又謂：「天祥，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

鑄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伯顏改容慰之，留之軍中。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使謝堂、僉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樞書樞密院事劉昂等，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天祥大罵餘慶等賣國。伯顏聞之，吐舌未幾，伯顏趣天祥隨吳堅、賈餘慶等北行。至瓜州，天祥與其客中夜得脫。至真州，投守將苗再成。再成信謠言，拒之，乃經高郵、泰州，至通州，由通州循海道經永嘉至三山。沿路艱難困苦之狀，均有詩記之，曰：指南錄。

初，宋既奉降表，伯顏入臨安，執恭帝及太后等北去。陳宜中、張世傑立度宗長子於福州，是爲端宗，改元景炎（是年卽恭帝德祐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天祥至福州，被除爲右丞相，辭不就。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東南。然大勢已去，不可收拾。元軍逼福州，端宗遷廣東之碭州。授天祥少保，信國公。景炎三年（一二七八）十二月，天祥由潮州移屯海豐，爲北兵追及於道，軍潰，被執。天祥吞腦子，求死不得。被執至潮陽，見元將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待以客禮。明年正月，遂與之俱至厓山。

初，景炎三年（一二七八）四月，端宗崩，度宗末子昀，立於碭州。復被逼，遷厓山。後一年，二月，弘範破張世傑、陸秀夫於厓山，秀夫負帝赴海死。宋遂以亡。時爲臨安破後三年。卽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公元一二七九年)

弘範既破匡山，軍中置酒大會，諸將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曰：「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歟！」元帥龐鈔兒亦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龐鈔兒亦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勸慰之。

弘範以天祥事奏元世祖，忽必烈遣督鎮撫石嵩護送天祥至燕京。經廣州，過廬陵，天祥預計至廬陵之日，卽絕食，欲至廬陵瞑目而逝。乃水盛風便，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之。而自絕食至是已八日，竟不死。乃復食。自二月至十月，始抵燕京。館所供設甚盛，館人云：「是博羅丞相也。」天祥不肯寢處，坐以達旦。於是被送至兵馬司，繫空宅中。

越數十日，命見博羅。左右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博羅曰：「汝欲死，何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得快。」天祥云：「得死卽快。何爲不快！」博羅命引去，囚於兵馬司。

元世祖嘗問羣臣曰：「南北宰相，孰賢？」羣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作書以世祖意告天祥。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曰：「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

會麥朮丁參知政事，每倡言不如殺之爲便。世祖與宰相每議釋之，而不果。

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二二年），天祥被囚四年矣。二月八日，世祖召見天祥。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世祖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世祖又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上疏言天祥不願歸附，不如殺之者。麥朮丁力贊其說，議遂決。

天祥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一臨死，顏色不變。時年四十七。有義士收葬於都城外。天祥子因亂散失，以其弟璧之子陞爲嗣。天祥大節炳然，雖不必以詩文見重，而其詩文亦卓然可傳。勤王前所作甚富。自應召勤王，至從瓜州亡歸三山所作，名指南錄。自被張弘範所執，過零丁洋以後所作，爲指南後錄。又有集杜詩二百首。

詩文選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酌金罍，維以不永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與沐，爲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爲法，則選爲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爲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

一日，吉水張鹽宗甫以木雞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予素，宗甫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

○三百五篇 謂詩經也。詩經共三百零五篇，後人舉其成數而言，通稱爲「三百篇」。

○選出焉 選，謂文選也。梁昭明太子蕭統所選，漢魏以來詩文，本名爲文選，後人或稱爲昭明文選。「出焉」，謂文選之詩，其源出於詩經也。

○詩 謂詩經也。

○駕言陟嶺鬼……按，「陟彼嶺鬼，我馬虺隤。我疇酌彼金罍，維以不永圖。」本詩經卷耳篇中句。今增減數字，改爲五言詩。

○自子之東方……按，「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亦詩經伯兮篇中句也。今增改數字而爲五言詩。

○曹劉沈謝 曹，謂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也。劉，劉楨也。沈，沈約也。謝，謝靈運也。

蕭蕭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爲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蓋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爲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首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

予友雲屋蕭君燕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予游，又學選，今則屢屐顏謝○間風致。惟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嘆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居旣成，俯仰溫故，又將與君細評之。

○選詩 謂昭明文選中之詩也。

○十九首 謂古詩十九首。爲中國五言詩最早者。不知作者姓氏，通稱爲「古詩十九首」，或謂爲四漢時人作，然其中亦

有言及東隱事者，大抵作者非一人，非一時，此說最爲近理。

◎陸士衡 晉陸機字士衡，長文學，與其弟雲並稱爲「二陸」。

◎江文通 江淹字文通，濟陰人。

◎李長吉 唐李賀字長吉，賀能詩，早卒，人稱其詩爲「鬼才」。

◎陶 謂陶淵明也。

◎顏謝 顏，謂顏延之。謝，謂謝靈運。晉、宋之間，顏謝齊名。

◎風雅頌 風，國風也。雅，有大雅、小雅。詩經中之國風、二雅及頌，並稱爲「四詩」。

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關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二蘇，○其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與，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

東溪君嗜詩，叔曰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損歛箴應，○天和流動，雍于一堂，所謂無聲

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蘇之樂不能兼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②

①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此段大意本於詩序。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② 二謝 謂謝靈運及其族弟惠連也。

③ 二蘇 謂蘇軾、蘇轍兄弟也。

④ 夢草池塘 靈運於永嘉西塘吟詩，終日不就，忽夢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自以爲此有神助，而非已辭。

⑤ 對床風雨 蘇轍雨中作示子由詩云：「對床空悠悠，夜雨今蕭瑟。」孩，子由爲賦弟隨字。賦詩係本於白居易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

⑥ 傳曰…… 傳，謂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儉於側。」謂念念不忘，常如在左右前後也。

⑦ 鷓鴣子和 易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借以謂東溪、北谷之唱和也。

⑧ 埴歛笈應 埴，後音古樂器名。「笈」音「池」。「歛」同「吹」詩：「伯氏吹埴，仲氏吹篪。」今云「埴歛笈應」謂兄弟相唱和也。

⑨ 二谷 謂北谷與東溪也。

新詮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爲異同。滄北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倣文選體，歌行律絕各爲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

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杜 謂唐詩人杜甫也。

○東萊 陝西祖暉，能文章，所著曰東萊集，人稱東萊先生。祖暉有呂氏家塾讀詩記。

○觀舞劍而悟字法 唐張旭善作草書，嘗因觀舞劍而悟書法。

○因解牛而知養生 語見莊子養生注爲，大意謂因觀庖丁解牛，而悟養生之法也。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蚤攜琴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遊，○不足以爲學。」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于行。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濤惡山林之歲月漸長，斂其如川方至之銳，以就于霜降水涸之實。山立將從事乎此！

昔孫泰山爲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千，遂得留意於學，卒爲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人而可爲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靜以待之。

○弓冶之業 ○禮記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箠，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後人謂子能繼承父業，多用此語。

○士不爲司馬子長遊…… ○司馬子長，即司馬遷，遷嘗遊覽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

○爲養索遊 ○謂出遊謀食，以養父母也。

○范文正 ○范仲淹字希文，宋仁宗時官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卒，謚文正。

○誠齋 ○楊萬里字廷秀，宋吉水人。紹興進士。張浚督勉以「正心誠意」之學，遂名其書室曰誠齋。人稱之爲誠齋先生。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匾擅蘭，○陶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爲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爲花

之封建。^① 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功於花。是故花託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

噫！九畹^②，三徑^③，今無復存！林之孫義獨能世襲孤山^④，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君充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之功。懋哉懋哉！

◎ 屈擅蘭 屈，謂屈原。屈原作離騷，多言芳草，屢言及蘭。

◎ 陶擅菊 陶，謂陶淵明。淵明性愛菊，其詩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

◎ 林擅梅 林，謂林逋。逋隱居西湖孤山，多種梅花，自謂以梅爲妻，以鶴爲子。

◎ 然古者…… 意謂花得詩文之表章，猶功臣之得封地也。

◎ 九畹 指屈原之蘭。離騷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 三徑 指淵明之菊。淵明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 孤山 在西湖邊，爲林逋隱居處。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① 坡在南方，^② 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爲揚陽之行！坡不幸，權黨禍，乃以炎方

爲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

吾鄉項兄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予于玉虹，予問「子非不得已，是行何爲？」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走上饒，參壘山，拜東岡，古爲，然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爲憚，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強，擔簦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詩人大言類也。

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歷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迹，登淮山以望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爲五十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略如何！書成，以諗我。

◎韓文公廟碑……韓文公，謂障也。庶憲宗時，愈上表諫迎佛骨，貶潮州，衡謂衡山，湘謂湘水，皆在今湖南境。愈自長安至潮州，取道今湖南境，故東坡詩云云。

◎按在南方 東坡嘗詢廣州，故云「在南方。」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味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鞍。」

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屬己，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倭己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孫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

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子固爲子長惜也。橫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願何人哉！希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桑弧蓬矢之志 謂有志於四方也。陸：「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註：「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按：桑弧，以桑爲弓，蓬矢，以蓬爲矢。

○杜子美讀書萬卷…… 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所云云，意謂杜甫讀書，不過爲作詩之資料耳。

◎橫渠先生 張載，字子厚，爲宋名儒。學者稱橫渠先生。

◎朱文公 即朱熹也。

◎早悅孫吳…… 孫，吳謂孫武，吳起，皆兵家。舉比，虎皮也。張載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後見仁釋子深明易理，徹坐轆諸。

朱子贊之，贊其勇於自知也。

◎顏何人哉…… 顏，謂顏淵。「希之則是」，謂學顏淵即是顏淵也。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詩書，半世以教人爲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

今夫大冠峨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纏纏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爲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算，○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

◎三尺 謂三尺法，即法律也。

◎四維 謂禮、義、廉、恥也。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和父雖失館……算，計劃也。此謂和父守本分，除求館以外，無其他非分之營謀也。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募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卻立，爲之泫然。

◎知觀 道觀中之住持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己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

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箝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

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

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役，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檜，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檜子作亂於齊……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齊檜子作亂，弑阍公。太史書曰：檜杼弑其君。檜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殲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

○檜 謂秦檜也。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 ○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歐陽公 謂歐陽修也。

跋蕭敬夫詩藁

異九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葉亦云可矣，願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歌詠詩之上者。

◎累丸承蜩 汪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五月累丸，二而不墜，則矢者鏗鏘，三而不墜，則矢者十一，五而不墜，猶撮之也。」

◎運斤成風 汪子：「郢人鑿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莖而鼻不傷。」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騷騷鴈鳴，啾啾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

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

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髮髯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鮑謝

鮑，謂鮑照。謝，謂謝靈運。

◎李杜

李，謂李白。杜，謂杜甫。

◎歐蘇

歐，謂歐陽修。蘇，謂蘇軾。

◎陳黃

陳，謂陳師道。黃，謂黃庭堅。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遠閒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婿丞簿段君，真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己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翁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

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卻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

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

義也哉！

◎乾 謂易經之乾卦也。

◎參 此謂易經乾卦之參薄，為孔子所作。

◎聖人 指孔子。「終日乾乾，行事也。」為乾卦文言中語。

◎行之惟艱 齊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語曰行有餘力 語，謂論語。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中庸曰…… 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今謂「利行」，「勉行」，本此。又云：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今謂「力行」，本此。

跋彭和甫族譜

譜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為人後，猶將愧之。

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阡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

予聞晉沉勃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

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珣猶當爲沉勃，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君頤 蔡隱字君頤，爲宋天聖時進士，官知陳州工書法。

○京 謂蔡京，宋徽宗時，京執政誤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旨。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尙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扶聖經千載之祕，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

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竊矣。

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

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

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非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伊洛諸君子 伊、洛，謂宋僖、程顥、程頤、兄弟也。二程爲河南人，故云伊、洛。今謂「伊、洛諸君子」，係包括二程及其弟子而言。

◎論語一貫之恕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謂「一貫之恕」指此。

◎中庸遠道不違之恕 中庸：「忠恕遠道不違，施諸而不顧，亦勿施於人。」

羅融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羅融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概：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不隨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夏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聞公捲衣髻欸，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焚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

公生而穎發，五歲卽篤志強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爲文不事鈎考，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嘗有意場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爲強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

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戶，卽不爲細家迫逐。先世積逋券如蠱，一日悉畀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土屨滿戶外，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願而去。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輟時直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之境，無以饑告。鄰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扶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

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不以利害爲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廚勿殺。凡登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爲公所知。嗚呼！真可謂有德人矣。

公之中身諸子各拔穎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救簿君曰：「汝爲廉吏，卽不辱吾子。」簿素修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

競秀，長幼五葉。人世樂事，畢起一門。

天之扶持吉凶悔吝，先定如響。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於此。

昔伊川^①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②「頭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爲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

公諱士友，字憲蕃，一字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③元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咸淳^④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二卷，諸家詩體十五卷。

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陵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配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澹煜、植、階、厓、畹，簿君也。再調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

卜以四年某月某日歸于順化鄉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予弟璧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

銘曰：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賈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①司馬公 謂司馬光也。

②蔡氏 胡蔡氏也。

③開慶 宋理宗年號。

④著龜 皆古卜具。此謂吉凶可以預先決定，如著與龜之卜也。

⑤伊川 程頤也。頤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

⑥安定 胡瑗也。瑗字翼之，學者稱安定先生。

⑦萬石君 漢石碣，其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景帝號爲萬石君。

⑧賈禹鈞 五代時人。嘗延名儒以教登士，禹鈞有五子，皆登科第。

劉定伯墓誌銘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南北崖，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爲言譚，名理盡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飄念不可忘。嗜弈，最入幽眇，兔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劍摧擊，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

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揚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臥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爲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

予前任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煙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蓋年五十三矣。乃孟夏二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旦，報曰：君疲厥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爲，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子爲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

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爲求贏。有錢輒不惜，雞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諾責。鄉人有爲芥蒂，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爲望，和氣薰淡，蒸然善鄰。一歲半爲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僕童廝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爲拘拘子子，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與仁興遜，鄉曲相傳爲盛門，非好德疇至是！

君始祖鄆，長沙人，爲吉州長史，家於西昌之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字

玉邦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

君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稿。君詩不為深苦，而清拔雄健，如其為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為之銘。

銘曰：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臧凶，匪繫其材。生也遂，死也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投轄 轄，車軸端之鐵鑄也。投轄，投去其轄，謂停車也。

○按喪禮 喪禮，古代視為重要之儀式。禮記中詳言其節目。今云「按喪禮」，謂按照喪禮也。

○緇黃 謂和尚道士也。以其服色而緇緇黃，宋儒黜老，佛不延接僧道，故云門內不入緇黃。

詩

玄潭觀和龔宰韻

晉代何曾谷此陵！○到今樓觀隱居亭。幻成鷗鷺乾坤闊，陶盡魚龍雲水腥。仙有神功參造化，人將故事入丹青。○我來欲去長橋孽，祠下徘徊夜乞靈。

○何曾谷此陵 按詩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後人謂世事變遷，輒謂陵谷改鑿。今云「何曾谷此陵」，是反用其意，謂

陵尙未變爲谷，即謂當代遺跡今猶存也。

◎丹青 謂圖畫也。

◎長橋孽 晉周處少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與南山之虎，長橋之蛟，並稱爲三害。處乃射虎，斬蛟，勵志爲善。此詩謂欲斬蛟龍而求神助也。

京城借永福寺添臺口占似王城山 名孟孫字長翁後太常丞

心如明鏡臺，此言出浮屠。◎後來發精義，并謂此臺無。◎此臺已是贅，何況形而器！圖釋正超然，點頭會意思。多謝城山翁，一語迎禪鋒。願我塵俗人，與物方溶溶。

◎浮屠 卽佛陀。此謂佛教也。

◎後來發精義…… 禪宗五祖，使衆弟子各爲一偈。其弟子神秀於壁廊上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知之，以衣鉢授惠能，是爲六祖。

題靜山

地得一以寧，◎凝然者卷石。◎隴巖及培塿，異形不異質。◎古之能定者，悟此爲一極。春榮秋以悴，一歲百態出。鳥鳴花落句，此意誰與詰。所以尼丘人，◎仁智不廢一。◎萬象此緯經，死灰彼何物。明

發此乎遊，參入觀水術。

◎寧 靜也，安也。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今詩本此意。

◎卷石 「卷」讀平聲。中廡：「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積與焉。」謂山由積累而後大也。

◎雌巖及塔壘…… 雌巖，山高貌。塔壘，小山也。此言大小異形，而實不異也。

◎尼丘人 尼丘，即尼山。尼丘人，謂孔子也。

◎仁智不廢一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不廢一，謂仁智二者不偏廢其一也。

◎觀水術 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註：瀾，水之湍急處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以喻道之有本也。

贈鏡湖相士

五月五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磔子大，安用鏡照二百里！

贈月州相士

月州月眼閱人多，且道西州事若何？朱紫貴人皆好命，不知中有孔明麼？

題黃岡寺次吳履齋韻 名潛丞相

長江幾千里，萬折必歸東。南浦驚新鴈，廬山隔晚風。人行荒樹外，秋在斷蕪中。何日洗兵馬，車書

四海同。

○車書四海同 冲齋：「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詩云云，指南北統一也。

用蕭敬夫韻

庭院芭蕉碎綠陰。高山一曲寄瑤琴。西風遊子萬山影，明月故鄉千里心。江上斷鴻隨我老，天涯芳草爲誰深！雪中若作梅花夢，約莫孤山人姓林。

○孤山人姓林 宋初林逋隱居西湖孤山，喜種梅花，自謂以梅爲妻，以鶴爲子。此以林逋比蕭敬夫也。

夜坐

○坐欲馳。
淡烟楓葉路，細雨蓼花時。宿鴈半江畫，寒蛩四壁詩。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遲。終有劍心在，聞雞

○聞雞 晉祖遜與劉琨同寢，聞雞鳴，促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衡州送胡端遠赴漕 盤觀齋 時八月十五日發兵討賊

楚觀簷花曉，舟人擊鼓東。蛟龍噴靈雨，鷗鷺展雄風。此客雲霄士，斯文造化工。捷來君飲此，我亦
凱元戎。

題楚觀樓

西風吹感慨，曉氣薄登臨。半壁楚雲立，一川湘雨深。乾坤橫笛影，江海倚樓心。遺恨飛鴻外，南來訪遠音。

暮客載酒舟中卽席序別

故人滿江海，遊子下瀟湘。夢載月千里，意行雲一方。櫓聲人語小，岸影客心長。總是浮萍迹，飛花莫近橋。

題鬱孤臺

城郭春聲闊，樓臺畫影遲。並天浮雪界，蓋海出雲旗。風雨十年夢，江湖萬里思。倚闌時北顧，空翠溼朝曦。

翠玉樓

昏鴉何處落！野渡少人行。黃葉聲在地，青山影入城。江湖行客夢，風雨故鄉情。試問南來信，梅花三兩莢。

塵外

半山風雨截江城。未脫人間總是塵。中夜起看衣上月，青天如水露華新。

雲端

半空天矯起層臺。傳送劉安車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闌平立看風雷。

○劉安車馬來。劉安，即淮南子。安好道術，相傳仙去。今詩云，謂雲如車馬，若劉安乘雲而來也。

送劉其發入蜀

秋風淒已寒，蜀道阻且長。虎狼伏原野，欲濟川無梁。官從何處來？云我之西方。蕭蕭驪驄鳴，熠熠蒞虛光。昔時榮華地，今爲爭戰場。將軍揚天戈，壯士發戎行。江南有羈馬，悠悠懷故鄉。駕言與子遊，雲天何茫茫！

○驪驄 良馬名。本作蕭爽，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蕭爽馬，子常欲之。」

○蒞虛 古劍名，歐冶所造。見吳越春秋。

題羅次說竹巖摘麤

游子西南來，出門道何悠！文章會有用，意氣輕身謀。紛紛食梁肉，藜藿當其憂。君看百川水，何處不東流！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上巳日，張元帥令李元帥過船，請作書招諭張少保投拜，遂與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書此詩遺之。李不能強，持詩以達張，但稱「好人好詩！」竟不能逼。

○汗青 謂歷史也。古以火炙竹簡，便有汗如汗，書事於其上，故謂之汗青。

懷趙清逸

匡海○真何地！驅來坐戰場。家人半分合，國事決存亡。一死不足道，百憂何可當。故人髻似戟，起舞爲君傷。

○匡海 今廣東新會縣南境，宋末臨安縣破，南遷至此。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嚮哭爲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殃，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

稽首併二州。正象掃地山河羞。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閭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嘗。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幸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鷓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離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匡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雨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釀酒人人喜。惟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

◎長平一坑四十萬……長平，戰國時趙邑。秦白起大敗趙師於此，坑降卒四十餘萬人。今借以喻宋、元之戰。

◎大風揚沙水不流……陝二年，與陸戰於陝水上，楚殺陝卒十餘萬人，皆入陝水，陝水爲之不流。值大風從西北起，揚沙石，陝王乃得遁去。今亦借以喻宋、元之戰。

◎不嗜殺人能一之 句見孟子。謂不嗜殺人者，方能統一天下也。

◎陽九 爲陰陽家語，謂厄運也。

◎白麻重宣不敢當 白麻，詔書也。本句天祥自謂奉詔抗元也。

又六噫

颺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⑥六噫 後漢梁鴻作歌，五句，每句末有「噫」字，名五噫歌。今仿其體而推廣之，爲「六噫」。

⑤春秋 孔子所作，褒善，貶惡，故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嘗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時用此意。

哭崖山

寶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洒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始悟人間萬法空。

④崖山 在今廣東新會縣南大海中。宋末，臨安既破，南遷至此，旋陸秀夫抱帝偶赴海而死，宋遂亡。

③吳兒 係指元人。

②漢氏 謂宋也。

南海

竭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颼風吹鬢華。一山還一水，無國亦國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有感

海闊龍深壑，山空鳥雜鳴。花隨春共去，雲與水俱行。壯士千年志，征夫萬里程。夜涼看星斗，何處是機槍！

張元帥謂予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予謂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

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張爲改容，因成一詩。

高人名若挽，烈士死如歸。智滅猶吞炭，商亡正採薇。豈因徵後福，其肯蹈危攔。萬古春秋義，

悠悠雙淚揮。

◎吞炭 陳涉，戰國時晉人，亦智伯。趙襄子與韓、魏滅智伯，隱讓吞炭爲啞，爲智伯報仇。

◎採薇 周武王滅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採薇於西山而食之，卒餓死。

◎春秋義 謂春秋所明之大義也。

登樓

第三集 文信國公

茫茫地老與天荒。如此男兒鐵石腸。七十日來浮海道，三千里外望家鄉。高鴻尚覺心期闊，塞馬何堪腳跡長。獨自登樓時拄頰，山川在眼淚浪浪。

海上

天邊青鳥逝，海上白鷗馴。王濟非癡叔，陶潛豈醉人。得當須報國，可隱即逃秦。身事蓋棺定，挑燈看劍頻。

◎王濟非癡叔 王濟，宋太廟時人。父紹，開寶中知秀州，盜起，殺之。將井青濟。濟撫棺號慟，盜感而舍之。濟猶父嘗匿山谷間，得脫，讓軍帥陳討賊之計。今詩謂濟之行爲似癡而實非癡也。

◎陶潛非醉人 陶潛，字淵明。爲晉大臣陶侃之後。劉裕篡晉，爲宋，潛託酒自隱。今詩云云，謂陶潛非真醉人也。

◎逃秦 謂避秦也。陶淵明《桃花源記》謂源中人保避秦亂而往者。

◎蓋棺定 語云：「蓋棺定論。」謂人死則是非定也。謂未死或有變節者，須至死則是非始定。

戰場

三年海嶠擁貔貅，一日蹉跎白盡頭。嶽下雌雄羞故老，長安咫尺泣孤囚。魚龍沸海地爲泣，煙雨滿山天也愁。萬死小臣無足憾，蕩陰誰共待中遊。

○按下雌雄蓋故老。項羽敗於垓下，謂蓋見江東父老，遂自刎。雌雄，謂勝敗也。

○鴻陰雖共侍中遊。稽紹，晉惠帝時爲侍中，永興初，河間王頴都成王穎舉兵，紹從帝戰於沙陰，左右皆逃，紹獨以身衛帝，死於帝側。血濺帝衣，事平，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也。」

感傷

地維傾渤海，天柱折崑崙。清夜爲揮淚，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高廟神靈在，乾坤付不言。

○蘇子節。漢蘇武使匈奴，匈奴留之十九年，武猶持漢節。

○翟公門。翟公，漢下邳人。文帝時，爲廷尉，賓客盈門。及罷，門庭寂寞。後復任廷尉，賓客又欲往。翟公大啓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寄惠州弟

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鴈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葬骨知無地，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猶子是吾兒。天祥子因亂散失，以其弟壁之子壓爲子，故云。

出廣州第一宿

越王臺上路，○搔首歎萍蹤。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風。鼓聲殘雨後，塔影暮林中。一樣連營火，山同河不同。

○越王臺 在廣州越秀山上。漢南越王趙佗所築。

英德道中

海近山如沃，林深屋半蕪。乾坤正風雨，軒冕總泥塗。自歎鵝肩薄，誰憐鶴影孤！少年狂不醒，夜夜夢伊吾。

晚渡

青山圍萬壘，流落此何邦！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汲澗供茗椀，編竹當蓬窗。一井沙頭月，羈鴻共影雙。

珊瑚吟

南方有珍禽，鳴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瑤脂。燕趙佳公子，籠檻以自隨。童子重丁寧，飲食必以時。將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待之豈少恩！不免加繫維。珊瑚真珊瑚，碎琢良自悲。中原寒氣深，風

士非所宜。

呈中齋

風雨羊腸道，飄零萬死身。牛兒朝共載，木客夜爲鄰。
庚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悠悠看晚渡，誰是濟川人！

○庚子江南夢 陝，梁元帝時出使北周，被留，不得歸。終心不忘江南，嘗作小園，以見志，今詩云云，天祥以懷信自比也。

○蘇郎海上貧 蘇武，漢武帝時使匈奴，匈奴留之北海上，十九年，始放歸。

竹間

倦來聊歇馬，隨分此青山。流水竹千箇，清風沙一灣。
乾坤醒醉裏，身世有無間。客路真希絕，浮生半日閒。

越王臺

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臺。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迴。
煙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舊家歌舞此銜盃。

○楚囚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籀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後人因謂被拘繫者曰楚囚。

自歎

海關南風慢，天昏北斗斜。孤臣傷失國，遊子歎無家。官飯身如寄，征衣鬢欲華。越王臺上望，家國在天涯。

虎頭山

早不逃秦帝，終然陷楚囚。故園春草夢，舊國夕陽愁。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休。虎頭山下路，揮淚憶虔州。

○逃秦帝

魯仲連，戰國時齊人。喜爲人排難解紛。嘗遊於趙，秦攻趙，魏使新垣衍請尊秦爲帝。仲連仗義不許。秦兵爲之卻。

後齊王欲聘仲連，仲連逃於海上。今詩云云，天祥自謂早未學仲連之高蹈遠引也。

贛州

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

南安軍

梅花南北路，風雨溼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餓死真吾志，夢

中行探薇。

◎城郭一時非 傳既，丁令威仙去，後化鶴歸來，作人言云：「城郭如故，而人民非。」見搜神後記。今云「城郭一時非」更
述一層。

黃金市

閉蓬◎絕粒始南州。我過青山欲首丘。巡、遠◎應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粱謀！人間早見黃金市，
天上猶遲白玉樓。◎先子神遊今二紀，夢中揮淚濺松楸。

◎閉蓬 猶云閉門。蓬，蓬門也。

◎巡遠 巡，戒巡，許遠也。唐天寶時，安祿山之亂，巡守陲陽，不屈而死。

◎白玉樓 唐李賀工詩，早卒。臨死，見緋衣人手持一板，書云：「上帝遣白玉樓成，召君作詔。」遂卒。

秦和

書生曾擁碧油幢。恥與羣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
難忘父母邦。惟有鄉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蓬窗。

蒼然亭

風打船頭繫夕陽。亭前老子舊胡床。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忠節風流落塵土，英雄遺恨滿滄浪。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

○青牛過去關山動。此用老子騎牛出關事。老子見關衰，乃出關去。今以關衰比宋亡也。

別里中故友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尊。故人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發吉州

己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囚立。山河顛倒紛雨泣，己亥七夕此何夕？煌煌斗牛劍光溼，戈鋌
擘雲雷電擊。三百餘年火爲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網解紐地維折。妾婦偷生自爲賊。英雄扼腕怒鬚
赤。貫日血忠死窮北。首陽風流落南國。正氣未亡人未息。青原○萬丈光赫赫。大江東去日夜白。

○青原 山名，在臨江府，爲天祥故鄉附近名山。

臨江軍

江岸今多囓，城居昔屢焚。市人半僮父，豎子亦將軍。蛟哭金洲雨，猿啼玉觀雲。周郎墳土上，回首

淚成痕。

予始至南安，卽絕粒，爲告祖禰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予以心事白諸幽明，卽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予且行忍死以待，垂至豐城，忽有見孫禮於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爲之痛哭流涕。暮始見主者取孫禮還舟。明早，遂送之豐城縣，縱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予至是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誰知之者！蓋少須臾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昔讀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亦不聞有它。乃知饑踏西山，非一朝之積也。予常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曉其何如，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劉榮。楚囚之況，宜哉。

隆興府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山但覺日初陰。誰憐龜鶴千年語，空負鯢鵬萬里心。無限故人籬雨外，夜深如有廣陵音。

○廣陵音 卽廣陵散，琴曲名。晉稽康善彈此曲，臨死曰：「廣陵散從茲絕矣。」

湖口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蘆林外，買魚茅舍旁。南人撐快漿，北客坐危檣。江水交岷水，東流日夜長。

○岷水 源出四川岷山，與長江上游併合。此詩係因湖口而言江源也。

安慶府

風雨宣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梟獍蕃遺育，鱣鯨蝥怒鱗。泊船休上岸，不忍見遺民。

池州

五老湖光遠，九華山色昏。南冠前進士，北部故將軍。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村。匆匆十年夢，故國黯銷魂。

○五老 謂廬山五老峯，謂鄱陽湖。

○九華山 在今安徽省境，長江南岸。

○南冠 用鍾儀事。詳見王彥詩註。

魯港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床搖。國體真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燕山恨，西風捲怒潮。

采石

不上峨眉二十歲，重來爲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闊處平如驛，況此介然衣帶窄。欲從謫仙捉月去，安得然犀照神物！

采石 采石磯，在南京上游，長江南岸，牛渚山下，突入江中。三國時，孫權攻劉繇於此，後孫權使周瑜屯兵於此，歷代爲江南重鎮。

峨眉 山名，在四川。此謂長江最上游之山也。

虞允文 南宋人，曾大敗金人於采石。

樊若水 樊知古，字若水。宋初劉筭平南唐，官江南驛運使。

謫仙捉月去 謫仙，謂李白也。相傳李白月夜泛舟采石，醉後從江中捉月，因而溺死。

然犀照神物 牛渚山下，水深不可測。相傳其中多怪物，然犀角照之，可見。晉溫嶠至牛渚，燃犀照之，見水族覆火，奇形怪狀。

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健兒徒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青溪月，偏於客有情。

○臺城 在南京玄武湖側，本吳後苑城，晉時修之，宋齊梁陳間因以爲宮。

○青溪 水名，南北朝時爲近都要地。

金陵驛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鶯帶血歸。

萬里金甌失壯圖，衰衣顛倒落泥塗。空流杜宇聲中血，半脫驪龍頰下鬚。○老去秋風吹我惡，夢

回寒月照人孤。千年成敗俱塵土，消得人間說丈夫。

○啼鶯 謂杜鵑也。相傳古蜀帝死，其魂化爲鳥，曰杜宇，亦曰杜鵑，苦鳴，至口出血而止。

○半脫驪龍頰下鬚 相傳黃帝乘龍仙去，羣臣攀龍鬚，鬚爲之脫。今詩云，借以指宋帝也。

早秋

隻影飄零天一涯。千秋搖落欲何之！朝看帶緩方嫌瘦，夜怯衾單始覺衰。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六朝無限江山在，搔首斜陽獨立時。

睡起

堂堂孤影起聞雞。風起高樓鼓角悲。江海無情遊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平生管鮑成何事！千古夷齊在一時。坐久日斜庭木落，浮雲滅沒漏朝曦。

○管鮑

管，謂管仲；鮑，謂鮑叔。二人友誼，不以貧富貴賤而改易。今詩云云，係借以指朋友而言。

中秋

不教收骨瘴江邊，驅向湖沙着去鞭。舊在宮袍空獨步，新滄官飯飽孤眠。客程恰與秋天半，人影何如月倍圓！猶是江南佳麗地，徘徊把酒看蒼天。

和中齋韻 適吉作

功業飄零五丈原，○如今局促傍誰轅！ 俛眉北去明妃淚，○啼血南飛望帝魂。 骨肉凋殘唯我在，形容變盡只聲存。江流千古英雄恨，蘭作行舟柳作樊。

見說黃沙接五原，飄零隻影向南轅。江山有恨銷人骨，風雨無情斷客魂。淚似空花千點落，鬢如

碩果數根存。肉飛不起真堪歎，江水爲籠海作樊。

◎五丈原 蜀漢諸葛亮征魏也五丈原卒於軍中。

◎明妃 昭君也。今詩云云，係以昭君比南宋后妃宮女之發元人略去者。

◎望帝 即蜀帝也。參看金陵驛詩註。

懷中甫 時中甫以病留金陵天慶觀

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風雨連兵幕，泥塗滿客衣。人間龍虎變，天外燕鴻違。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發建康 八月二十四日

賞心亭下路，拍手唱吾歌。樓外梁時塔，○城中秦氏河。江山如夢耳，天地奈愁何！回首青溪曲，長江一鴈過。

◎梁時塔 謂梁代所建塔。

◎秦氏河 謂秦淮河。

江行有感 二十五日

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溼，○洞庭秋水波。○窮愁空突兀，○暗淚自滂沱，○莫恨吾生誤，○江東才俊多。

○蒲萄肥汗馬 按，蒲萄爲漢代張騫使西域時所得外國種。馬亦以產西域者爲佳，今詩云云，係借用其事。大意謂：外族侵略中國，其動植物亦因之而輸入也。

○荆棘冷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遺意，知世將大亂，指洛陽宮門外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今詩云云，借以此宋故宮之荒廢也。

○巫峽朝雲溼 巫峽即巫山，在今湖北、四川交界處。巫山十二峯，多雲雨。今詩云云，係泛言長江上游山水。

○洞庭秋水波 洞庭謂洞庭湖也。楚辭有云：「洞庭波兮木葉下。」今詩云云，亦泛言長江上游山水。

眞州驛 二十七日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于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望揚州

阮籍臨廣武，○杜甫登吹臺。○高情發慷慨，前入後人哀。江左遼陽運，銅駝化飛灰。二十四橋月，楚囚今日來。

○阮籍臨廣武 廣武，山名。在今河南。楚漢嘗相持於此。阮籍，三國時人。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歌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見三國志王粲傳註。

○吹竽 在今河南開封。世謂管與李白、高適登吹竽，慷慨懷古。見新唐書本傳。

○二十四橋月 揚州有二十四橋。或謂橋名，或謂二十四條橋。

雜揚驛

三年別淮水，一夕宿揚州。南極山川古，北風江海秋。昭君愁出塞，王粲怕登樓。○千載英雄淚，如今況楚囚。

○王粲 三國時人。有登樓賦。

過邵伯鎮 二十八日

今朝車馬地，昔日戰爭場。我有揚州鶴，○誰存邵伯棠！○一灣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揚州鶴 揚州自隋唐以來，為繁華地。俗語云：「騎鶴上揚州。」

○邵伯棠 周初人民思召伯遺愛，而不忍伐其所植之棠。今詩云云，因邵伯鎮而言本地典故也。

高郵懷舊二十九日

借問曾遊處，高沙第幾山？潛行應擺道，直上虎當關。一命虛空裏，三年瞬息間。自憐今死晚，何復望生還！

淮安軍 九月一日

望何窮！楚州城外，白楊吹悲風。纍纍死人塚，死向鋒鏑中。豈無匹婦冤，定無萬夫雄。中原在其北，登城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登淮安 九月二日

九月初二日，車馬發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寬！煙火無一家，荒草清漫漫。恍如泛滄海，身坐玻璃盤。時時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戍江南，當軍身屬官。北人適吳楚，所憂地少寒。江南有遊子，風

雪上燕山。

小清江 初三日

乍見驚胡婦，相嗟遇楚兵。北來鴻鴈密，南去駱駝輕。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明朝五十里，錯做

武陵行。

○明朝五十里……意謂明日將至桃源縣，然此係別一桃源，非武陵漁父所至之桃源，幾乎錯認也。

桃源道中 初四日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隔溪胡騎過，傍草野雞飛。風露吹青笠，塵沙薄素衣。吾家白雲下，都伴

北人歸。

桃源縣

清野百年久，中原千里餘。火煙新聚落，山水舊生涯。種麥十數畝，誅茅千百家。我來行正倦，何處

覓桃花！

崔驕驛

萬里中原役，北風天正涼。黃沙漫道路，蒼耳滿衣裳。野闌人聲小，日斜駒影長。解鞍身似夢，遊

子意茫茫。

○蒼耳 指衣上因汗垢而生之微菌。

發崔嵬 初五日

高鴈空秋興，寒蜃破曉眠。淡煙白似海，野水碧於天。與廢嗟何及！行藏信自然。南人乍騎馬，北客半乘船。○

○南人乍騎馬……南人慣乘船，北人慣騎馬。今詩云云，謂南人北去，北人南來，乘船，騎馬，均非所業習也。

發宿遷縣

夜夢入星槎，曉行隨斗柄。衣暖露自乾，髮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白眼睨青天，我生不有命。

中原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桑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引弓虛射鴈，失馬爲尋羊。見說今年旱，青青麥又秧。

戲馬臺

第三集 文信閣公

九月初九日，客遊戲馬臺。○黃花弄朝露，古人化飛埃。今人哀後人，後人復今哀。世事那可及！淚落茱萸杯。○

○戲馬臺

江陰蘭山縣有戲馬臺。晉裴、陸、中、劉、裕曾大會賓客於此。本詩所言戲馬臺係指此處。他處尚有戲馬臺，今不贅。

○茱萸杯

茱萸，木名，其子可食，味辛辣。古俗於重陽登高，飲菊花酒，作茱萸會。《續齊諧記》謂：「以蓬、蓂、艾、黃、繫、臂。」杜詩：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今詩云：係本杜詩。

設彭城

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臺，野花發蕙蕤。草埋范增塚，雲見樊噲旗。○時節正如此，道路將何之！我愛陶淵明，甲子題新詩。白衣送酒來，把菊臥東籬。○

○范增

項羽謀士。

○樊噲

漢高帝將，今詩云：謂雲如當年樊噲之旗也。此言范增、樊噲，皆係魯甲本地人物。

○我愛陶淵明……

淵明九日無酒，至籬邊，慨望久之，見白衣人送酒至，乃王弘送酒使也。又淵明於晉亡後，作詩但題甲

子，不用宋紀元。

沛歌 山東臨山沛縣初十日

秦世失其鹿，豐沛發龍顏。王侯與將相，不出徐濟間。當時數公起，四海王氣閒。至今尙想見，虹光照人寰。我來千載下，弔古淚如潸。白雲落荒草，隱隱芒碭山。黃河天下雄，南去不復還。乃知盈虛故，天道如循環。廡王舊封地，今日殺函關。

秦世失其鹿 謂秦失天下，如失其鹿，而諸人爭逐之也。

豐沛發龍顏 豐沛在今江蘇省北部，爲漢高帝根據地。龍顏，指漢高帝。

芒碭山 在今江蘇碭山縣東，漢高帝徵時，嘗匿居芒碭山中。

廡王舊封地 按，漢文帝所封諸侯，有廡江王。

殺函關 殺，謂殺山；函，謂函谷關；爲戰國時秦國要地。今詩云云，意謂昔廡王所封之地，今已變爲邊疆要地也。

發魚臺 十二日

晨炊發魚臺，碎雨飛擊回。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變。疑是江南山，煙霧昏不見。豈知此中原，今古經百戰。英雄化爲土，飛霧洒郊甸。天寒日欲短，游子淚如霰。

自歎

瑟瑟秋風悲，烈烈寒氣驕。蒲柳先已零，松柏何後凋。天意重肅殺，造物無不銷。強弱有異稟，憂患

同一郭。惟有南山石，千載一嵒峽。○人若不自足，空羨王子喬。○

○嵒峽 山高貌。曹植詩：「嵒峽之高岑。」

○王子喬 古仙人名。

發潭口 十三日

吹面北風來，拂髮堅冰至。軒冕委道途，袞繡易髭髻。百年雜醜好，始嗣四方志。浩歌激浮雲，亭
復攬。羲馭○幾曾停，誰當掃幽翳！

○羲馭 羲，爲古之造曆者，又相傳爲日神。馭，謂馭馭日而行也。

汶陽道中 東平路汶陽縣十四日

積雨不肯霽，行陸如涉川。青氈覆我後，白氈覆我前。我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被面，代我
泣涕漣。鴻鴈紛南翔，遊子北入燕。平楚渺四極，雪風迷遠天。昔聞濟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
地，弔古愴蒼煙。男兒欲了事，長虹射寒泉。

○濟上軍 按，戰國策：燕攻齊，下七十餘城，齊田單反攻，破燕。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不敢歸，遂保守聊城。田單
攻之，燕餘不下。管仲選作書遺燕將，有「存濟北」之語，謂齊必欲存濟北也。濟北，史記索隱謂，即聊城地。今詩云「濟上

軍，一疑指此事，即謂據颯城之燕軍也。

◎汝陽田 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爲相，爭回齊所佔汝陽之田。

汝陽館

去歲營船隄，今朝館汝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槐秋雨暗，孤影照淋浪。

自汝陽至鄆十五日

渺渺中原道，勞生歎百非。風雨吹打人，泥濘飛上衣。目力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

來平館

憔悴江南客，蕭條古鄆州。雨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萬里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丘。

◎劉豫 北宋靖康之變，徽、欽二帝被執北去，金人立劉豫於河南，僞號爲齊，係用漢人制漢人之策。

葬無主墓碑

第三集 文信國公

風雨中，見道旁一碑，題云：葬無主墓之記。乃大定戊申所立。雨衣淋漓，字畫漫滅，惜不得下馬讀之。

路逢一石碑，亭亭傲風雨。停驂髮髯看，云是無主墓。末書戊申歲，屈指九十秋。是時龍渡江，甲子恍一周。借問葬者誰？承平百世祖。亦有周餘民，戰骨委黃土。太祖下江南，誓不戮一人。神孫再立國，天以報至仁。大河流血舟，屠毒誰之罪！渣關忽不守，泉皇依汴，際蟪蛄知捕蟬，不知黃雀來。○今古有興廢，重爲生人哀。

○蟪蛄知捕蟬…… 蟪蛄捕蟬，不知黃雀在其後。嗟佳人者不知其已之亦將爲人侵也。見莊守。

石三峯爲示十字云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爲足六句

雲低昏海日，風急拂江濤。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執綺汗塵土，珠玉委蓬蒿。若作淒然賦，吾將僕命慙。○

○僕命慙 慙，謂慙。僕命慙，謂視慙慙如奴僕也。

早起

曉日半窗紅，隣雞振翼雄。餘子貪慵睡，佳人理髮蓬。末忘塵俗慮，那免是非攻！前山渾不見，籠翠

霧煙中。

發東阿 十七日

車原深處所，時或見人煙。秋雨桑麻地，夏風桃李天。貪程頻問堠，快馬緩加鞭。多少飛檣過，噫吁是北船。

宿高唐州 博州

早發東阿縣，暮宿高唐州。哲人遠幾微，志士懷隱憂。山河已歷歷，天地空悠悠。孤館一夜宿，北風吹白頭。

發陵州

中原似滄海，萬頃與雲連。大明朝東出，皎月正在天。遠樹亂如點，桑麻鬱蒼煙。一鴈入高空，千鴉落平田。我行天地中，如蟻磨上旋。雨痕留故衣，霜氣襲重氈。健馬嘶北風，潛魚樂深淵。噫哉南方人，回首空自憐。

趙太祖 墓 在保州

我行保州墓，御河直其東。山川如有靈，佳氣何鬱葱。願我巾車囚，厲氣轉秋蓬。瓣香欲往拜，惆悵

隨長空。

○趙太祖 趙太祖，即宋太祖趙匡胤。

樓桑 故宅近縣三十里。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玄德○已千年，青煙遠故宅。道旁為揮淚，徘徊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

○樓桑 為劉備故里。

○玄德 劉備字玄德。

○臥龍 謂諸葛亮。亮在南陽時，人稱之為臥龍先生。

○抱膝 隆中抱膝為梁父吟。

冢鹿

我瞻冢鹿野，古來戰蚩尤。○軒轅○此立極，玉帛朝諸侯。歷歷關河鴈，隨風鳴塞秋。邇來三千年，王氣行幽州。

○蚩尤 古蠻人酋長。廣帝嘗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軒轅 卽黃帝。

過梁門

一一甌金○在，雙雙鎖鑰壁○全。土花開舊國，風絮渡江船。南北分新統，江淮號極邊。○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啼鵑。

○甌金 按，梁武帝嘗言：「我國家猶若金甌，一無傷缺。」後人多以「金甌無缺」喻疆土完整。今詩云云，係本梁武帝語，追寫北宋時情形。

○鍾壁 按，梁末趙壁，隨使閩相如奉壁至秦，相如力爭，欲以壁歸柱，願以身殉壁，後卒以完壁還趙。後人謂物歸原主，多引用此事。今詩謂「鍾壁」，「鍾」通「整」，猶云「完壁」。亦追溯北宋時河山未破碎。

○南北分新統…… 謂宋南渡而南北始分也。「江、淮號極邊」，謂江、淮本中原地，至南宋時，竟成爲邊疆矣。

懷孔明

斜谷○事不濟，將軍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斜谷 爲陝西終南山之谷。三國時，諸葛亮伐魏，嘗欲取道出斜谷，後亮卒於五丈原，事竟不成。

◎涼賊漢，謂蜀，既謂魏。齊出師表，有「賊不兩立」之語。

◎操操，曹操也。司馬懿也。大意謂：世俗無識，只以成敗論人，如此，則曹操、司馬懿乃英雄也。

過雪橋琉璃橋

小橋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馬蹄。遊子衣裳如鐵冷，殘星荒店野雞啼。一作亂雞啼

和夷齊西山歌◎

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後二千餘年，某人乃倚歌而和之曰：

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戎有中國兮，人類非矣。明王不與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

其矣！吾衰矣，

又從而歌之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爲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風不至兮，德之衰矣。

◎西山歌：周武王滅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採薇於西山（即首陽山），餓將死，而作歌曰：「登彼西山兮」云云。今天詳

以夷、齊自比，故亦和作此歌。

◎小雅 詩經中之一部份稱爲雅，雅又分大雅、小雅。

十二月二十日作

家國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許遠○死何晚！李陵○生自羞。南來冠不改，吾且任吾囚。

◎許遠 唐天寶時安祿山之亂，張巡、許遠守睢陽，力盡不屈而死。同時死者多人，而許遠死爲較晚。故今詩云云。

◎李陵 李陵子漢武帝時擊匈奴，兵少戰敗而降。

二十四日 俗云小年夜

壯心負光岳，病質落幽燕。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歲時有如水，風俗不同天。家廟荒苔溜，誰人燒紙錢！

立春 己卯十二月二十六日

無限斜陽故國愁。朔風吹馬上幽州。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烈士喪元○端不惜，達人知命復何憂。祇應四十三年死，兩度無端見土牛。

◎喪元 元，首也。喪元，謂喪首，即殺身也。

第三集 文信國公

六七

己卯歲除

歲除破衣裳，夜半刺針縫。游子長夜思，佳人不可見。草枯稚驢吼，燈暗饑鼠現。深室閉星斗，輕裘臥風箴。大化忽流幹，浩劫蕩回轉。冠屨失其位，侯王化畸賤。弓戈叱奇字，刀鋸摧頰弁。至性詎可遷，微軀不足戀。真人坐沖漠，死生一乘傳。日月行萬古，神光索九縣。

元日 庚辰歲

鐵馬風塵暗，金龍日月新。衣冠懷故國，鼓角泣離人。自分流年晚，不妨吾道春。方來有千載，兒女枉悲辛。

正月十三日

去年今日遁匡山。望見龍舟咫尺間。海上樓臺俄已變，河陽車馬不須還。可憐瓶乳。煙橫塞，空想鵲啼月掩關。人世流光忽如此，東風吹雪鬢毛斑。

○瓶乳 漢張武夜陶叔，陶叔留之，上使牧瓶羊，云：瓶羊生子，乃得歸。瓶羊，牡羊也。牡羊不能生子，陶叔故設此言以疑之。

先太師忌日

太師忌汗漫，二紀似跳丸。○弟妹俱成立，家鄉忍破殘。衣冠晨月暗，墳墓夜風寒。萬里逢先忌，無

言把淚彈。

○路九 喻日月運行之速，如丸之跳也。

遣興

一落巔崖不自由。春風相對說牢愁。稚驢黑月光中吼，餓鼠青燈影下遊。豈料乾坤成瓊餼，始知身世是虛舟。遙憐海上今塵土，前代風流不肯休。

夜起

夢破東窗月半明。此身雖在只堪驚。一春花裏離人淚，萬里燈前故國情。龍去想應回海島，鴈飛猶未出江城。客愁多似西山雨，一任蕭條白髮生。

見艾有感

過眼驚初夏，回頭憶晚春。已憐花結子，又見艾爲人。○故國丹心老，中原白髮新。靈修那解化，清夢楚江濱。

○艾爲人 古俗，五月五日，繡艾爲人，云可辟邪。

自歎

第三集 文信國公

綠槐雲影弄黃昏。月照牢愁半掩門。一片心如千片碎，十分鬚有二分存。沙邊黃鶴長回首，江上杜鵑空斷魂。豈子溷人漫不省，紅纓白馬意軒軒。

有感

丁丑歲八月十七日，家人陷。今恰三周。而予在行既十閱月矣。有感而賦。

平生心事付悠悠。風雨燕南老楚囚。故舊相思空萬里，妻孥不見滿三秋。絕憐諸葛隆中意，○贏得子長天下遊。○一死皎然無復恨，忠魂多少暗荒丘。

○諸葛隆中意 諸葛亮初躬耕隆中，即負大志，以管、樂自命。

○子長天下遊 司馬遷字子長，嘗周覽名山，大川，其文益奇。

感懷

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予以楚囚發金陵，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權猶狂。今爲庚辰中秋後九日。感懷四十字。

去歲趨燕路，今晨發楚津。浪名千里客，剩作一年人。鏡裏秋容別，燈前暮影親。魯連疑未死，聊用託芳塵。

哭母大祥

九月七日先母夫人大祥之辰，某爲子不孝，南望嗚咽，爲哀章一首。

前年惠州哭母斂，去年邳州哭母葬。今年飄泊在何處？燕山獄裏菊花時。哀黃花如昨日，兩度星周俄箭疾。人間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祇今誰人守墳墓？零落燈鄉一堆土。大兒狼狽勿復道，下有二男并二女。一兒一女亦在燕，佛廬設供捐金錢。一兒一女家下祭，病脫麻衣日晏眠。夜來我夢歸故國，忽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鷄叫淚滿床，化爲清血衣裳溼。當年蔡緯意謂何！親曾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夫人開國分齊魏，生榮死哀送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兄骨，狐死猶應正首丘。

○狐死猶應正首丘 喻人死歸葬故鄉也。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註：「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向此丘。」後人謂反葬故鄉爲歸正首丘。

重陽 庚辰

飄零萬里若爲家，一夜西風吹鬢華。祇有新詩題甲子，更無故舊對黃花。
江南秋色滿梧桐，回首青山萬事空。怕見鏡中新白髮，長將破帽裹西風。

風捲車塵弄曉寒，天涯流落寸心丹，去年醉與茱萸別，不把今年作健看。

己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再忽復周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去冬陽月朔，吾始至幽，燕浩劫真千載，浮生又一年。天南照天北，山後接山前。夢裏乾坤老，孤臣

雪咽涎。

○雪咽涎 蘇武使匈奴，匈奴留之北海上，絕食，武以雪和糞而咽之。

己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十有六旬感興一首

石晉○舊燕，趙鍾儀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風雨一年周。過鴈催人老，寒花送客愁。捲簾雲滿坐，抱

膝意悠悠。

○石晉 謂五代時晉也。石敬瑭據燕趙地，國號爲晉，故今詩云石晉。

冬至

書空今日事，夢破曉鳴鐘。家禍三生劫，年愁兩度冬。江山乏小草，○霜雪見孤松。○春色蒙泉裏，

烟蕪幾萬重。

○江山乏小草 按，遺志（藥名）之苗曰小草。注：臨安初不欲出山，後就植溫之聘，適有魏植溫遺志者，臨問安何以一物

二稱時部陸在盛答曰：「此甚曷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蓋張安也。今謂「江山之小草」，歎當時人物無張安其人也。

○孤松 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本句暗用此意。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于今二周年矣感懷八句

橫磨十萬 坐無謀，回首蹉跎海上州。大傳祇圖和藥了，將軍便謂斫頭休。乾坤顛倒真千劫，身世留連復一周。一死到今如送佛，空懸淡月夜悠悠。

○橫磨十萬 橫磨，猶言劍也。五代史：「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

得兒女消息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典午身。骸骨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癡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孔明已負金刀志 金刀，謂劍也，俗語拆「劉」字爲「卯金刀」三字。今言「金刀」，省文也。「已負金刀志」，謂已負

興復漢室之志。

○元亮猶憐典午身 陶潛字元亮，「典午」，謂晉也。晉姓司馬，午屬馬，故稱晉爲「典午」。元亮於晉亡後，作詩只書甲子，

不用宋紀年，故今詩云。

除夕 庚辰

門掩千山黑，孤燈伴不眠。故鄉在何處，今夕是窮年。住世真無係，爲囚已自然。勞勞空歲月，得死似登仙。

歲暮難爲客，天涯況是因。乾坤還許大，歲月忽如流。夢過元無夢，愛多更不愛。屠蘇兒女態，肯作百年謀！

○屠蘇 酒名。古俗，元旦飲屠蘇酒，以辟不正之氣。按屠蘇爲草名，屠蘇酒係因屠蘇草而得名。

初六日卽事

車馬燕山關，誰家早管絃！開門忽見雪，擁被不知年。篋破書猶在，爐殘火復然。偷桃昨日事，回首哭堯天。

人日

今年是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佔畢。○獨坐守大玄，○一笑發狂疾。悠悠王正意，哀涕感麟筆。○

○蛇年 謂是歲屬蛇也。元人習慣，以十二屬紀年，如「兔兒年」「虎兒年」之類。

○佔畢 禮記：「今之教者，時其佔畢。」註：「佔，視也。畢，簡也。但吟詠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道其蘊奧也。」此處佔畢，猶言腐

借。

○玄 黑也。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今用其意。

○悠悠王正意…… 王正，謂春秋年月書法也。麟筆，謂春秋至獲麟絕筆也。春秋於紀事之中，實喪貶之意，天祥北行後之

時，多紀事之作，亦師法春秋隱微褒貶。

先太師忌日 五月二十八日

萬里先人忌，呼號痛不天。遺孤餘二紀，曠祀忽三年。永恨丘園隔，遙憐弟妹圓。義方○如昨日，地下想欣然。

○義方 法傳：「臣聞受子教之以義方。」按，義方，謂其標準能合乎義也。

上巳

予自丙子上巳日，真州屏之城門外，于今憂患通六年。俯仰時節，爲之慨然。

昔自長淮樹去帆。今從燕、薊眺東南。泥沙一命九分九，風雨六年三月三。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

遊子竟何堪！便從餓死傷遲暮，面對西山已發慚。

寒食

予不登丘，隔拜清明寒食，八年矣。癸酉，湖南，甲戌，乙亥，章貢，丙子，淮東，丁丑，梅州，戊寅，麗江浦，庚辰，燕山獄中，今辛巳，猶未得死。和上已韻寫懷。

苦海周遭斷去帆，東風吹淚向南。龍蛇澤裏清明五，燕雀籠中寒食三。撲面風沙驚我在，滿襟霜露痛誰堪！何當歸骨先人墓，千古不為丘首慚。

覽鏡見鬚髯消落為之流涕

萬里飄零等一毫，滿前風景恨滔滔。淚如杜宇喉中血，鬚似蘇郎節上旄。今日形骸遲一死，向來事業竟徒勞。青山是我安魂處，清夢時時賦「大刀」。

○蘇郎節上旄 蘇郎，蘇武也。武使匈奴，匈奴留之十九年，武猶持漢節，節上旄落盡。

○大刀 按大刀二字為隱語。古詩：「何當大刀頭！」按，大刀頭上有髮，「髮」一「還」同音，故云「大刀頭」，即謂還也。今

更省「頭」字，但云「大刀」，仍即「還」字之意，謂「清夢何時還鄉」也。

自歎

門掩牢愁白日過。不應老子坐婆娑。雖生得似無生好，欲死其如不死何！王闓○高風真可挹，魯
連大節豈容磨！東流不盡銅駝恨，四海悠悠總一波。

○王闓 戰國時齊國畫邑人。樂毅初破齊，田增賢，令軍環畫邑三十里，無人。備禮聘田。田謝不往。燕人劫之，遂自殺。「闓」
又作「戮」。

端午初度

死所初何怨，生朝只自知。頗懷常杖意，忍誦蓼莪詩！○浮世百年夢，高人千載期。楚囚一杯水，勝
似九霞卮。

向來松下鶴，今日傍誰門！夢見瑤池沸，愁看玉壘昏。所思多死別，焉用獨生存！可惜萋蒲老，風煙
滿故園。

○萋莪 詩經篇名。爲孝子追念父母之作。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語。晉王褒說詩至此，輒爲之流涕。其門人爲歷變
撰之篇。今詩云，暗用萋事。

端午卽事

五月五日午，贈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丹心照夙昔，鬢髮日已改。我欲從靈均，三湘

隔遊海。

○我欲從鸞均……鸞均，風原字也。風原本遊國王，遭讒，被放於閩，沉間，自沈而死。「三湘隔遊海，」天祥自謂在燕，與三湘遠隔，雖欲從之而不可得也。

感傷

家國傷冰泮，○妻孥歎陸沉。半生遭萬劫，一落下千尋。各任爾曹命，那知吾輩心。人誰無骨肉，恨與海俱深。

○冰泮 謂國家崩潰，如冰之解也。

○陸沉 不水而沉。喻風破家亡也。

重陽

萬里飄零兩鬢蓬。故鄉秋色老梧桐。鴈棲新月江湖滿，燕別斜陽巷陌空。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乾坤遺恨知多少，前日龍山○如夢中。

○龍山 孟嘉，晉江夏人。爲桓溫參軍。九日，宴集龍山，風吹帽落，嘉不覺。溫命孫盛爲文嘲之，嘉即爲答文，甚美，四座歎賞。此天祥自謂當年宴遊之事，今已如夢也。

又三絕

世事濛濛醉不知。南山秋意滿東籬。黃花何故無顏色？應爲元嘉[○]以後詩。
人間萬里轉頭空。阜帽飄蕭一病翁。不學孟嘉狂落魄，故將白髮向西風。
老來憂患易淒涼。說到悲秋更斷腸。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日是重陽。

○元嘉 宋文帝年號。陶淵明卒於宋元嘉四年。此詩大意謂：淵明卒後，世無好詩，故菊花亦無顏色也。

除夜

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未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

小年

燕朔逢窮臘，江南拜小年。歲時生處樂，身世死爲緣。鴉噪千山雪，鴻飛萬里天。出門意廖廓，四顧但茫然。

正氣歌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

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溼，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還，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蠱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一浩然，一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蔣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纒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闕天黠。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瀟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

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簫展書語，古道照顏色。

○丹青，謂史策也。

◎太史簡。春秋時齊權子殺莊公。太史書曰：「權子弑其君。」權子殺之。其弟鬬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問既書矣，乃還。

◎董狐筆。董狐，晉史官。春秋時晉趙穿攻隱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張良椎。張良，其先世爲韓人。秦滅韓，良散家財求客，爲韓報仇。得力士，以鐵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良變姓名，匿下邳。後佐漢高帝滅秦。

◎蘇武節。蘇武，漢武帝時出使匈奴，匈奴拘武北海，武持漢節，十九年，節上旄盡落。

◎嚴將軍頭。嚴顏，漢巴郡太守。張飛攻巴郡，獲顏，呵之曰：「何不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斬之。顏曰：「砍頭便砍頭，何怒爲耶！」飛壯而釋之。

◎稽侍中血。稽紹，晉惠帝時爲侍中，河間王顯，成都王穎舉兵，紹從帝職於陽陰，師敗，侍衛皆散潰，惟紹以身捍帝，死於帝

側，血漉帝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帶侍中血，勿去也。」

④張睢陽齒 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張巡守睢陽，力盡不屈而死。巡每出戰，大呼嚼齒，齒皆碎，所存者不過二三枚。

⑤顏常山舌 唐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將史思明攻常山，杲卿罵不絕口。思明使人鉤斷其舌，杲卿至死不

屈。

⑥遼東帽 遼前漢北溟人。見王莽將征漢，卽解冠掛東都城門，將軍處浮海，客於遼東。

⑦出師表 諸葛亮伐魏，將出師，上表於後主。前後兩次，卽今所傳前後出師表也。

⑧渡江楫 東晉時，祖逖渡江，至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⑨擊賊笏 唐，朱泚謀叛，召段秀實議事。秀實奪同議人笏擊泚，流血被面。秀實遂遇害。

⑩陽九 係陰陽家言，謂有災難之日。避也。此天辭自謂遭厄運而被執也。

⑪蘇也實不力 意謂所轄將士不肯力戰也。

⑫涉 音旬，惡氣也。

歲祀穆留閏月赤奮若日焉逢涪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

五言八句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庚辰四十五

東風昨夜忽相過，天地無情奈老何！千載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爲多。君傳南海長生藥，我愛西山餓死歌。泡影生來隨自在，悠悠不管世間魔。

◎南海長生藥 按，秦始皇使人浮海求長生之藥。今云南海，是作者以意爲之。

偶成

昨朝門前地寸裂，今朝床下泥尺深。人生世間一蒲柳，豈堪日炙復雨淋！起來高歌離騷賦，○睡去細和梁父吟。○已矣已矣尚何道，猶有天地知吾心。

◎離騷賦 卽屈原所作離騷。其體與賦相近，故稱離騷賦。又漢文帝命淮南王作離騷賦，今所云以指屈原所作爲是。

◎梁父吟 諸葛亮嘗爲梁父吟。按，梁父，山名，爲泰山旁之小山。梁父吟之名疑本此。

有感

第三集 文信國公

石郎草草割山川，一落人手三百年。八州風雨暗連天，三皇五帝如飛烟。人人野祭伊水，遊。湫斷烟不復傳。白頭潦倒今魯連，夜深危坐日晏眠。

○石郎草草割山川 石郎，五代時石敬瑭也。敬瑭割燕、蓟十六州與契丹。今詩云「割山川」指此。

○伊水 又稱伊川。左傳：「辛有適伊川，見有披髮而祭者。」今詩語本此。

聞李萬至

去年別我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人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

自述

赤鳥登黃道，朱旗上紫垣。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往事飛鴻渺，新愁落照昏。千年滄海上，精衛是吾魂。

○精衛 海邊鳥，相傳炎帝女溺海死，其魂化為精衛，故常脚石欲填海。後凡有深恨而欲驅補之者，輒以「精衛填海」為

喻。

冬晴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可怪新新雪，相思久別梅。夜闌燈坐暗，獨自

凄凄死。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可怪新祈雪，相思久別梅。夜闌燈坐暗，獨自撥殘灰。

自歎

可憐大流落，白髮魯連翁。每夜瞻南斗，連年坐北風。三生遭際處，一死笑談中。贏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

讀史

自古英雄士，還爲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壯志摧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何用怨青春！

自述二首

當年嘔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漢賊已成千古恨，楚囚不覺二年過。古今成道天驕子，老去忽如春夢婆。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蹉跎。

江南啼血送殘春，漂泊風沙萬里身。漢末固應多死士，周餘乃止一遺民。乍看鬚少疑非我，只要心存尙是人。坐擁牢愁書眼倦，土床伸脚任吾真。

○春夢婆 蘇東坡在昌化，嘗行歌田野間，遇樵婦，年已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以爲然。人稱爲「春夢婆。」

不睡

頻搔白首強憂煎，細雨青燈思欲顛。南北東西三萬里，古今上下幾千年。只因知事翻成惱，未到放心那得眠。眼不識丁馬前卒，隔床鼾鼻正陶然。

夜起二絕

惆悵高歌入睡鄉，夢中魂魄尙飛揚。起來露立頻搔首，夜靜無風自在涼。
三年獨立已成僧，欲與何人說葛藤。夜夜隔牆因叫佛，三生因果伴孤燈。

偶成

蒼蒼已如此，梁父共誰吟。袖有忠臣傳，床無壯士金。收心歸寂滅，隨性過光陰。一笑西山晚，門前秋雨深。

夜

秋光連夜色，萬里客淒淒。落木空山杳，孤雲故國迤。衾寒霜正下，燈晚月平西。夢過重成夢，千門

雞亂啼。

雨霽

秋色金盞。路殷勤半馬蹄。因風隨作雪，有雨便成泥。過眼驚新夢，傷心憶舊題。江雲愁萬疊，遺恨鷓鴣啼。

○金盞 蘇昭王名郭瑰鑿黃金盞，後人因稱燕地爲金盞。

偶成

燈影沉沉夜氣清。朔風吹夢度江城。覺來知打明鐘未，忽聽鄰家叫佛聲。
烏兔東西不住天，人生奔走亦茫然。向來鞅掌真堪笑，爛漫如今獨自眠。

世事

世事孤鴻外，人生落日西。甚淫詩興薄，書倦夢魂迷。汨汨馳還坐，悠悠笑即啼。一真吾自得，開眼總空蹄。

○空蹄 莊子：「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按，筌爲捕魚具，得魚可忘筌，蹄爲捕兔具，得兔可忘蹄。今云「開眼總空蹄」，謂世上一切，總如空蹄也。

第三集 文信國公

八七

斷鴈

斷鴈西江遠，無家寄萬金。乾坤風月老，沙漠歲年深。白日去如夢，青天知此心。素琴絃以絕，不絕是南音。

有感

心在六虛外，不知身網羅。病中長日過，夢裏好時多。夜夜頻能坐，時時亦自歌。平生此光景，回首笑呵呵。

梅

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風紅更黃。若爲司花示薄罰，到底不能磨滅香。

又

香者梅之氣，白者梅之質。以爲香不香，鼻孔有通窒。我有天香在，一白自不易。古人重伐木，惟恐變顏色。大雅久不作，此道豈常息！詩翁言外意，不能磨滅白。

東方有一士

萬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從者塞衢路。身爲他人役，名聲落塵土。他人一何傷！富貴

還自若。東方有一士。敗垣半風雨。不識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飯或不飽。夜夢無驚落。此事古來多。難與俗人語。

陳賈道摘坡詩如寄以自號達者之流也爲賦浩浩歌一首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秋去來傳鴻燕，朝暮出沒奔羲娥。青絲冉冉霜上雪，百年歎者彈指過。封侯未必勝瓜圃，青門老子聊婆娑。江湖流浪何不可，亦曾力士爲脫靴。清風明月不用買，何處不是安樂窩？鶴脰豈長壘豈短，夔足非少竈非多。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不能高飛與遠舉，天荒地老懸網羅。到頭北邙一杯土，萬事碌碌空奔波。金、張、許、史，久寂寞，古來賢聖聞丘、軻。乃知世間爲長物，惟有真我難滅磨。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夢婆！春夢婆！拍手笑呵呵。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

○姦媾 姦，謂日。媾，爲古之造曆者，故以姦稱日。媾，謂月。相傳，后羿妻食不死之藥，奔月中而爲姦媾，故以姦稱日。今大意謂日月奔馳迅速也。

○封侯未必勝瓜圃…… 此用邵平事。平，秦人，封東陵侯。後秦亡，種瓜於長安城東。

○力士爲脫靴 李白嘗大醉，命高力士爲之脫靴。高力士恨白，進讒，白因被放逐。

④ 鱗豕長鬣豕短 鵲尾雖長而不可滅，豕尾雖短而不可鱗。謂物各有其本性，不可改易也。見莊子。

⑤ 慶足非少感非多 慶雖一足而不可增，感雖多足而不可減。亦物各有其本性，不可改變之意。

⑥ 北邙 山名。在洛陽城北。東漢時，貴人多葬於此。

⑦ 金、張、許、史 四人，大約爲一時有勢力者。其詳待考。

⑧ 丘嫂 孔子名丘，孟子名軻。

所懷

萬里青山兩鬢華。老臣無國又無家。乾坤局促籠中鳥，風雪飄零囊上花。歲晚江空人已遁，天寒日短路何賒。書生不作綱常計，聞是東門已種瓜。

五月二日生朝

北風吹滿撻冠塵，笑捧蟠桃夢裏春。幾歲已無籠鶴客，去年猶有送羊人。江山如許非吾土，宇宙奈何多此身。不滅不生何許靜中聊，且養吾真。

① 送羊人 謂醜陋飲食之人。

胡笳曲

庚辰中秋日，水雲憇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略之，蓋囿囿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學談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家，故書以遺之。浮休道人文山。

風塵瀕洞昏王室。天地慘慘無顏色。而今西北自反胡，西望千山萬山赤。歎息人間萬事非。被驅不異犬與鷄。不知明月爲誰好。來歲如今歸未歸？

右一拍

獨立縹緲之飛樓，高視乾坤又何愁。江風蕭蕭雲拂地，笛聲憤怒哀中流。鄰鷄野哭如昨日，昨日晚晴今日黑。倉皇已就長途往，欲往城南忘南北。

右二拍

三年奔走空皮骨，三年笛裏關山月。中天月色好誰看，豺狼塞路人煙絕。寒刮肌膚北風利，牛馬毛零縮如蠟。塞上風雲接地陰，咫尺但愁雷雨至。

右三拍

黃河北岸海西軍，翻身向天仰射雲。胡馬長鳴不知數，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慘慘天欲雨，前有毒蛇後猛虎。欲問長安無使來，終日戚戚忍羈旅。

右四拍

北庭數有關中使，飄飄遠自流沙至。胡人高鼻動成羣，仍唱胡歌飲都市。中原無書歸不得，道路只今多擁隔。身欲奮飛病在床，時獨看雲淚沾臆。

右五拍

胡人歸來血滿箭，白馬將軍若雷電。蠻夷雜種錯相干，洛陽宮殿燒焚盡。干戈兵革闕未已，魍魎魍魎徒爲爾。慟哭秋原何處村！千村萬落作荆杞。

右六拍

憶昔十五心尙孩，莫怪頻頻勸酒杯。孤城此日腸堪斷，如何不飲令人哀。一去紫臺連朔漢，月出雲通雪山白。九度附書歸洛陽，故國二年一消息。

右七拍

只今年纔十六七，風塵荏苒音書絕。胡騎長驅五六年，敝裘何啻連百結。愁對寒雲雪滿山，愁看

冀北是長安。此身未知歸定處，漂泊西南天地間。

右八拍

午夜漏聲催曉箭，寒盡春生洛陽殿。漢主山河錦繡中，可惜春光不相見。白胡之反持干戈，一生抱恨空咨嗟。我已無家尋弟妹，此身那得更無家！南極一星朝北斗，每依南斗望京華。

右九拍

今年臘月凍全消，天涯涕淚一身遙。諸將亦自軍中至，行人弓箭亦在腰。白馬嚼嚙黃金勒，三尺角弓兩斛力。胡鴈翅溼高飛難，一箭正墜雙飛翼。

右十拍

冬至陽生春又來，口雖吟咏心中哀。長笛誰能亂愁思！呼兒且覆掌中杯。雲白青山萬餘里，壁立石城橫塞起。元戎小隊出郊坰，天寒日暮山谷裏。

右十一拍

洛陽一別四千里，遶庭流血成海水。自經喪亂少睡眠，手脚凍皴皮肉死。反鑲衡門守環堵，稚子無憂走風雨。此時與子空歸來，喜得與子長夜語。

右十二拍

大兒九齡色清徹，驛驛作駒已汗血。小兒五歲氣食牛，冰壺玉衡縣清秋。罷琴惆悵月照席，人生有情淚沾臆。離別不堪無限量，更爲後會知何地！酒肉如山又一時，只今未醉已先悲。

右十三拍

北歸秦川多鼓鞞，禾生隴畝無東西。三步回頭五步坐，誰家搗練風淒淒！已近苦寒月，慘慘中腸悲。自恐二男兒，不得相追隨。去留俱失意，徘徊感生離。十年蹴踘將難遠，目極傷神誰爲攜！此別還須各努力，無使霜露沾人衣。

右十四拍

塞雨颯颯枯樹溼，坐臥只多少行立。青春欲暮急還鄉，非關使者徵求急。欲別上馬身無力，去住彼此無消息。關塞蕭條行路難，行路難行澀如棘。男兒性命絕可憐，十日不一見顏色。

右十五拍

乃知貧賤別更苦，況我飄轉無定所！心懷百憂復千慮，世人那得知其故！嬌兒不離膝，哀哉兩淚絕！也復可憐人，里巷盡嗚咽！斷腸分手各風煙，中間消息兩茫然。自斷此生休問天，看射猛虎終殘年。

右十六拍

江頭宮殿鎖千門，千家今有百家存。面妝首飾雜啼痕，教我歎恨傷精魂。自有兩兒郎，忽在天一方。胡塵暗，天道路長，安得送我置汝旁！

右十七拍

事殊與極憂思集，足躡荒山轉愁疾。漢家山東二百州，青是烽煙白人骨。入門依舊四壁空，一斛舊水藏蛟龍。年過半百不稱意，此曲哀怨何時終！

右十八拍

○胡笳曲 東漢末，蔡邕女，名琰，字文姬，陷匈奴，作胡笳十八拍。

詞

南康軍和東坡酹江月

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風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東半壁。鴈過孤峯，猿歸老嶺，風急波

翻雪。乾坤未歇，地靈尙有人傑。堪嗟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開雲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星髮。夜深愁聽，胡笳吹徹寒月。

(附錄) 指南錄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臬，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宣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權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輟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尙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買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

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與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離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屣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轅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會，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輿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迴，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詎大會，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會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

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賈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賊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邏遁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作，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

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卷之一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鬚。壯心欲填海，苦膽爲憂天。役役漸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爲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蕩山外，俯仰

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爲尼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卒自蹈，殊不可曉也。

長安不可詣，何故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坤增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

山更青。

鐵錯

豈易言！
魏豨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武夫傷鐵錯，蓬士笑金昏。單騎見回紇，汾陽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太烈，北愈疑憚，不得歸闕。將校官屬日有叛去，世道可歎。

勝有言。
悠悠天地闊，世事與誰論！清夜爲揮涕，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竟誤身！子產片言圖救鄭，仲連本志爲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明月一闌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着，故人

血淚向天流，雞鳴會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會伯顏，語之云：「講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帝以予爲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爲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會以虜詔爲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紆急之策，惟有款北以爲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會爲之辭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爲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維，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個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南尙有人。
百索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爲誰！豺狼尙畏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疾裘。羝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吏私袁盎，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曾得到。籠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日，卻與丞相商量大事畢，歸闕，既而失信。」予直前責虜酋，辭色甚厲，不復顧死。譯者再四失辭。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諸酋羣起呵斥。予益自奮。文煥輩勸予去。虜之左右皆暗喑嗟嘆，稱男子心。

狠心那顧敵銅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身身爲齋粉碎，虜中方作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不得回闕。詎虜酋失信，盛氣不可止。文煥與諸酋勸予坐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辭也。先是，予赴平江，入疏，言叛逆遺孽

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如罵煥以亂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童子皆罵汝，何獨我哉？」煥云：「讓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既負國，又墮家聲，今合族爲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旁，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見殺，何爲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予實恨不殺汝叔姪！汝叔姪能殺我，我爲大宋忠臣，正是汝叔姪周全我，我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勳、陵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陵都閉云：「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

不拚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爲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
虎頭牌子纔金裳，北面三年蟻夢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梟獍何堪共勸酌，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不愧當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師忌之後，嘗爲虜太常丞，北方之儒也，隸 陵都，陵都使之來伴子。雲父知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甚憐倦於本朝，頗輸情焉。作詩見贈，內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爲之傳誦。雲父大意以爲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傳國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之辭。

東 魯 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

信雲父好爲詩，而辭極俚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舉宮詞數章，比與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言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中興也。雲父居近關里，漸染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而超悟如此。肯從悟室課兒書，嚼雪風流卻減渠。我愛信陵冠帶意，任教句法問何如。

則堂

北入京城，賈餘慶迎逢寶國，既令學士降詔，俾天下州郡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劄，惟樞密則堂家先生鉉翁於省劄上不肯押號。吳丞相堅號老儒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慶之命，其愧則

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色，欲縛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北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甌金。懿祖高宗，實鑒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賣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搖首庭中號獨清。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北地轉相驚。

思蒲塘陳

揚旌來冉冉，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還共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與溪子下江淮，曾爲東南再造來。如虎如熊今固在，將軍何處上金臺。

陵都

陵都爲予言：「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這是男子心。天下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國亡與亡，四箇字休道。』予哭而拒之。陵都常恐予之伏死節也。」

虎牌甌笠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唾輕。但願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

二王

陵都，杜右丞一日問度宗幾子？答曰：「三子。」問皇帝是第幾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曰：「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閩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曰：「何爲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爲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會爲之愕眙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真隆準，虜運從來無百年。

氣概

陵都一日問予：「何以去平江？」予曰：「有詔趣入衛。」問予：「兵若干？」予對：「五萬人。」喟然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予問：「何以知之？」云：「相公氣概，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予謂：「果廝打亦未見輸贏。」陵都大笑。

氣概如虹俺得知。留吳那肯豎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語，正恐南人作淺窺。

使北

北兵入城，既劫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逼天子拜表獻土。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參政家懿翁，同知劉昞五人，奉表北庭，號祈請使。賈幸國難，自詭北人，氣餒不可向邇。謝無識附和。吳老儒畏怯，不能爭。劉狎邪小人，方乘時取美官，揚揚自得。惟家公非願從者，猶以爲趙祈請，意北主或可語，冀一見陳說，爲國家有一線，故引決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老病求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與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趣予與吳丞相俱入北。予不在使者列，是行何爲！蓋驅逐之使去耳。予陷在難中，無計自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逼脅，龜勉就船。先一夕，予作家書處置家事，擬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不爲偷生。及見吳丞相家參政，吳殊無殉國之意，家則以爲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爲晚。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惟是賈餘慶凶狡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顏，使啓北庭拘予於沙漠，彼則賣國佞北，自謂使畢即歸，憚不可言也。謝堂已宿謝村，初九日，忽駕舟而回。或謂陵都爲之地，伯顏得賄而免。堂曲意奉北，可鄙惡尤多。詩記其事。

自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旨出狂齷！中書盡出降元表，北渡黃河衣錦遊。賈

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以死爭！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奉公卿。吳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空廬雜劇看。撥取公卿如糞土，沐猴徒自辱衣冠。劉公子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尼復何爲！似聞傾盡黃金塢，辛苦平生只爲誰！謝廷爭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爲情。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家初修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舞人。誰遣附庸祈請使，要教索虜識忠臣！客子漂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寧無罪，只作幽州謫吏行。使旂盡道有同期，獨陷羈臣去牧羗。中爾含沙渾小事，白雲飛處楚天低。

卷之二

杜架閣二首

天台杜澥，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人，欲救王室。當國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頗獎異之。十九日，客贊予使北，梅壑斷斷不可，客遂之去。予果爲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禮兵架閣文字。

仗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艱。諸君皆兩別，一士獨星言。啼鳥亂人意，落花消客魂。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攜手，行吟看白雲。

聞雞

自入北營，未嘗有雞唱，因泊謝村始有聞。是夜幾與梅壑逃去，二更遣劉百戶二三十人擁一舟來，逼下船，遂不果。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雞，塵暗天街靜，沙長海路迷。銅駝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詹尹，何時脫蒺藜？

命裏

二月初十夜，爲劉百戶者所迫，中原人尙可告語也。賈餘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翌日早，鐵木兒自駕一舟來，令命裏千戶捋子上船，凶餒嚇人，見者莫不流涕。命裏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回回人也。

熊罷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青來！一日捉將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

留遠亭

十一日，宿處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候。北惟寤寤笑。劉岳數奉以淫褻。爲北所薄。文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會專以爲笑具。於舟中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寢，據劉之交坐，諸會又嗾婦抱劉以爲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憤疾云。

甘心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詐作顛。把酒逢迎會虜笑，從頭罵坐數時賢。賈落得稱呼浪子劉。檣前百媚佞旂裘。當年飽老不如此，留遠亭前犬也羞。劉

平江府

予過吳門，感念悽愴。向使朝命不令人衛嚴速，予以死守，不死於是，卽至今存，可也。予託病臥舟中，舊吏三五人來，遺民聞吾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卽解纜夜行九十里。北似防我云。

樓臺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鵠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

今若何！

無錫

己未，予攜弟璧赴廷對，嘗從長江入襄河，趨京口。回首十八年，復由此路是行，驅之入北。感今懷昔，悲不自勝。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浪浪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爲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弔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爲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爲睦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伏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走阿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如掘溝塹，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路塘直來，死於水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後薄贛軍，尹玉當之，曾、胡、謝、曾、玉先遁走，尹玉死焉。張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軍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船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

衆，張全并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積田間。質明，止有四人得歸，無一人降者。嗚呼！使此戰張全稍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闕宗社。嗚呼！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以張全爲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法。後詣餘杭，發京師，姑取曾全以徇衆，而噫臍多矣。過五木，弔戰場，爲之流涕不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債將也，昨隨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張全鳴金散衆，許不敢以斬將自專，解赴制閫，李公以使過期之，得不死。予不知，受其說，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爲降北，可歎恨云。

首赴勦王役，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作招魂想，誰爲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懣重泉。

哭尹玉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廟，與二子官承節郎，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圍練濠州廟贛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多亡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常州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忠義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趨京，今自京趨鎮江。俯仰感嘆，爲之流涕。

鐵甃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雅，風雨溼雙扉。

渡瓜洲

諸所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朮在瓜洲，即請十九日渡江。至，則鮮腆倨傲，令人裂眦。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朮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傀儡。」彼知吾不心服也。

跨江半壁闔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爲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
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胡兒便道是僂僂。

弔戰場

連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囊上花。士知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回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問問舟，爲脫去。計連日不如志，賦是詩。

數行艘。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欲焚舟。逸驥思超乘，飛鷹志脫鞵。登樓望江上，日日

思小村劉

春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君轅以南兮我轅以北，去日遠以兮憂不可以終極。
塞予馬兮江臯，式燕兮以遊遨。念我平生兮思君鬱陶，在師中兮豈造次之可離，忠言不聞兮思君忸
怩。臺榭之差兮天壤易位，駟不及舌兮臍不可噬。思我故人兮懷我親，懷我親兮思故人。懷哉！懷哉！不

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遽止。魯連子兮義不帝秦，負元德兮初不名爲人。委骨草莽兮時乃天命，自古孰無死兮首丘爲正。我行我行兮夢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歸！胡不歸！

沈頤家

予回京口，北人款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頤家坐臥，北不意予爲逃計也。

孤舟藉月迴，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屐痕。江山渾在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卷之三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日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濟，登舟泝金山，走眞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問者謝村幾去，至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眞州。杜架閣濟與帳前將官余元慶實與謀。元慶，眞州人也。杜架閣與予云：「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辦七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架閣亦請

以死自效。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若泣。歧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研案判生死，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追思者，卽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無不願自效。以無舟而輟，前後毋慮十數。其不謀泄，真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語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春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尚十里，偶得一老校馬，引間道，出三數巷，卽荒涼野。走至江岸，路頗近。若使不知間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煙火連臺鏖壘關。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爲將軍地！北府老兵思漢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爲北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爲宋救得一丞相，同建大功業，何以錢爲！」

但求批帖爲他日趨承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靡事。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無此一遭，已矣。

經營十日苦無舟。慘慘椎心淚血流。漁父疑爲神物遣，相逢揚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卽設船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喜甚。是午催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託故以來日同吳丞相渡江。幸而北不見疑，驅迫稍緩。是夕遂逃，若非得一給，從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死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非給虜成宵遁，哭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卽踏路之人，杜架關日與之飲，顏情甚狎。是夜逃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陣走。恐出門大究，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於是遣三人先就老兵家，伺過門同道。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鄰發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關，亟呼老兵出來，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酒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云事至，與之。遂至二更引路而行。是舉

垂成，幾爲老兵老嫗所誤，全得杜闢機警，故祖詐之，將作敵者又隨作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使阿婆真一吼，目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款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予爲遁計，宿府治，一夕，卽託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疑。予遂於河近得沈頤家坐臥。初，北分遣諸會監諸宰執，從予者曰王千戶，狼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頤家，彼亦同臥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

羅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齷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有一會忽入沈頤家，予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勾當何如？」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聞之，卽隨劉百戶出，強與之好。已而約爲兄弟，拉之飲於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禁夜耳。」噉送爾燈，噉送小番隨着，不妨事。」杜遂約後一夕，果如約，予變服色，

隨杜出，諸巷皆不呵問。杜至人家漸盡處，即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遁。

不時狗鋪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馬攔路，予等至隘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

袖攜七首學啣枚。橫渡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鼾睡正如雷。

候船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攜七首，不忍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囊囊涉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爲賀。

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羅看。

上江難

予既登舟，意泝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連亙數十里，鳴榔唱更，氣燄甚盛。吾船

不得已，皆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云：「是何船？」稍答以「河鮑船」。巡者大呼云：「反船！」反者，北以是名反側，好細之稱。巡者欲經船前，適潮退，闊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篷，棹向前。七里江邊驚一喝，天教潮退闊巡船。
得風難

予方爲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船梢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也。」即得順風送上。

空中哨響到孤篷，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正直，中流半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尙隔真州二十餘里。深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有哨騎在隄岸，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沿岸拽纜，然心急而力不逮，既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脫虎口之難！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追者至，人人搖槳渡滄浪。

上岸難

眞州濠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一五里，一遂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如掌，一無關防。幸而及城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盼盼回首，惟恐有追騎之猝至。既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月朔云。

岸行五里入眞州。城外荒荒鬼也愁。忽聽路人嗟嘆說，昨朝哨馬到江頭。

入城難

既至眞州城下，聞者羣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固守迎見，語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住清邊堂，然後從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關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胸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歸嚳！危哉！

輕身漂泊入變江。太守欣然爲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眞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眞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

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眞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觀天日至此！

四十義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眞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眞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一久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眞州。

京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並綠北船販私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賈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予管流向江南去，我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煙波。明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雲可奈何。

予逃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予在眞州城內，賈餘慶在瓜洲，皆淮境也，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遊。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略，北人之驅去，皆俯首從之，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璧，東南那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固守再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

與，天必將全復故疆，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爲乎！

皇王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鑾呈瑞字，爲言藝祖有靈無！

題蘇武忠節圖 有序

予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間，謝村去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趣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濟，萬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自效。」於是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羣至，告以余在鎮

江走脫，城子諸校皆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慨流涕，卽往住清邊堂。時從亡者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所藏軍器，既無他，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此。向使一疑字橫於胸中，閉門不納，天地茫茫，何所歸宿。噫！其危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漢蘇武忠節圖，求余詠題。撫卷淒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賦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

文天祥執筆於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淚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生平愛覽忠臣傳，不爲吾身亦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眞已向生前定，老節須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恨死堪憂。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膽不！

漠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鏡髮，君臣義重與天期。縱饒夜久胡塵黑，百煉丹心涅不緇。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問于京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

諸幕皆來，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不敢進，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來通兩淮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一計安出？苗云：「先約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之。此則以通秦軍義打灣頭，以高郵、淮安、寶應軍義打揚子橋，以揚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擣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救。灣頭、揚子橋皆沿江險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卽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此策既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與機會在此！卽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侏渙、姜才、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智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作起來，李不自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既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幾不柄整乎！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澤中。爲道兩淮兵定出，相公同作歌盟人。

揚州兵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鷺州。直下南徐侯自管，皇親刺史統千舟。

南北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遠。而今廟社存亡決，只看元戎進退間。

出眞州

予既爲李制所逐，出眞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眞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閒看。未幾，王都統至，迺遲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眞州驛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死所。

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鑪壕上歎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眞州，疑予爲北用，苗守貳於予，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人得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使苗守殺予以自明。哀哉！

揚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怪道使君無見解，城門前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苙，將信將疑，而憐之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眞州，即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爲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爲忠義，而兩淮不予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曾至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寮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眞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爲國家辦大事，乃不爲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鑾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旄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門淚雨流。

一始見制臣小引，備脫回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往眞州賺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子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以行反間。旣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眞州見害，乃三月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旦，北方覺，然不知走何處，是日便遣人詐入揚州，殆無此理。看來只是吾書與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概以爲奸細而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沉夜泝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問應無是，莫恐元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

撫謂淮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分云：「且行，且行！」良久，有五十人弓箭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開運轡而發。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誦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開仰天呼號，幾赴壕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坵，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於是乎？爲之踟躕，心膂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苗守又遣衣被包複等來，還遂之揚州。是日，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讎。記取小西門外事，年月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斲刀於野，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分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景色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又云：「且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人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更何往？」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今送往淮西。」予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尙欲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即從

通州路遙海遼闊。二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中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城下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或歸南，歸北，皆可。」予驚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予辭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麼人，口口是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既真箇去揚州，某等部送去。」乃至固守亦主張不過，實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而後爲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荒野，誰復知之！痛哉！痛哉！時舉所攜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金百兩，遂行。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眞州備判司行下有安民榜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爲之嗟嘆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死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嘖嘖嘆忠臣。爲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眞州城裏勝安民。

杜架閣幾赴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眞州城下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追之。危哉危哉！

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恐北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路甚憂疑。指某處，瓜洲也。又前某處，揚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遣人伏路上，寂如啣枚。使所過北有數騎在焉，吾等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煙樹光中揚子橋。夜靜啣枚莫輕語，草間惟恐有鷓鴣。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揚州。二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揚州有販醫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探子」，二十人者，但令隨馬探子，卽至揚州西門。予一行如盲，悵悵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眞州送駿已回城。暗裏依隨馬探行。一陣西州三十里，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徬徨狼狽之狀，以詩志其概。予夜行啣枚至揚州西門，憊甚，有三十郎廟，僅存牆塔，屋無矣，一行人皆枕藉於地，時已三鼓，風寒露溼，悽苦不可道。

此廟何神三十郎。問郎行客忒琅璫。荒塔枕藉無人問，風露滿堂清夜長。

揚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漫坐地上候啓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予等莫敢語。恐聲音不同，即眼生隨後。

誰鼓琴入四更。行行三五入西城。隔壕喝問無人應，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臣之或見諒也。既至城下，風露凄然，聞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翁翁豈有甘心事，何故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揚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進退不可。

城上兜鍪按劍看。四郊胡騎遠圍團。平生不解楊朱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杜架開以爲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日卻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王仲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會乘風近玉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與其爲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

城下，不失爲死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停上去，不如判命死揚州。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

路旁邂逅賣柴人，爲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三十里，山坳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拖行。事之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違。髣髴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心緒急，各持議論泣牽衣。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遽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攜以走。

問誰攜去金。僮僕雙雙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既顛噴，內又饑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

行。如此數十，而天曉矣。

顛崖一陷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餓火相煎疲欲絕，滿山荒草曉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色漸明，行不得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隊人行，卽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爲謀拙甚，聽死生於天矣。

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頽垣上有白雲遮。

旣入土圍中，四山闐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烟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逢敗屋作雞棲。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無米糴，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攜衣服貼襯地面，隱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

掃退蜣螂枕敗牆。一朝何止九迴腸！睡餘捫虱沉沉坐，偏覺人間白晝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捱至午後，歎曰：「今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嘩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追咎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矣！時大風忽起，黑

雲暴興，數點微雨下，山色昏冥，若有神功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人聲似潮湧，黑雲驟起滿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即無噍類矣。時門前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查閱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米菜，少救饑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獲。二人解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北受金，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同相向哀泣，而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胡兒只爲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糴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饑一日。」城中衙晡後方開門，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予

等饑窘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睡臥，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

眼穿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糴米已無消息，至黃昏惆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攜挺至。良久，三四人陸續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裹糝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冠者，一夕於庭中燒火照明，諸樵亦不睡。予等且困且睡，是不可言。

既投古廟覓糝羹。三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予夢惡，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饑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有！風露凄然，僅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始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厚許之，使導往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賈家莊。少駐一日，卻爲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饑。」又顧馬：「辦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夫往焉。時樵夫知予無聊，又有所攜，使萌不肯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淮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爲裹糧。曉指高沙移處泊，司徒廟下賈家莊。

賈家莊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賈家莊。止土圍中，臥近糞壤，風露凄然。時枵腹已經兩夕，一日半，繼三樵夫入城糴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僱馬趨高沙。

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眉硬，風搜額頰高。流離外顛沛，饑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揚州地分官

初五至晚，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饒甚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傲巡。咆哮按劍一何噴！金錢買命方無語，何必豺狼罵北人。便當縞素駕戎車。長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心樓咫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賈家莊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四

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罡，飯於敕生寺竈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顛踏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危。」流涕二十八字。

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厨邊供晚炊。借問魚羹何處少？北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雇騎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乏。且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騎，邊林呼噪。虞侯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二刀，割其鬚，裸於地。帳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攜黃金路邏者，得免。予藏處距杜架閣不遠，北馬入林，過吾旁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鄒捷臥葦篠下，馬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急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北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聞其有焚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叢筍以自蔽。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未幾，呂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

邊貼魚鱗，傳聞不盡信。然他無活策，龜勉趨出，僥倖萬一。倉皇匍匐不能行。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槌相隨，有無禮之志。遂巡行路，無可奈何。至晚，西忽遇樵者數人，如佛下降。偶得一籠，以繩維之，坐於籠中，雇六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之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饑而臥。黎明，過渡，而心始安。痛定思痛，其涕如雨。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圓。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烟。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溼，怒飈狂欲顛。流澌在鬚髮，塵沫滿鞵。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誰家苦竹園？其葉青或凋。倉皇伏幽篠，生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虛弦。遶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霜蹄破叢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仙。猛虎驅羣羊，兔魚落蹄筌。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濺。一隸縛上馬，無路脫糾纏。一嘶躡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賓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倅與一校，幸不逢戈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來度飛鸞。遊鋒幾及膚，怒興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當其盛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得痊。須臾得火攻，燃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渡平田。幽篁便自託，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烟。

斷壘汲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爲我屋，白雲爲我椽。彼草何荒荒！彼水何潺潺！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鉞。不見道旁骨，委積有萬千。魂魄親蠅蚋，膏脂飽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體，靈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爲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汙腥膻。求仁而得仁，寧怨溝壑填！漆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託於燕。國士急人病，倜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鵲聲從何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馬覺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躡足如移山，攜持姑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游手，面目輕且儂。自言同脫虜，波波口流涎。白日各持挺，其來何翩翩！奴輩殊無聊，似欲爲鷹鷂。逡巡不得避，默默同寒蟬。道逢採樵子，中流得舟船。竹箬當安車，六夫共頽肩。四肢與百骸，屈曲如柘椽。路人心爲惻，從者皆涕漣。星奔不可止，暮達城西阡。餓臥野人廬，藉草爲針氈。詰朝從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難！此難何連連！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基岱嶽，皇風扇堦堦。中興奮王業，日光重宣。報國臣有志，悔往不可湔。臣苦不如死，一死尚可憐。堂上太夫人，鬢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廛。首丘義皇皇，倚門望捲捲。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堧。北海轉萬折，南洋泝孤鷗。周游大夫廡，放浪太史遷。倘復游吾壘，終當

斷我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爲烈士，從容爲聖賢。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尙哀痛，敢謂事已過。

北以高郵米瘠濟維揚，故自灣頭夜遣騎截諸津，鮎魚壩其一。予是夜若非迷途，四更可達壩所，當一網無遺。乃知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不死，何辜至此極也！

至高沙

倉皇至高沙，驚魂靡定。回思初四土圍中，初二竹林裏，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手，而今玉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好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籬爲轡，見者憐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污，人皆知其爲遇北，不復以好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贖城，令覺察關防。於時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發高沙

第三集 文信國公

平淮千里，莽爲丘墟，自出高沙，滿目空曠。高郵水與灣頭通，下海陵，入射陽，過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

曉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爲指荒煙岸，南北今年幾戰場。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城子河遂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太行南北燕山外，多少遊魂逐馬蹄！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罔然，棹人心恙，長恐灣頭有人出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柁折。整柁良久。危哉！險哉！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失柁爲心摧。海陵棹子長狼顧，水有船來步馬來。

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爲寨。統制官稽篔，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蒲田人林希驥，字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爲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予至泰州。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澗頭出，正在青山大路邊。

稽莊卽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鴈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泰州

予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寇出沒其間。真畏途也！

稱臣家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窞中。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鶴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三百里，茅草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驪鬼嘯呼。王陽懷畏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興骨，神明爲國扶。

旅懷

此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爲回車。海陵若也容羈客，賸買菰蒲且寄居。

第三集 文信國公

一四三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雖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

懷則堂寶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惓惓於予也。

白頭北使駕雙轡，沙闕天長淚曉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人南去地行仙。

貴卿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爲鄰。平生交游，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迴，與子獨牢愁。初作聽濤客，今爲滄海游。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比惠州。
（惠州，予弟隱也。）

憶太夫人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

夢寐頻。

卽事

痛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雞可聽，新有虱堪捫。白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閑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如山。俯仰經行處，死生談笑間。近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閒。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獻，叫苦時時數十聲。

卽事

船隻時閒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馬，極目奈無山。出路相傳險，行囊愈覺慳。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第三集 文信國公

一四五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意。會通州六校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十一日早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前途吉凶未可知也。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判下文字馳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去。荒迫不可言。二十三日，幸達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卽有馬至縣，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爲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上未應僥倖多。

如臬

如臬縣隸有秦州朱省二者，受北命爲宰，率其民梗道路，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爲之驚嘆。雄狐假虎之林臬，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險，一窗春夢送輕舸。

聞諜

予既不爲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諜者云：「鎮江府走了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

悚然爲賦此。

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噴。不是神明扶正直，淮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二首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爲下流，去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資，今春時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及予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爲當然，蓋委身以從，死生休戚，俱爲一人者。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予哭之痛，其斂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爲記。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哉傷哉！爲賦二詩，焚其墓前。

我爲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驗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遇賊能無死，尋醫劇不生。通州一丘土，相望淚如傾。

明朝吾渡海，汝魂在他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路長。招魂情黯黯，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生

不汝忘。

五 忠 集

一四八

卷之四

懷楊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覓船去，始知百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贖，漁父真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綈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識春風面，傾蓋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逃來住海濱。我亦東尋煙霧去，扶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海，而隨爲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月間，方有台州三蓋船至，已爲曹大監鎮所雇，通州有下文字自定回，張少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予適來，楊守遂以此舟送予，與曹大監俱南。向使有蓋船而無張少保一舟，予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蓋船，予又無伴。不我先後，適有邂逅，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斷去舟。公來容易渡南州。子胥江上逢漁父，莫是神明遣汝不？

發通州

予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新班廣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予者。

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是當年不死方。

石港

六六鱗。
王陽真畏道，季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乾坤萬里夢，煙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退。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鹽花。故國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卽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卽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濺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岸買青鰕。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人趨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揚子江中渚沙爲北所用，故經道於此，復轉而南，蓋遶繞數千里云。

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屢起樓臺處，亦有北來蕃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水，水外惟天。大哉觀乎！

一團潑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了無礙，分明便作混沌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游奇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潮。忽有十八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爲暴客。四船戒

嚴。未幾，交語而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卽爲魚矣。危哉！殆哉！

一陣飛帆破碧煙。兒郎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後聞款乃是漁船。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揚子江

自通州至揚子江口，兩潮可到。爲避渚沙，及許浦願諸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鐵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先生遂以此名其錄云。）

使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趁東歸。半醒半困模糊處，一似醉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少行頭寶劍裝。

過揚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揚子江直上滾者是。此乃長江盡處，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卽鹹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此，何日岷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飄舟于此。寺藏御書，四明旣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擣，見於此詩。

問金鰲。

厄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鴻毛。漠漠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息

夜潮

雨惡風獷夜色澆。潮頭如屋打孤篷。漂零行路丹心苦，夢裏一聲何處鴻！

亂礁洋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洋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瀏東，山漸多。入亂礁洋，青翠萬壑，如畫圖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旁者，如岸上山，叢山，實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仙國也。孤憤愁絕中，爲之心廣目明。是行爲不虛云。

海山仙子國，邂逅寄孤篷。萬象畫圖裏，千崖玉界中。風搖春浪軟，礁激暮潮雄。雲氣東南密，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舟，張帆喚口，意甚惡。梢人亟取靈山巖路避之。一夕搖船，極其荒迫。際曉，幸得脫云。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劍戟，同時黃帽理兜鍪。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鴈蕩雙峯片雲隔，明朝躡屨作清游。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永德之後，主人號哲齋，闢堂教子，扁綠漪，爲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窗戶翠玲瓏。硯裏雲壇月，席間淇水風。清聲隨地到，直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筍，千霄雨露功。

過黃巖

予至淮，卽變姓名，及天台境，齋齋張爲予覺，綠澹詩，予旣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巖寄二十字。」

魏雖變張祿，越竈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洙。

至温州

萬里風霜髮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揚子江心月照誰？
瓶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肩春仗，衣冠鎖月遊。傷心今北府，遺恨古東洲。
如川至，龍興海上州。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游。海角雲爲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及領。今聞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不可

當。

春晚傷爲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龍背夾紅日，鴈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爲數會擒去，指爲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身着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附祖名元龍，至南劍，爲予言。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入罝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予自劍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濤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說前生。夜闌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雙劍橫。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饒江脫北難，險阻艱難，于今再見。仲春下泮，追感墮淚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船。新讎誰共雪？舊夢不堪圓。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風吹春草，陽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三月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橈榱桷折，木顛楨幹悴。大者微端憂，雉頭求室楹。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齒如櫛比。賦分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活無愧！

卽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溼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岐嶺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期頻。良馬比君子，清風來故人。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源路，吾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霄露，松餐立晚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誰同。祖 遂 關 河 志，程 嬰 社 稷 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五忠集之四

楊忠愍公

楊忠愍公遺像



楊忠愍公傳

(據明史本傳，參椒山自撰年譜)

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明保定府容城縣人。生於明正德十一年（公曆一五一六）五月十七日。七歲喪母。庶母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親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

二十五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嘉靖二十六年（公曆一五四七）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時俺答寇京，明廷用仇鸞策，開互市，購其馬，以圖緩寇。繼盛上疏力爭。帝頗心動，而爲鸞及嚴嵩所梗，遂下繼盛獄，貶陝西狄道縣典史。

後俺答背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遷山東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復改兵部武選司。一歲四遷。

時奸相嚴嵩專權誤國，繼盛上疏劾嵩十罪，五奸。適疏中有「願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問二王」云云。嵩遂指「問二王」爲嫌。帝大怒，打繼盛一百棍，所謂「廷杖」也。下之獄。繫三年。嵩又構成其死罪。繼盛妻張貞，上疏請以身代夫死。爲嵩所抑，不得達。遂以三十四年（公曆一五五五）十月初一日就義。年四十。隱刑賦詩，聞者感泣。

初，繼盛將受杖，王西巖遣以鱗蛇膽，勸之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鱗蛇哉！」及入獄，創甚。夜半，破破盤自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自截去。獄卒執燈，顛欲墮，繼盛意氣自如。

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其請罷馬市疏，請誅奸賊疏，臨刑賦詩，皆見本書中。

詩文選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視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

竊惟去年俺答[○]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讎，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

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

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羣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莽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俺答，反不能生擒會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

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尙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讎，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

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彝，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俺答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俺答殺戮人民之慘，姦搆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

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隱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

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彝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儉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

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廢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國之門，六不可也。

天下人民，懼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尙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

去歲俺答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俺答輕中

國之心，入不可也。

俺答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俺答狡詐之計，九不可也。

俺答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俺答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俺答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

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

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

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爲失信矣。孰謂俺答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

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

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俺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歲貢」、「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也。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許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猶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

有曰：虜雖夷狄，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以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

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

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隣之征苗，○文之遏虜，○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懼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

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俺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俺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

夫此事利於俺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

者，何哉？彼譏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虜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鵲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俺答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俺答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

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待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

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俺答之志欲難歷，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馬市 按，明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俺答詳下註）入寇北京，焚掠引去。三十年，仇鸞議開馬市，與俺答約，議贖其馬，以爲緩寇之計。繼盛上疏力爭。

○俺答 明代薩爾圖酋長名。據河套地。密請間，屢寇邊疆。

○南都 即「南京」。明初都部「南京」，成祖遷今北平，稱爲「北京」，而「南京」猶存京都之名。其官制亦略如「北京」。

○突厥 唐時西北種族名。屢爲虜患。後突厥一部份西遷，建今土耳其國。

○宣大 宣，謂宣化府，清屬直隸省（今河北省，今屬察哈爾省）。大，謂大同府，屬山西省。均爲明代邊疆要地。

○宣府延綏 宣府，即宣化府，見前註。謂延慶，明宣州，清屬宣化府，民國改爲延慶縣。綏，謂綏遠城，故城在今綏遠省歸綏縣東北。

○成實來王 謂突厥歸化也。書大禹謨：「四夷來王。」又，左傳：「四夷咸賓。」

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語本老子。老子原文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舜征苗 按，三苗，古種族名，爲舜所征。

◎文王退葛 葛，古國名，爲文王所征。

◎湯伐葛伯 按，葛伯爲殷時諸侯，爲湯所征，失其國，見滄溟。

◎高宗伐鬼方 按，鬼方，古地名，在今貴州，殷高宗伐鬼方，見易經。

◎韻突 本爲「不曉事」之意。今「韻突」二字即「韻突」之轉音。此處「韻突」二字，就上下文觀之，有「混亂」或「纏綿不清」之意。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倭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黨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黨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

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

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俺答，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俺答者，夷狄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答之先。

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之上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

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

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

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

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所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

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①「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②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已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

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請，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樸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罷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補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

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

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景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鶴，皆世蕃子也，隨任象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尙書，陳圭告病回京，得奉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備既作，做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

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俺答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營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營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

儻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儻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璉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璉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璉，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璉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啗哄，以安其心。汝璉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璉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璉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

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尙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

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

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賂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

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懲勸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

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汗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向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向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

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

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戲之聲，游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

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

繞。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欄路犬。此其姦，二也。

嵩既內外爾綰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

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稔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其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贈，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

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揆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

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

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誘，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懲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爾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

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瘁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

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鞏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俺答前既開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旣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頸，梟吉靈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

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齎謹奏。

① 隸阻馬市 詳見諸器馬市疏。

② 官不及時 按，禮記上書諸器馬市，明廷謂言之過遲，因禮記盛為欲道與史，當時「諭旨」有云：「道事，逸臣奏來已久，

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讚美，好生阻撓，遂擾人心！又本內脫一字……」

③ 本內脫字 謂諸器馬市疏內脫落一字。見前註。

④ 級變 即仇鑑。嘉靖三十年，關開馬市，旋明廷知馬市之弊，三十一年，變死，戮其屍。

⑤ 殿蓋 時為宰相，專橫誤國。後事敗，殺放，殺死。明史列入奸臣傳。

⑥ 四端 即仁、義、禮、智之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⑦ 凌遲 舊時死刑名。

⑧ 爾有嘉謚嘉猷…… 見於陳說。「嘉猷」原作「嘉謀」，按「謀」「猷」實一聲之轉。后君也。全文大意謂：人臣以

己之善歸之於君也。

⑨ 世蕃 嚴嵩子。嵩敗，世蕃下獄，後伏誅。

⑩ 逆瑾 即宦官劉瑾。明武宗時，專橫誤國。

⑪ 盜賊 古大盜名。

⑫ 夷齊 謂伯夷、叔齊。周武王滅殷，夷齊恥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下。

◎次輔：按，輔，宰相也，即宰相也。次輔，次於首相者也。

◎莠：害苗之草。

◎三王：謂殷王、周王。

赴義前一夕遺屬

愚夫諱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死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

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愛，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

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

所惜者，只是兩箇兒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箇女兒，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

二貞◎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著他嫁人。衣服首飾，都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吃齋誦經，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著他在家守寡。

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

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敬他。

應氏◎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

其餘家事，諒你能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

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生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有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祐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

我若不在，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

下，也擺佈你。

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啓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耳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佈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敬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吃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吃，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吃，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至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箇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

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②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旁人話短長也。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吃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吃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得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學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③，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④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

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也。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②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寒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朴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即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吃人虧，勿使人吃我虧；寧受人氣，勿

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惡，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他平日與我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飢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們係詩禮^①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親法。

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②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

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麴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個丈人商議，告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著年間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兒行，你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個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子書於福堂，付應尾，應箕兩兒藏好。

○揆 度也。

◎餞 俗「麴」字，「餞」今通作「租」。

◎二頁 爲難盛妾名。

◎應尾 爲難盛僕名。

④妯娌 妯，音逐。娌，音里。兄弟之妻相呼曰妯娌。

⑤啣結 謂結恩也。啣，謂啣環。漢楊震嘗教黃雀，後雀啣玉環以報。結，謂結草。春秋時晉國魏顆繆其父之遺妾。後與秦人杜

同戰，見老人結草以紿同之馮足，因捨同。夜夢老人，自稱爲遺妾之父。

⑥舉業 指科舉文字，即八比文也。

⑦四書本經註文 指八股文。因其題目皆出於四書中，故云。

⑧練針 謂荆棘之刺也。其利如針，故云。以練針置之牆頭，可防盜賊。

⑨詩禮 謂說詩，習禮。古以此爲教育。「詩禮之家」，禮云曾受教育者。

⑩楊應民 即前文中之應民。

⑪趙劍 亦從盜僕役之名。

送張龍翁先生拜相序

嘉靖①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②拜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

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感，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

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嘆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

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當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其其終

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

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啓其矜喜之端哉！

① 張龍翁 名治，號龍湖。嘉靖二十六年會試，治爲主考，隨盛中第三十八名進士。

② 嘉靖 明世宗年號。共四十五年，己酉爲二十八年。

③ 南都蒙宰 南都即南京。蒙宰，即吏部尚書。張治初爲此官。

④ 三三子 蒙弟子也。見論語。

⑤ 賈誼 漢文帝時人，曾上治安策，痛言時事。

⑥ 可爲痛哭流涕 爲治安策中語。

⑦ 痺 瘳也。

⑧ 國初字宙間 繼云國初時代也，國初，指明初。

跋龔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

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秋官別署。

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卜子 卽子夏也。姓卜，名商，孔子弟子。

○「仕而優則學……」 見論語。原意略謂：仕與學，理同而事異，可互資進益也。

○提牢 官名。掌視察監獄，稽核罪囚。

○祛 音遠，又音陸，事畢也。

◎朱子語略 謂節義朱子之語。

◎秋官 周禮六官，以司徒爲秋官。後世相沿，稱刑部爲秋官。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

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宏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

然乖復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

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

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

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顧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介 耿介也。不苟取與之意。

◎外纒 按。以火餘金爲纒。外纒。有由外鍛鍊感受之意。

◎綱常 謂三綱五常也。古以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仁義禮智信爲五常。

◎忤物 此「物」字係指人而言。「忤物」謂行爲與人相觸犯也。

◎駭俗 謂使俗人見而驚駭也。

◎機械 猶今人言「工具」也。

◎筌蹄 莊子：「得魚忘筌，得兔忘蹄。」筌爲漁具，蹄爲獵具。莊子得魚忘筌云云，喻世人飭造其目的，即拋棄其所以達此

目的之物也。本文意謂既已得籠，則要（同遯）籠之具可視如「筌蹄」。

◎封君 猶云封翁。因子貴而得封官職也。介軒應是序封君之軒名。

◎司寇 官名。禹江就文義觀之，當是序封君之子。

與小司寇吉陽何公書（一）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

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麪椒，夜臥熱匱，^①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耳壅塞，四肢麻木，臥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勅命後，^②即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

自抵家，惟居野村。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學子業。^③會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④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敝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士風若爲興起。弟學綿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

別時分付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⑤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⑥小啓，啓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武功，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歲暮，亦以此告少湖翁^⑦。若爲見用，敢不揣僭妄，再爲

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公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憂勤惕厲也。向瞻雅會，領教無由，僂凡懸隔，曷勝仰戀。鄉人劉大使便，謹此代候，匆匆不盡欲言，統維鑒諒。

新春二十七日，生盛頓首拜具。

①匱 北人以磚砌成之臥具，白匱，形如牀，中空，冬日可置火其下以取暖。

②考滿 按，隆慶三十年，嚴盛以南京吏驗封司主事赴京考滿，此謂考滿後聽候朝廷之勅命也。

③舉子業 指科舉文字，即八比也。

④性命之談 宋儒所講之學，謂之理學，亦稱性命之學。取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得名。

⑤南都 卽南京。詳見滄龍馬市疏註。

⑥龍湖翁 張洽也。詳見途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⑦少湖翁 謂徐少湖。嚴盛在國子監時，徐少湖爲國子監祭酒，課嚴盛文，稱爲奇才。

⑧僂凡懸隔 僂，同仙。僂，謂神仙，凡謂凡人。仙凡懸隔，謂兩人相差之遠如神仙之與凡人也。

與小司寇吉陽何公書（二）

敝鄉人劉大使便，曾具小啓，想已達左右矣。

得勅命^①後，卽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文書，卽有此轉。^②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疎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

連日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爲吾兄陳之：

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③可以免禍。以子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爲鐵脊之鬼，生則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乎！此一說也。」

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尙有可爲，與其憑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蒙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略，相機審勢，與虜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讎，以雪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

或告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仆也。莫若盡其見^④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⑤俟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逆筭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

卽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

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已接人，視前次亦差口口。④昨過易州，⑤登太寧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前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前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寬假，然此根終排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真若自天堂而墮於地獄，由僊侶而降爲衆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

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其外執扇之約，弟赴京之遲，兄舉事之早，故坐失約，然都下之品題，不外於前日之相議者也。拱候大政報成，奉賀不具。

仲春念八日得華劄，季春望日，生盛頓首覆。

④勅命 朝廷之命令也。得勅命後云云，繼盛自謂待得勅命之後即行也。此係指嘉靖三十年，繼盛以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赴京考滿，投文之後，隱候勅命也。

⑤職 謂整官。此係指投文之日，即升兵部車駕員外司事。

⑥和光同塵 此四字原出老子，謂隨俗浮沈也。

⑦見 今通作現字。

⑧不爲出位之思 謂不與聞一己本分外之事也。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

④□□ 此處原缺二字。

⑤易州 今易縣，屬河北省。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④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牢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賓客中，然猶以爲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⑤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⑥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權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卹之意，又殷於初。雖齟齬庸瑣輩，傷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

之厚薄爲何如哉！

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卽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

二月初，載携乃郎[○]，歷勸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

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共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下，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狀善人之辭如是耶！

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

毋乃西泉命當適遭或然之數爾耶？

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

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

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尙饗！

○楊五 字西泉。步蹟略見本文中。五當爲楊之行次。

○縉紳休采 猶今云貴族。進官致仕歸老曰休。采又作采，卿大夫所封之地，收其租以爲俸祿，謂之采地。

○阻諫馬市 詳見《瀋龍馬市疏》。

○排奸 謂諸誅嚴蓄也。詳見《請誅賊臣疏》。

○乃耶 指楊西泉之子。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搗光戡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病而終。嗚呼！猗福穰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土，○舉世踴躍。○惟公憂側，遣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

乃爲之歌曰：松雲慘慘分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嶺山○寂寂兮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廬○結，松楸○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尊短碣！

○搗光戡景 搗，布也。戡，斂也。景，同影。搗光戡景，有輻暉不自表見之意。

①抱璞含真 璞，玉在石中也。真，天眞也。抱璞含真，有其率簡樸，不尚虛文之意。

②猶藉靈壽 藉，藉頤也。古宮人名。靈，或謂即彭祖也。古壽者名。

③園土 謂靈囿也。時徽盛因上疏勸嚴，被拘在監獄中。

④購賈 無所親也。詩：「獨行踽踽。」

⑤旁午 按，一縱一橫謂之旁午。謂縱橫交錯也。後謂事務叢雜，亦云旁午。

⑥薤露 古挽歌中有此二字。因亦謂之薤露歌。云：「薤上露，何易晞。」以薤露易乾，比人生之倏忽也。

⑦寧山 據謝盛與何司寇書，有云：「過易州（今易縣）登太寧山，」是寧山爲易州附近山名。

⑧易水 源出河北省易縣。

⑨元應 元即玄字。玄有幽暗之意。玄應，謂墓也。

⑩松楸 楸，木名。松楸，皆種植於墓上之木。

⑪生芻 謂祭奠之物。故，生芻，乾草也。後漢郭林宗居母喪，徐穉在冑，置生芻於廬前，取詩經：「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義。

後人稱贈曰生芻，稱祭品亦曰生芻。

詩

送萬楓潭少參山京

第四集 楊忠愍公

二月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削壁。千屏合，日映離觴兩鑑。看近渚，晴花香細。柳傍人風柳絮團圓。聖朝此際求賢切，補牘還思舊諫官。

◎石頭城 在今南京石頭山後。三國時孫權所築。後人因稱南京為石頭城。

◎壁 謂山壁也。

◎鑑 鏡也。

送史沱村考績三首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煙千里孤城暮，寒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前宿近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爲道雷門指日開。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嘆沉浮。悠悠月笛山城夕，漠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正有思歸興，況復征旌出石頭。

官闈不傳遷轉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識，舊泣珠還今始知。征雁迴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影庭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建業 即南京。三國時名建業。

③渭 渭水也。在陝西。今暗用杜甫「渭北春天樹」詩意。

④中台 星名。魁斗之下三星，曰上台，中台，下台。漢晉以來，以三台管人間三公之位。上台爲太尉，中台爲司徒，下台爲司空。

⑤阿戎 爲史陀村子之小名。

⑥雷門 按漢書王隆傳註，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今用此事，謂指日成名，聲聞遠近也。

⑦泣珠 述異記：「鮫人水居，如魚，眼泣則成珠。」今係借用指別淚也。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二首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八座肅千官。彤庭舊識尙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風送老鸞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近，玉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屬春官。相逢若問留臺客，爲道歸思鬢已殘。

⑧台斗光芒臨紫極 台斗，皆星名。紫極，謂北極也。此以台斗比人之名位極高也。

⑨謝安 字安石，東晉時人。桓溫請謝安爲司馬，嘗舉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蒼生，謂人民也。今以謝安比兩洲。

⑩文昌 星名。主文運。

⑪三台 星名。西近文昌。參看送史陀村考績詩註。

◎鼎席 謂鼎輔之位也。鼎輔，見《三國志》，猶宰輔。

◎春官 按，周禮置六官，以宗伯爲春官。唐代管改禮部爲春官。今指禮部。

◎此詩原註云：「代國苑翁大司馬作。」

同門生五十人游臥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況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煙迷寺迴，晴山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重門深鎖貫城寒。東風錯認王侯院，誤送飛錢落枕單。

聞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二首

天意昭殊節，犴庭產異瓜。可憐成落莫，徒自吐英華。疏蔓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懸望切，何

事思煙霞。

久獄半爲家，真同故里瓜。行藏俱夢幻，閔寂亦繁華。天遣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卽此是煙霞。

○汗庭 汗，音岸，控許，獄也。庭，階下地也。

○故里瓜 謂因久居獄中，視獄如家，而視獄中瓜亦如故里瓜也。

○東陵種 謂瓜種出於東陵也。按，秦東陵侯召平，秦亡，家貧，種瓜於長安城東，人稱爲東陵瓜。

○西域花 按，西瓜原產西域，故云。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三首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勳業本無心。聖君賜我安閒地，好做羲皇世上人。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祇合昏昏睡，笑殺當時勳業人。

疏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囊中第二人。

○羲皇 謂伏羲也。陶淵明嘗自謂如羲皇以上人，言不聞聞世事，如羲皇以上之人也。

送宋司獄致仕名秀山東寧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枕俱爲夢，歸去此身方屬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

行色動乾坤。西臺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此詩爲陳盛炳義前所作，已自知必死矣。

○長板見君王，謂死後見君王也。

○廷尉，官名，管刑獄之事。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義皇易，始覺前時大半非。

○義皇易，伏犧也。義皇易，相傳易中卦爻爲伏犧所置。

九日崑崙賜飲擬和劉靜修先生九日九伐歌韻體 九首

一 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屬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復幽人情與多。

二 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賞，誰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予多。此身不是乾坤帝，留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旁人休笑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湧，風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閒中看破盈虛殼，聚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酬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欲凌虛一拂摩。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意，笑爾高秋奈我何！
八飲自驚傾量過，疏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卻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葢，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爲主，一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四首 爲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溼，亭枕泉崖白晝閒。樽酒相看渾不厭，知君原是見真山。
萬里風煙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閒。春來應有桃千樹，休認天台作故山。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閒。得意不須登華嶽，樽前卷石亦青山。

雲煙收盡酒卮間，風靜一簾明月閒。不解紅塵尋遠壑，漫將詩思傍青山。

○丹杏 道家修鍊丹方之書，猶言仙杏之類也。

○天台 山名，在今浙江天台县。相傳漢劉晨、阮肇入天台山中，山多桃花，於溪邊遇兩女子，因留半載。及返，親密無復相識。

凱聞得七世孫，重入天台不復見仙女矣。

○武陵 陶淵明《桃花源記》云：「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後因指武陵爲隱居避世之處。

○聯嶽 卽華山也。

○卷石 卷同拳。拳石，謂石小如拳也。

小雪

破容不奈西風冷，況復蕭條一敝裘。疏雪飄殘憂國淚，寒更敲碎貫城愁。悲歌勞擾慙燕土，[○]坐臥渾忘是楚囚。[○]四海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

○燕土 謂燕人也。其人性慷慨，古謂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

○楚囚 謂獄囚也。「楚囚」二字原出《左傳》，楚人鐘儀發拘於晉，故稱楚囚。後多借以稱一切獄囚。

雪晴

疏狂忘卻一身憂，思入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拙，百年有恨倩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羞

對西風泣楚囚，且喜陰雲薄欲散，依稀遙見鳳凰樓。

①宣室

漢未央宮前殿正室。漢文帝以鬼神之事問賈誼於此。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淚，明霞萬古心。疎燈暗客夢，佳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歷

鳳歷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夢，識破塵寰半局棋。

大風中風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寒欲雪，蹴低霜幹鳥應愁。百年執法歸廷尉，四海何人憐楚囚。閒說右軍曾遠寄，蒲葵珠玉莫空投。

族兄東城親家鶴峰獄中賜顧同宿二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游仍倚玉，百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前日，品第親朋異昔時。明月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煙亦逐陰雲冷，詩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傷神。邊陲戎馬中原恣，惆悵羞稱自靖臣。

哀商中丞少峰和徐龍灣韻 四首之一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勳名宇宙間。孤魂憂國淚，萬古鎖愁顏。虜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燕然 山名，在今外蒙古。後漢竇憲追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紀功而返。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情不似爾情真。

○良知 爲王陽明學說中術語。猶云天性的善性。

○好向孩提看 謂兒童自有良知是。本於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一語。

○乾坤父母 乾爲父，坤爲母。宋儒張載語。

小兒乘余驛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前騎馬者，轟烈萬人看。」

懷鶴峰東城因寄二首

屋梁落月①應懷我，春草池塘②更夢誰！記得別時懸淚眼，伴爲笑語怕相思。
久惜離羣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弟，又恐別時勝此時。

①屋梁落月 暗用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②春草池塘 暗用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元旦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幾度丹心連血嘔，數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璞在不妨仍泣獻，① 踟躕無計遂楓宸。②

①璞在…… 本句用下韻事。按，璞，玉在石中也。周時陸人下和得璞，獻於楚王，王以爲詐，削其左足。再獻，削其右足。三獻，使

人琢之，果得玉。今作者自比爲下和

②楓宸 指朝廷。

陳平山鶴噪詩以此答之

第四集 楊忠愍公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聲好，野鵲毋勞噪夕陽。

又 歷示災變，鑿口不言，少見祥瑞，上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愧老鴉多矣。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鴉鳴何少鵲何多！

因前作論鴉鵲二首

宇宙到頭俱夢幻，生人何必歎雲泥。疏狂見慣榮枯事，鴉鵲從今俱慢啼。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向雲山深樹棲。

臨刑詩二首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附錄)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發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誦，旋

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

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

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臂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汗，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許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

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願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

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魍魎，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旣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① 傾從瀆譎 謂繼盛因請罷馬市，被譏為欲違典史也。詳見本書楊忠愍公傳。

② 搗服市曹 脰，首豆，頸項也。市曹，謂刑人之所也。「市」為街市。古制刑人於市，因市為公共場所，取其與衆共見也。曹，

官署也。分職治事之官署謂之曹，猶今言某科某科。

③ 下垂覆盆 覆盆，謂冤也。如在覆盆之下，不見天日，故云。下垂覆盆，謂詭昭雪冤抑也。

④ 遠架 鱗懸 執戈矛 意謂徒刑，充軍役於邊疆也。

⑤ 卹結 謂報恩也。詳見遺屬註⑥。

(附錄) 張宜人祭夫文

維皇明歲次乙卯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① 挽汨羅之水，② 致祭於夫君
奉直大夫椒山楊公之靈曰：「於維我夫，兩開正氣，萬古豪傑。忠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
泣。一言犯威，五刑殉節。關腦，③ 比心，④ 嚴頭，⑤ 樁血，⑥ 朱檻，⑦ 段笏，⑧ 張齒，⑨ 顏舌，⑩ 夫君不愧，含笑
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尙饗！」

① 首陽之薇 按，周武王滅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今云「採首陽之薇」，取其潔也。

② 汨羅之水 「汨」讀如「密」，汨羅，水名。戰國末楚大夫屈原遭讒殺放，自沈於汨羅。今云「挽汨羅之水」與上「採

首陽之薇，一用意相同。

⑤ 關勝 關，關龍逢也。夏之賢臣，諫桀，爲桀所殺。

⑥ 比心 此，比干也。殷之賢臣，諫紂，不聽，被剖心而死。

⑦ 嚴頭 嚴，嚴顏也。後漢時巴郡太守。張飛攻下巴郡，顏不肯降，云：「城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

⑧ 積血 積，積血也。晉惠帝時爲侍中。隨帝北征，晉師敗績，侍衛散潰，紹獨以身捍衛，遂遇害，血灑帝衣。事後左右欲澆衣，帝

曰：「此猶侍中血，勿澆。」

⑨ 朱棧 朱，朱雲也。漢成帝時，上書請誅佞臣張禹。成帝怒，欲斬之。御史扶雲去，雲攀殿楹，檻折。成帝憐，雲得不死。成帝又命

勿治折檻，以旌直臣。

⑩ 段劬 段，段秀實也。唐末朱泚謀篡國，與大臣議，秀實不從，以劬墜。

⑪ 張嶷 張，張巡也。唐玄宗時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張巡守睢陽，死節。初，巡每出戰，大呼，嚼齒爲之碎。

⑫ 顏舌 顏，顏杲卿也。唐安史之亂，杲卿爲常山太守。城破，被執，罵賊不屈。舌殺鉤斷，不屈如故。

五忠集之五

史忠正公

忠正公像



史可法傳

史可法，字憲之，又字道鄰，明大興人。寄籍祥符。祖名應元，舉人，官黃平知州。父從質，母尹氏。可法少時應試京師，寓居古寺中。時桐城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微行入寺，見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取視之，贊歎不置，即解所著貂裘覆生，爲之掩戶而出。問寺僧，知爲可法。及試，吏呼名至可法，左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天啓時，光斗與楊漣建議排宦官魏忠賢，爲忠賢所陷，下獄。可法持五十金，謀之獄卒，敝衣草屨，負筐，手持長錢，僞爲掃除不潔者，入獄，見左公，面額焦爛，不可辨。可法直前抱左公膝而哭。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怒叱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來！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撲地上刑械作撲擊狀。可法不敢發聲，急趨出。旋左公死於獄。可法常流涕述其事，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

造也。」

崇禎元年（公曆一六二八）可法舉進士，歷官右簽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總督漕運。往來桐城，必親至左公第，候太夫人起居，拜夫人於堂上。旋晉南京兵部尙書。

崇禎十六年（公曆一六四四）冬，流寇李自成自陝西擊破潼關，進逼京師。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師被陷，思宗殉國。時消息遲滯，南京於四月間猶未知，可法方帥師勤王，渡江，抵浦口，始聞耗，乃素衣發喪，大慟，不欲生。

北都既陷，鳳陽總督馬士英議擁立福王於南京，謀之可法，可法告以不可，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乃迎王。五月，福王既立，改元弘光。以可法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旋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自相屠殺。而可法亦以議戰守與廷臣意見不合，廷臣乃推可法往揚州調解。可法至，得功、澤清等皆聽命，揚州以安。於是可法遂駐揚州。屢上疏請討賊，復仇，並論用人諸大計，皆扼於士英，不得行。

時清兵已入關，逐李自成，而據北都。次年（按明崇禎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次年，謂清順治二

年，清兵南下，取山東、河南，逼淮南。四月一日，可法移軍駐泗州。而左良玉忽以討馬士英爲名，自荆襄舉兵東下。明廷召可法入援，渡江，至燕子磯，適黃得功已戰敗，良玉軍。可法急北趨天長，檄諸軍以救盱眙。而盱眙已降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覆沒。可法盡一日夜之力，奔還揚州，檄各鎮兵，而無一應者。

四月二十日，清兵南下屯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鳳岐拔營出降。揚州岌岌可危。文武分陣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父母妻爲訣。越二日，城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參將擁出小東門，爲清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遇害。覓遺骸不可得，於是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

初，清攝政王多爾袞有書致可法，招降。可法復書拒之，詞義嚴正。明既亡，亦嘉可法忠，乾隆四十二年，追諡爲忠正。

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北郡淪陷，降賊，賊敗，南下，可法置前事不問，令養母。居南京，後流寓宜興，越四十年，卒。

詩文選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盡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塞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

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以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

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描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禽，無荒於色，無荒於瑤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構桑土，斯謂辛苦耳。

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與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懼且駭，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頭圖報讎雪恥之舉，獎率諸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凶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

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淫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

不然者，皇上既馳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蘖沉湎，事業或墮於夢醉；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薪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滄；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進取不銳，則

守禦必不墜。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

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猛交熾，兩川危如累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與言及此，可為寒心！

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關，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鸚鵡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 語遙取疏 此為上弘光帝疏，勸其進取恢復中原，毋以保守南都為已足。

○ 恢復固非浪試 恢復，謂恢復黃河流域已失之地。浪試，謂冒險嘗試。

○ 偏安 指弘光帝保守南京，不思進取而言。

○ 既得勝…… 隴，今甘肅省地。蜀，今四川省地。「得隴望蜀」本漢光武語，喻不知足也。後人多沿用之。

○ 河雒豐沛 河指黃河流域。雒，「同」洛，謂洛水流域。豐，今江蘇省豐縣。沛，今江蘇省沛縣。豐沛為漢高之故鄉，後世

多借用之，稱帝王發祥之地為豐沛。

○ 恭皇帝 即建文帝。此句言河洛本為建文所奮有，而今已不能，故謂之不足。

⑤ 以金陵爲長安 金陵卽南京。長安，今陝西長安縣，爲漢唐故都。後世借用之，稱京都爲長安。以金陵爲長安，續云立都於金陵。

⑥ 高皇帝 明太祖也。此句言金陵本爲太祖之都城，而今幾不能有，故謂之不足。

⑦ 子胥之掘勾踐 子胥，伍子胥也。春秋時楚人，後仕於吳。勾踐，春秋時越王名。『爲臣龍辛苦……』爲伍子胥評論越王

語。越爲吳所敗，勾踐請和，吳王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後勾踐卒滅吳。

⑧ 無荒於食 謂不好田獵。

⑨ 無荒於飭 謂不嗜酒。

⑩ 南金和寶 南金，謂南方所產之金。南，或謂古國名。和，下韻，言獻璞玉於楚王。『和寶』係指玉而言。

⑪ 陝右 卽陝西。

⑫ 燕中 謂明之北原。清直隸省，今河北省之地，亦通稱燕。

⑬ 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 吳爲越所敗，夫差初即位，立志報仇，後漸荒廢，而卒爲越所滅。亦見國語及史記。

⑭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語見詩經，謂不能始終如一也，不能堅持到底也。前車，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謂前事可以爲後事之警戒也。

⑮ 漣瀼洗瀼 漣瀼，指酒。洗瀼，謂嗜酒廢事也。

⑯ 蛾眉 指女色。

⑤ 新亭…… 新亭，爲東晉名流宴集之所。周顛嘗集新亭，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同遊者皆相視泣。

⑥ 東山…… 東山，在今浙江上虞縣。謝安嘗攜妓宴遊於此。

⑦ 高麗 本爲明屬國。此句謂高麗已不爲明朝所有也。

⑧ 河遼 謂黃河、遼水兩流域之地。此句謂河、遼之民已不爲明朝所有也。

⑨ 黃龍…… 黃龍府，宋時遼金地。岳飛有「直抵黃龍府」語。

⑩ 趁耗雄心…… 此用南宋韓世忠事。初，世忠抗金有功，後秦檜收其兵權，乃跨驢攜酒，遊西湖以自樂。

⑪ 李成 南宋時寇盜。

⑫ 楊么 南宋時寇盜，爲岳飛所平。

⑬ 猷猶…… 猷，謂猷猷志。明末巨寇，稱西南僑民也。四川南部稱川南，北部稱川北，今合指兩部，故云兩川。

⑭ 汀漳…… 汀州，明福建府名。今福建長汀縣。漳州，明福建府名。今福建龍溪縣。贛，謂江西省。南贛，江西省之南部也。

⑮ 稠絕未雨 謂在未雨之時，修葺房屋，以防淋溼。原出詩經。後世謂凡事預先防備，多用此語。

⑯ 惟此閒暇 謂趁此閒暇之時也。

⑰ 操鷓鴣之二矛 鷓鴣相爭，相持不下，而使漁翁得利，事見戰國策。後世喻兩人相爭而使第三者得利，常用此語。二矛，謂

兩人相攻也。矛，古兵器。

⑱ 睡漁人之一枕 此謂坐視他人相攻之機會，而不進取，如漁翁之貪睡，而不知乘機取鷓鴣也。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濬。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俟用條更，有同兒戲。卽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託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 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由此耳。

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讎，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卻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卻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撫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 華要[○] 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爲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讎，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卽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

乞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卽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卽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爲危疆督撫，或爲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爲戶工堂屬，或爲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

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選，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論人才疏 此爲上弘光帝疏，論任用賢才爲立國之本。

○先帝 謂崇禎帝。

○躋 登也，升也。

○華要 謂要職也。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始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謬與南稱，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聞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未加，抑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

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

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束兵助戰，義重復讎，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

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瞭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有過，不但在南者姑寬，即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詬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論從級南遷疏 此爲上弘光帝疏，論阻賞罰激亂人心。

○先帝 謂崇禎帝。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

○南樞 行政總匯之機關，稱爲「樞要」。『典南樞』，謂在南都任樞要之職也。

○土英 馬士英也。士英爲鳳陽總督。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遭此閔凶，真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恢復勝着。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

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

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

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賢，已廢卻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讎；恩怨一生，釀成殺運。

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讎之計。即使嫉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讎，而猶修匪耻之微嫌，快升沉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慮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閭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

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

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氣不奮，揚雖實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擢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

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讎，尋鄉鄰之鬪，於理安乎？於心忍乎？

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讎雪恥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朝營夕算。惟北是鬪，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刻頸而定交，子儀釋械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者也。

然閫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讎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與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勵戰守疏 此爲上弘光帝疏，論戰守大計。

◎唐宋門戶之禍 唐李德裕，件價鬪各立黨派，互相攻擊。宋司馬光與王安石亦然。

◎睚眦之微嫌 謂小怨也。

◎快升沉於轉轂 轉轂，謂車輪之轉也。喻任宦升沈之速快。謂愛之者見其升，惡之者見其沈，而引以爲快事也。

④ 抽風影而肆株連之網。抽風影，喻其事自擾。株連，謂連累無辜也。網，網羅也。係指刑罰而言。全句大意謂：無苛求細故而使多人受累。

⑤ 鈞衡 皆所以量物，借為評量人才之義。「置之鈞衡」謂使人才得受評量也。

⑥ 闕外 對於上文「朝中」而言。

⑦ 唐室嗣興 謂唐玄宗時安祿山為亂，肅宗平亂而復興也。

⑧ 李郭 李謂李光弼，郭謂郭子儀。

⑨ 宋家再造 指宋高宗南遷。

⑩ 劉岳張韓 劉謂劉錡，岳謂岳飛，張謂張浚，韓謂韓世忠。

⑪ 賁賈 孟賁，夏賈，二人名，皆古勇士。

⑫ 田單 戰國時齊將。燕伐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單守即墨，卒破燕軍，收齊失地。

⑬ 廉閻…… 廉，廉頗。戰國時趙將。閻，閻相如。戰國時趙相。初，頗嫉相如，相如諛避之後，卒與交歡。

⑭ 子儀…… 子儀，郭子儀也。唐肅宗子儀傳略云：「盜殺子儀父墓，掘人未獲，人以魚朝恩奉惡子儀，疑其使之，議者慮子儀將搆變，公弭之。及子儀入見代宗，號泣奏曰：『臣久主軍，不能禁暴軍殘人之辜，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子儀釋憾而泣拜。」指此事也。

⑮ 恭皇帝…… 指皇帝謂建文帝，烈皇帝謂崇禎帝。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

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爲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廬，院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卽東下；而北之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

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州，控淮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

伏乞勅下樞臣，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勢固不得不先防，如尙在遲疑觀望之間，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四籌酌也。

○請早定廟算疏 此爲上弘光帝疏，論守淮事，時清兵已南下矣。

⑤江 謂長江。

⑥淮 謂淮河。

⑦河 謂黃河。

⑧歸德 明府名，屬河南省。今河南商邱縣為其舊治。北兵謂清兵。清兵至商邱，已度黃河而南。

⑨泗 泗州也。明縣名，屬鳳陽府（鳳陽府詳註⑩）今改泗縣。

⑩鳳 鳳陽也。明鳳陽府。今已改為縣，屬安徽省。

⑪上游之驛…… 指荆襄左良玉之變。蘆州也。明蘆州府。今安徽合肥縣為其舊治。統指安徽。

⑫士英 馬士英也。

⑬盱酒臨淮…… 盱，盱眙。泗州。盱眙、臨淮、鳳陽、濠州，均今安徽省長江以北要地。

⑭靖南一旅…… 靖南，謂靖南侯黃得功。廣昌，謂廣昌伯劉良佐。

⑮興平一旅…… 謂興平伯高傑。

⑯東平一旅…… 謂東平侯劉澤潯。

復攝政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違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頌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媿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禍，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

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捐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若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楫楫數十萬章，加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

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能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篋篋，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

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雖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幣，回統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

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

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讎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復攝政睿親王書 清攝政睿親王，名多爾袞。以善致史公，意在勸其降清。此史公復書也。

○吳大將軍 吳三桂也。

○大夫無私交 謂大夫不能與外國私通音問，一當稟君命，無自專之道也。大意見春秋穀梁傳隱元年疏。

○瑯瑘 瑯珪，瑛珪也。古刻字於其上，如簡策之用。此處謂書信也。

○大行皇帝 謂明崇禎帝。君主時代，皇帝初喪，曰大行皇帝。

○三月十九之事 謂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成陷京師，崇禎帝自縊於煤山。

⑤ 待罪南樞 謂供職於南都也。史公是時爲南京兵部尙書。

⑥ 師次淮上 四月初一日，史公猶奉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凶問而止。

⑦ 凶問 謂北都被陷之信也。

⑧ 逆成 謂李自成。

⑨ 蹠 音技，長跪也。

⑩ 篋匣 皆盛物之器。方者曰篋，圓者曰匣。此處謂以篋匣盛物以縶師也。

⑪ 紫陽網目 梁陽謂朱子。朱子因司馬光適變而作網目，仿潘沐之意，寫獲貶於書法。

⑫ 莽移漢鼎…… 此引東漢後漢，東晉南宋事，謂弘光即位南京爲正統也。

⑬ 玄宗幸蜀…… 唐代安祿山之亂，玄宗入蜀，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故城，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北。

⑭ 夙臂封號 謂滿洲曾受明之封號。

⑮ 契丹 即遼也。宋與遼和，歲輸金帛於遼。

⑯ 回紇 國名，爲突厥之別類，曾助唐平內亂。

⑰ 圖 即李自成。

⑱ 樹德務遠…… 此二語見清經綸爲篇。

⑤不共戴天之仇。謂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論云不與同生於天地之間。

⑥牛耳之盟。古兩國盟誓用牛耳，故曰牛耳之盟。

⑦奉盤盂從事。指盟誓。古兩國盟誓，以牲血塗口旁，謂之「歃血」。盤盂，所以盛血，故云「奉盤盂從事」。

⑧揭股肱之力……此爲荀息對晉獻公語。見左傳僖公九年。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會一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

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鹵掠殺百姓之志，此愛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況紆途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故爲裝點也。

台諫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悔；苟不禦而即悔，則亦必不禦，而以悔之置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①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②，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

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③矣。正值旁午^④，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

①金正希 名傑，休寧人。崇禎間官御史，時告歸在籍。

②年臺 同年也。科舉時同榜謂之同年。

③淮陰 古縣名，後廢，今仍名淮陰，屬江蘇省，在江淮間。

④新安 今安徽省休寧、歙兩縣之古稱。

⑤高山之禮…… 高山，謂景仰也。登於寢寐，謂夢寐中猶思慕之也。

⑥上林之廐…… 上林，漢苑名。漢武帝於上林射雁，雁足有蘇武密書。此句謂彼此不通信也。

⑦不可搢髮 猶言不可勝數也。

④ 郟門三月之役 郟門，縣名，今屬安徽省。三月之役，是指新安紳民起義而言。

⑤ 居首塊之中 謂居喪也。

⑥ 桑梓 謂故鄉也。

⑦ 眞州 即儀徵縣，今屬江蘇省。

⑧ 勞午 午，交互也，事務繁雜爲「勞午」。

致給諫倪某

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值！

⑨ 掣肘 謂牽制也。

與雲間諸紳

天禍家國，逆闖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藩肆其蹂躪，黔黎聽其凋殘。用廬聖憂，垂二十載。近者鴟張北向，犯闕無疑。法也聞之，五內震裂。

夫西平許國，卽懷內刃之思；太真忘軀，遂洒登舟之涕。法雖迂疎淺陋，未敢遠附古人；而國難方殷，何敢或後！頃者誓師秣馬，以鼓勤王；而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徬徨中夜，泣下霑衣！

且聞同仇者臣子之心，急公者烈士之義。獻牛十二，賈人之氣猶雄；指粟一困，朋友之交以篤。矧夫冠裳大雅，正念在君，君辱臣死，於斯尤甚。伏見諸台臺勵捐糜之素志，負報國之孤忠。雖潔身修行，或有心難自效；而毀家佐難，亦大義所不辭。倘邀慷慨之懷，爰下芻蕘之賜。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與雲間諸紳 雲間，今江蘇松江縣之古稱。此爲史公致雲間諸紳士募輸軍餉之書。

○逆圖 謂李圓，卽李自成。

○劫掠 喻強暴之人。謂如劫之張其翼也。

○四平許國…… 四平，李成也。唐僖宗時，咸平李愬光朱泚之亂，封西平王。惟內刃則爲盛子李昭事。唐書：「長慶元年，幽

繆亂，愬以寶劍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嘗以此劍立大功，吾又以此劍平寇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劍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令於軍中。」今云「內刃」，當是指此事。「內」同「納」。

○太真忘軀…… 太真，溫婦也。睦字太真。晉元帝時爲散騎侍郎，蘇陵反，囑率兵討之，灑泣登舟，楫告四方。

家書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爲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擬於數日提兵入援，倘就膝下，則萬幸也；如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仍乞父親、母親泛棹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可模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疎虞，悔之何及！男事情迫切，不敢不直言之。

◎家書一 以下家書十四封，皆史公在軍中寄其父母及妻者。

◎天津 明天津衛，今天津市。時史公家眷在天津。

◎六安 明六安州，今六安縣，屬安徽省。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寧無事否？日日懸念，寢食不寧。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間，仍坐船回南爲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

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無可奈何，痛甚痛甚！

○劉應奎 僕名。

家書二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汪思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尙茲於二十五日，遇承差汪思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尙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寬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毫無犯。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願畢矣。聞母親亦常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大舅聞在蕪湖，今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疋，乃母親吩咐買寄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奎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慎也。

○汪思誠 僕名。

○可模 此公之弟。

◎尹大舅……尹爲史公之舅，蘇湖縣名，今屬安徽省，在長江南。

◎吳逢順 亦僕名。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氓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箇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着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姑。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只願夫人作箇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爲我致意！

◎八哥 卽家書三所謂可憐，史公弟。今史公向其夫人言故稱爲「八哥」。

家書五

第五集 史忠正公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爲幸事。吾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留之爲是也。考期場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爲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間，一同前來，亦。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誤。記之！江醫如思家，令贛奏承差有便馬帶來，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山左 謂山東省。

○江醫 江姓醫生。史公家庭之爲史公父治病者。

家書六

男屢次具稟，恐路途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差許應奎，稟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入衛，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矣。京報已斷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內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春起脾虛，更難調治。母

親身體想亦萬安。乘此春月，當爲可模念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②寄銀三十兩，爲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郡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爲念！

①許應奎 僕名。

②藤縣 縣名，屬山東省。

③丁應揚 僕名。

家書七

自聞信，卽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洶湧，只得先以辦賊爲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憂憤之極！連日始有報到，尙是冬至前光景，不知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倘藉宗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尙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肉星散，真令人一日九迴腸也！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孀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爺如早晚

到家，即寄一信，以免懸慮。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專守候扶持，不可餓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

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

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

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

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

太爺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驛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

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並無疾病，不必掛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清苦，寧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袖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三十兩，俱望查收。

◎濟南 明濟南府。今山東歷城縣是其舊治。

◎兗州 明兗州府。今山東臨沂縣是其舊治。

◎李書 僕名。

家書九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推受事，庶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弟完姻後，卽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梗，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吳逢順 僕名。

○壽器 謂棺也。此謂預製之棺，置於城外者也。

○太平 明太平府，今太平縣，屬安徽省。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近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間無人事奉，男時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憐婚事既完，心願已畢，即家間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參將孔登科已題安慶。參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南來，即令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行。又可憐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母上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杯一隻。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乏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間，則男於七月間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即遣之行。祖父行狀附寄。清明在卽，似應卽勒之石也。

○阿東 古縣名。在今山東省陽穀縣。

○安慶 明安慶府。今安徽懷寧縣爲其舊治。

○宣府 明宣府鎮。今宣化縣。

家書十一

屢得家信，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

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只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長騾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離不得，即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即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間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婦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伊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尙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半年，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草草，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 德州 今山東德縣。

◎九哥 應是史公幼弟。

家書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尙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白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案太甚。鹽市衝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今渠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卽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卽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卽行。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諒勸之。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尙穉，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

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倦倦。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杯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即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併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尙如舊，母親平安，不勝忻慰！惟弟新婚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鬧事者無可望，正不如待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詞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糊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家書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兄於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舅在汪承差處，當即護送回家也。前寄去葉誌，內有篆額書丹官銜，查書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已刻就，不妨改

鐫。瘦子處即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當再寫書也。

○汪承奎 卽汪思誠，史公之僕。

○摹誌 謂書就以待刻石之摹誌底本也。

○篆額…… 篆額書也。篆額，謂爲摹誌題額。丹，謂摹誌中應以紅色填塗之字。「番丹」之「番」字，卽指填塗而言。「篆額書丹官銜」，謂篆額者及書丹者之官銜。

○番丹歷在前…… 卽謂書丹者之官銜應置在篆額者之前也。年兄，同年兄也。科舉時同榜者稱爲同年，故云。公祖，爲對於本籍長官之稱。

遺書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

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鍾山 在南京東北，卽紫金山，明太祖陵在此。

○太祖高皇帝 謂明太祖。

○乙酉 爲北京陷後二年，卽清順治二年。

遺書一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德威 史公之副將，據遺書四，姓史名德威。

遺書二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讎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爲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揭城 謂揚州。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隄；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先帝 指崇禎帝。

二十一日遺筆[○]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夕，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遺筆 此爲史公殉國時最後之遺筆也。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煩苦抱疴，公餘側枕奈如何！民饑由已嗟艱食，兵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寧忍復爲苛！白雲交瘞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六安 明六安州，今六安縣，屬安徽省。

○燕山 山名，在明北京東南。

○國手…… 國手，猶言良醫；妙劑，猶言良藥。此處以治病喻救國。國手，謂人才；妙劑，謂良策。然全句係含諷刺意，謂人才衆多，意見不一，而無益於國事，猶治病者所謂「醫多藥雜」也。

憶母 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敘夢中，牽衣喜且哭。

○白洋河 在今江蘇省泗陽縣西之白洋鎮。明萬曆後爲商船要道，今日涸。

燕子磯 口占 時奉召勦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

○燕子磯 在南京，蘇湖之間，臨長江，形勢險要。

○左兵 謂左良玉之兵。時左良玉以討馬士英，阮大鍼爲名，自荆，撫兵東下。

遂管誠爾少宗伯同年歸里

長干○秋老落潮初，一棹秦淮碧玉。^①獨向新亭。^②揮淚別，江南惟有管夷吾。^③

○長干，古地名，在南京。

○秦淮碧玉，秦淮河，爲南京名勝。碧玉，謂荷花也。

○新亭，在南京，又名勞勞亭，古爲宴集及餞別之所。

○管夷吾，本春秋時管仲之名，今借以稱管誠齋。

偶成

逸興豪情豈易降！試評今古有誰雙！近來學得持雌訣，鎮日無言獨對江。

○持雌訣，訣，繪法也。「持雌」，「守雌」也。老子有「知雄守雌」之語。此處持雌訣，猶云「老子之學戲」也。

國學叢刊

本叢書介紹與研究國學上之一般方法與理論。不務高深，必求醒豁，文詞清淺，論述精當，俾讀者對於國學可以認識其真正面目，復得到中國文學之研究方法欣賞方法及寫作方法。用新的方法顯示國學之各方面，實為中等學生及同等程度者研究國學之優良讀物。

國學入門

角七價實 著董梅蔣

養一唯之學國習學校學中大為洵，文遠少絕，最簡字文書本
○章二十分共。如裕付應足，試業畢學升切一於此執。○本

唐代詩學

角二元一 著高啟揚

，富豐材料三，密精法方二，微透想思，一：四有特書本
○雅明韻等四

中國先賢學說

角六價實 著深慎胡

說獨憶已克，說樂禮，說府中，說政仁，說術而兩括包容內
○作創編一之上理整學文及史學哲國中為篇多等說理性，

聲韻大學綱

分五角四 著球光葉

要徹學韻章一第：章四共，說解之露顯括極作學韻聲將書本
○要徹學韻章四第，切反章三第，要徹學聲章二第，

孟學大旨

分五角三 著寰毓胡

中分皆全。心中之說學子孟出揭的統系有，庶幾觀客以書本
○份部四學哲育教、學哲為行、學哲治政、說學心

孟子事蹟考略

角三價實 著寰毓胡

七據根均，隱歸仕游至以，海淵同學，居里年生子孟將書本
○之正者綴之錄者是，究研盡精以加乘史難可及篇

白居易評傳

分五角二 著中虞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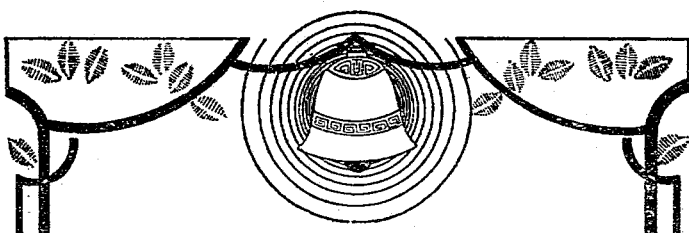
著易 李

飲水詞箋

25.778

局書平中正

路平太京南 路馬四海上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五 忠 集

全一冊、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編 注 者 胡 懷 琛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739)

82
476291

57



實價
1.00元